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3n0152

六度集經

吳 康僧會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布施度無極章
    - 1〔 菩薩本生〕
    - 2〔 薩波達王本生〕
    - 3〔 貧人本生〕
    - 4〔 菩薩本生〕
    - 5〔 乾夷王本生〕
    - 6〔 國王本生〕
    - 7〔 國王本生〕
    - 8〔 仙歎理家本生〕
    - 9〔 普施商主本生〕
    - 10〔 長壽王本生〕
    - 11 波耶王經〔 波耶王本生〕
    - 12 波羅奈國王經〔 迦蘭王本生〕
    - 13 薩和檀王經〔 薩和檀王本生〕
    - 14 須大拏經〔 須大拏太子本生〕
    - 15〔 和默王本生〕
    - 16 四姓經
    - 17〔 維藍梵志本生〕
    - 18〔 鹿王本生〕
    - 19〔 鵠鳥本生〕
    - 20〔 孔雀王本生〕
    - 21〔 兔王本生〕
    - 22〔 理家本生〕
    - 23〔 國王本生〕
    - 24〔 梵志本生〕
    - 25〔 理家本生〕
    - 26〔 沙門本生〕
  - 2 戒度無極章
    - 27〔 清信士本生〕
    - 28〔 象王本生〕
    - 29〔 鸚鵡王本生〕
    - 30〔 法施太子本生〕

- 31〔 國王本生〕
- 32〔 凡夫本生〕
- 33〔 貧商人本生〕
- 34〔 貧道士本生〕
- 35〔 童子本生〕
- 36〔 兄(獼猴) 本生〕
- 37〔 長者本生〕
- 38 太子墓魄經〔 墓魄太子本生〕
- 39 彌蘭經〔 彌蘭王本生〕
- 40 頂生聖王經〔 頂生王本生〕
- 41 普明王經〔 普明王本生〕

◦ 3 忍辱度無極章
- 42〔 菩薩本生〕
- 43〔 睒道士本生〕
- 44〔 羼提和梵志本生〕
- 45〔 童子本生〕
- 46〔 國王本生〕
- 47〔 獼猴本生〕
- 48〔 龍本生〕
- 49〔 難王本生〕
- 50〔 盤達龍王本生〕
- 51 雀王經〔 雀王本生〕
- 52 之裸國經〔 叔本生〕
- 53 六年守飢畢罪經〔 國王本生〕
- 54 釋家畢罪經

◦ 4 精進度無極章
- 55〔 凡人本生〕
- 56〔 獼猴王本生〕
- 57〔 鹿王本生〕
- 58〔 修凡鹿王本生〕
- 59〔 驅耶馬王本生〕
- 60〔 魚王本生〕
- 61〔 龜王本生〕
- 62〔 鸚鵡王本生〕
- 63〔 鴿王本生〕
- 64 蜜蜂王經〔 精進辨比丘本生〕
- 65 佛以三事笑經〔 清信士本生〕
- 66 小兒聞法即解經〔 小兒本生〕

        - 67 殺身濟賈人經〔 商人本生〕
        - 68〔 童子本生〕
        - 69 調達教人為惡經〔 天王本生〕
        - 70 殺龍濟一國經〔 兄本生〕
        - 71 彌勒為女人身經〔 帝釋本生〕
        - 72 女人求願經〔 婦人本生〕
        - 73 然燈授決經〔 獨母本生〕
    - 5 禪度無極章
        - 74〔 得禪法〕
        - 75〔 比丘得禪〕
        - 76〔 菩薩得禪〕
        - 77〔 太子得禪〕
        - 78〔 太子得禪〕
        - 79〔 太子得禪〕
        - 80〔 佛得禪〕
        - 81〔 常悲菩薩本生〕
        - 82〔 那賴梵志本生〕
    - 6 明度無極章
        - 83〔 須羅太子本生〕
        - 84 遮羅國王經〔 太子本生〕
        - 85 菩薩以明離鬼妻經〔 凡人本生〕
        - 86 儒童受決經〔 儒童梵志本生〕
        - 87 摩調王經〔 南王本生〕
        - 88 阿離念彌經〔 阿離念彌長者本生〕
        - 89 鏡面王經〔 鏡面王本生〕
        - 90 察微王經〔 察微王本生〕
        - 91 梵摩皇經
- 卷目次
    - 001
    - 002
    - 003
    - 004
    - 005
    - 006
    - 007
    - 008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52
六度集經卷第一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布施度無極章第一(此有一十章)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王舍國鷲山中。時，與五百應儀、菩薩千人共坐。中有菩薩名阿泥察，佛說經道，常靖心惻聽，寂然無念，意定在經。眾祐知之，為說：「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，疾得為佛。何謂為六？一曰布施，二曰持戒，三曰忍辱，四曰精進，五曰禪定，六曰明度無極高行。
「布施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慈育人物，悲愍群邪，喜賢成度，護濟眾生，跨天踰地潤弘河海。布施眾生，飢者食之，渴者飲之，寒衣熱涼，疾濟以藥，車馬舟輿、眾寶名珍、妻子國土，索即惠之。猶太子須大拏，布施貧乏，若親育子，父王屏逐，愍而不怨。」

（一）

「昔者菩薩，其心通真，覩世無常，榮命難保，盡財布施。天帝釋覩菩薩慈育群生布施濟眾，功勳巍巍，德重十方，懼奪己位，因化為地獄，現于其前曰：『布施濟眾，命終魂靈入于太山地獄，燒煮萬毒。為施受害也，爾惠為乎？』菩薩報曰：『豈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獄者乎？』釋曰：『爾其不信，可問辜者。』菩薩問曰：『爾以何緣處地獄乎？』罪人曰：『吾昔處世，空家濟窮，拯拔眾厄，今受重辜處太山獄。』菩薩問曰：『仁惠獲殃，受施者如之乎？』釋曰：『受惠者，命終昇天。』菩薩報曰：『吾之拯濟，唯為眾生；假如子云，誠吾願矣。慈惠受罪，吾必為之。危己濟眾，菩薩上志也。』釋曰：『爾何志願，尚斯高行？』答曰：『吾欲求佛，擢濟眾生，令得泥洹不復生死。』釋聞聖趣，因却叩頭曰：『實無布施慈濟眾生，遠福受禍入太山獄者也。子德動乾坤，懼奪吾位，故示地獄以惑子志耳。愚欺聖人，原其重尤。』既悔過畢，稽首而退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二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號薩波達，布施眾生恣其所索，愍濟厄難常有悲愴。天帝釋覩王慈惠德被十方，天神鬼龍僉然而曰：『天帝尊位初無常人，戒具行高慈惠福隆，命盡神遷則為天帝。』懼奪己位，欲往試之，以照真偽。帝命邊王曰：『今彼人王，慈潤霶霈福德巍巍，恐于志求奪吾帝位。爾化為鴿，疾之王所，佯恐怖，求哀彼王。彼王仁惠，必受爾歸；吾當尋後從王索爾。王終不還，必當市肉，以當其處。吾詭不止，王意清真，許終不違，會自割身肉以當其重也。若其秤肉隨而自重，肉盡身痛其必悔矣。意有悔者，所志不成。』

「釋即化為鷹，邊王化為鴿。鴿疾飛趣于王足下，恐怖而云：『大王哀我！吾命窮矣！』王曰：『莫恐莫恐！吾今活汝。』鷹尋後至，向王說曰：『吾鴿爾來，鴿是吾食，願王相還。』王曰：『鴿來以命相歸，已受其歸，吾言守信，終始無違。爾苟得肉，吾自足爾，令重百倍。』鷹曰：『吾唯欲鴿，不用餘肉，希王當相惠。而奪吾食乎？』王曰：『已受彼歸，信重天地，何心違之乎？當以何物令汝置鴿歡喜去矣？』鷹曰：『若王慈惠必濟眾生者，割王肌肉令與鴿等，吾欣而受之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即自割髀肉秤之令與鴿重等；鴿踰自重，自割如斯，身肉都盡未與重等，身瘡之痛其為無量。王以慈忍心願鴿活，又命近臣曰：『爾疾殺我，秤髓令與鴿重等。吾奉諸佛，受正真之重戒，濟眾生之危厄，雖有眾邪之惱，猶若微風，焉能動太山乎？』

「鷹照王懷守道不移，慈惠難齊，各復本身。帝釋、邊王稽首于地曰：『大王！欲何志尚，惱苦若茲？』人王曰：『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之位，吾覩眾生沒于盲冥，不覩三尊、不聞佛教，恣心于凶禍之行，投身于無擇之獄。覩斯愚惑，為之惻愴。誓願求佛，拔濟眾生之困厄，令得泥洹。』天帝驚曰：『愚謂大王欲奪吾位，故相擾耳。將何勅誨？』王曰：『使吾身瘡愈復如舊，令吾志尚布施濟眾行高踰今。』天帝即使天醫神藥，傳身瘡愈、色力踰前，身瘡斯須豁然都愈。釋却稽首，遶王三匝歡喜而去。自是之後，布施踰前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三）

「昔者菩薩貧窶尤困，與諸商人俱之他國，其眾皆有信佛之志，布施窮乏濟度眾生。等人僉曰：『眾皆慈惠，爾將何施？』答曰：『夫身假借之類靡不棄捐，吾覩海魚，巨細相吞，心為愴愴。吾當以身代其小者，令得須臾之命也。』即自投海。海大魚飽，小者得活。魂靈化為鱣魚之王，身有里數。

「海邊有國，其國枯旱，黎庶飢饉更相吞噉。魚為流淚曰：『眾生擾擾，其苦痛哉？吾身有里數之肉，可供黎民旬月之乏。』即自盪身上于國渚，舉國噉之以存生命，輦肉數月而魚猶生。天神下曰：『爾為忍苦，其可堪哉？何不放壽，可離斯痛也？』魚曰：『吾自絕命神逝身腐，民後飢饉將復相噉，吾不忍覩。』心為其感矣，天曰：『菩薩懷慈難齊。』天為傷心曰：『爾必得佛，度吾眾生矣。』

「有人以斧斫取其首，魚時死矣。魂靈即感為王太子。生有上聖之明，四恩弘慈，潤齊二儀。愍民困窮，言之哽咽。然國尚旱，靖心齊肅，退食絕獻，頓首悔過曰：『民之不善，咎在我身，願喪吾命惠民雨澤。』日日哀慟，猶至孝之子遭聖父之喪矣。精誠達遠，即有各佛五百人來之其國界。

「王聞心喜，悅若無身，奉迎稽首，請歸正殿。皇后、太子靡不肅虔，最味法服供足所乏，五體投地稽首叩頭，涕泣而曰：『吾心穢行濁，不合三尊四恩之教，苦酷人民，罪當伐己。流被下劣，枯旱累載，黎庶飢饉怨痛傷情。願除民灾，以禍罪我。』諸各佛曰：『爾為仁君，慈惻仁惠，德齊帝釋，諸佛普知。今授汝福，慎無慼也。便疾勅民，皆令種穀。』王即如命，男女就業，家無不修，稻化為蔬，農臣以聞。王曰：『須熟。』蔬實覆國，皆含稻穰，中容數斛，其味芯芬，香聞一國；舉國欣懌，歎詠王德。四境雠國皆稱臣妾，黎民雲集，國界日長。率土持戒，歸命三尊，王及臣民壽終之後，皆生天上。」

佛言：「時貧人者，吾身是也。累劫仁惠拯濟眾生，功不徒朽，今果得佛，號天中天，為三界雄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四）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逝心，恒處山澤，專精念道不犯諸惡。食果飲水不畜微餘，慈念眾生愚癡自衰，每覩危厄沒命濟之。行索果蔬，道逢乳虎。虎乳之後，疲困乏食，飢饉心荒，欲還食子。菩薩覩之愴然心悲，哀念眾生處世憂苦其為無量，母子相吞其痛難言，哽咽流淚。迴身四顧，索可以食虎，以濟子命。都無所見，內自惟曰：『夫虎肉食之類也。』深重思惟：『吾建志學道，但為眾生沒在重苦欲以濟之，令得去禍身命永安耳。吾後老死，身會棄捐，不如慈惠濟眾成德。』即自以首投虎口中。以頭與者，欲令疾死不覺其痛耳。虎母子俱全。諸佛歎德，上聖齊功，天龍善神有道志者，靡不愴然。進行或得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真、緣一覺、有發無上正真

道意者。以斯猛志，跨諸菩薩九劫之前，誓於五濁為天人師，度諸逆惡令偽順道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五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國名乾夷，王號偏悅，內明外仁，顏和正平，民從其化，獄無繫囚，黎民貧乏恣所求索，慈惠和潤，恩如帝釋。
「他國逝心服王仁施從眾所欲，群邪妬嫉以偽毀真，詣宮門曰：『吾聞明王濟黎民之困乏，猶天潤之普覆。』告衛士曰：『爾可聞乎？』近臣以聞，王即現矣。
「逝心現曰：『明王仁澤被于四國，有識之類靡不咨嗟，敢執所願欲以上聞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逝心曰：『天王尚施，求則無違。時宜應用人首為事，願乞王首以副望矣。』王曰：『吾首何好而欲得之乎？吾有眾寶益以惠子。』逝心不受，又使工匠作七寶首，各數百枚，以與逝心。逝心曰：『唯欲王首耳。』
「王未嘗逆人，即自下殿以髮纏樹曰：『吾以首惠子。』逝心拔刀疾步而進，樹神覩之忿其無道，以手搏其頰，身即繚戾，面為反向，手垂刀隕。王得平康，臣民稱壽，悲喜交集，諸天歎德，可謂內施乎！四王擁護，眾毒消歇，境界無病，五穀豐熟，牢獄裂毀，君民欣欣。」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乾夷國王者，即吾身也。逝心者，調達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六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理民以慈，恕己度彼，月月巡行貧乏，拔濟鰥寡、疾藥糜粥。每出巡狩，則命後車具載眾寶衣被醫藥，死者葬之。每覩貧民輒自咎責：『君貧德，民窮矣；君富德，民家足。今民貧，則吾貧矣。』王慈若斯，名被十方。
「第二帝釋坐為其熱，釋心即懼曰：『彼德巍巍，必奪吾位。吾壞其志，行即畢乎！』便自變化為老梵志，從王乞銀錢一千，王即惠之。曰：『吾西[穴/老]，恐人盜之。願以寄王。』王曰：『吾國無盜。』重曰：『寄王。』王即受之。
「天又化為梵志詣宮門，近臣以聞，王即現之。梵志歎曰：『大王功名流布八極，德行希有。今故遠來，欲有所乞。』王曰：『甚善！』曰：『吾宿薄祐生在凡庶，欣慕尊榮，欲乞斯國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即與妻子，輒輕乘而去。

「天帝復化為梵志，從王乞車；以車馬惠之。與妻子進路，依山止宿。有五通道士與王為友，倪憶王德仰視其宿，覩之失國，靖心禪息，覩天帝釋，貪嫉奪國委頓疲疵。道士以神足忽然之王所，曰：『將欲何求，勞志若茲？』曰：『吾志所存，子具知之。』道士即化為一轅之車，以送王還，晨各離矣。

「天化為梵志復乞其車，即復惠之。轉進未至彼國數十里，天復化為前梵志來索銀錢。王曰：『吾以國惠人，倪忘子錢。』梵志曰：『三日必還吾錢。』王即以妻子各質一家，得銀錢一千以還梵志。妻侍質家女，女浴脫身珠璣眾寶以懸著架，天化為鷹撮衣寶去。女云：『婢盜！』錄之繫獄。其兒與質家兒俱臥，天夜往殺質家兒矣。死家取兒付獄，母子俱繫，飢饉毀形，呼嗟無救，吟泣終日，罪成棄市。

「王賃得銀錢一千，行贖妻、子，歷市覩之，即存念十方諸佛，自悔過曰：『吾宿命惡乃致茲乎！』靖心入禪，神通之明覩天所為。空中有聲曰：『何不急殺之乎？』王曰：『吾聞，帝釋普濟眾生，赤心惻愴，育過慈母，含血之類莫不蒙祐，爾為無惡緣獲帝位乎？』釋懷重毒惡熟罪成，生入太山；天人龍鬼莫不稱善。

「地主之王，即釋妻、子之罪。二王相見，尋問其原，具陳所由，國無巨細靡不墮淚。地主之王分國而治；故國臣民尋王所在，率土奉迎。二國君民，一哀一喜。

「時王者，吾身是。妻者，俱夷是。子者，羅云是。天帝者，調達是。山中梵志，舍利弗是。彼國王者，彌勒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七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理民以正，心無偏頗，然不遊觀。國相啟曰：『願一出遊。』王曰：『大善！』明日即出。人民悅豫，普得其所，覩國富姓居舍妙雅，瓦以金銀，服飾光道，曰：『吾國豐哉！』心甚欣豫。還宮憶之，曰：『斯諸理家，何益於國乎？』勅錄其財為軍儲矣。

「有一理家，其私財有三千萬，以疏現王。王怒曰：『何敢面欺乎？』對曰：『少來治生，凡有私財宅中之寶，五家之分，非吾有也。』曰：『何謂私財？』對曰：『心念佛業，口宣佛教，身行佛事，捐五家分興佛宗廟，敬事賢眾供其衣食，慈養蜎飛蠕動蚑行之類；心所不安不以加之，斯之福德隨我所之，猶影隨形，所謂私財也。五家分者：一水，二火，三賊，四官，五為命盡。身逮家寶捐之於世，已當獨逝，殃福之門未知所之，覩世如幻，故不敢有之

也。計五家分可有十億，斯為禍之窠藪，常恐危己，豈敢有之也。願士眾輦之，以除吾憂。』
「王曰：『誠哉斯言也。』即遣之去。退入齋房，靖心精思，即醒寤曰：『身尚不保，豈況國土妻子眾諸，可得久長乎？』即撰錄佛經誦文釋義，心垢照除，進貞臣納忠諫大赦其國，還民寶，序群僚，議寬正。謂群臣曰：『夫不覩佛經妙義重戒者，其為聾盲矣！彼理家富，唯我貧矣！』即勅國界散出財寶，賑給貧困恣民所欲，立佛廟寺懸繒燒香，飯諸沙門，身自六齋。如斯三年，四境寧靖，盜賊都息，五穀熟成，民無飢寒。王後壽終，即上生第二天。」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王者，吾身是。理家者，秋鷺子是。勸王觀國者，阿難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八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理家，名曰仙歎，財富無數。覩佛明典，覺世無常，榮命難保，財非己有，唯有布施功德不朽。令告黎民：『若有貧乏，恣願取之。』如斯數月。時，政寬民富無財乏者。仙歎念曰：『惟當市藥，供護眾疾耳。』即市良藥濟眾生命，慈育普至，恩無不周。累年之惠，德香遠熏，四方病者馳來，首尾歎其弘潤，以德配天。
「財賄都盡身行採寶，去家百餘里，於一水上逢數乘車載重病者，曰：『爾所之乎？』答曰：『之仙歎所，庶全餘命。』仙歎即還，從王貸金五百兩，市藥以療，病者悉瘳。自與商人入海採寶，所獲弘多。還國置舟步行，道乏無水，仙歎得一井水，呼等人汲之，却自取飲。商人覩其所得白珠，光耀絕眾，貪為尤惡，毀聖殘仁，共排仙歎投之于井。菩薩仁德感神動祇，天神接承令不毀傷。
「商人還國，王曰：『仙歎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去國即別，不知所之。』曰：『爾乃殺之乎！』曰：『不也。』
「仙歎於井覩空傍穴，尋之而進出彼家井，准七日行得其本國。王曰：『何緣空還乎？』對曰：『不遇。』王靖思曰：『其必有以乎！』召商人問：『爾誠首之即活，欺者死矣。』即皆首之，付獄定罪。仙歎涕泣，馳詣宮門叩頭請罪。王曰：『違政也。』又重請曰：『愚者倒見，未足明責。原其無知也。』王嘉仙歎之仁覆，原商人之凶罪，勅令還物。商人僉曰：『仙歎不奉佛者，豈有斯仁乎？』各擇名寶以還之矣。仙歎各受其半，商人叩頭曰：『蒙祐命全，願盡納焉。』於斯受之，以還王金，又大布施。王逮臣民，相率受戒，子孝臣忠，天神榮衛，國豐民康，四境服德，靡不稱善。」

佛言：「時仙歎者，是我身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九）

「昔者菩薩從四姓生，墮地即曰：『眾生萬禍，吾當濟焉。不覩佛儀，不聞明法，吾當開其耳目，除其盲聾，令之覩聞無上正真，眾聖之王、明範之原也。』布施誘進靡不服從矣。九親驚曰：『古世之來未聞幼孩而為斯云，將是天龍鬼神之靈乎！當卜之焉。』即答親曰：『吾為上聖之所化，懷普明之自然，非彼眾妖，慎無疑矣。』言畢即默。親曰：『兒有乾坤弘潤之志，將非凡夫乎！』名兒曰普施。

「年有十歲，佛諸典籍、流俗眾術靡不貫綜，辭親濟眾布施貧乏。親曰：『吾有最福之上名也，爾可恣意布施眾貧矣。』對曰：『不足。』乞作沙門：『賜吾法服、應器、策杖，以斯濟眾，即吾生願也。』親憶兒始生之誓，無辭禦焉，即從其願聽為沙門。

「周旋教化經一大國，國有豪姓，亦明眾書，覩普施儀容堂堂光華煒曄，厥性恢怕淨若天金，有上聖之表，將為世雄也。謂普施曰：『有欲相告，願足聖人，吾有陋女願給箕箒之使。』答曰：『大善！須吾還也。』即進路之海邊，附載度海，上岸入山，到無人處，遙覩銀城宮殿明好。時，有毒蛇遶城七匝體大百圍，見普施來仰然舉首。普施念曰：『斯含毒類必有害心，吾當興無蓋之慈以消彼毒也。夫兇即火也，慈即水矣，以水滅火，何嘗不滅！』即坐興慈定，『願令眾生早離八難，心去惡念逢佛見法，與沙門會，得聞無上正真明道，心開垢滅，如吾所見也。』興斯慈定，蛇毒即滅垂首而眠。

「普施登其首入城，城中有天神，覩普施來，欣豫而曰：『久服聖德，今來翔茲，成吾本心也。願留一時九十日。』普施然許。天王即以正事委付近臣，身自供饌，朝夕肅懷，稟受諸佛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高行，濟眾之明法。時，日食畢，普施進路，天王以明月真珠一枚送之曰：『以珠自隨，明四十里。志願發云，眾寶滿足。若後得佛，願為弟子親侍聖側。』普施曰可。

「即復前行，覩黃金城，嚴飾踰銀，又有毒蛇圍城十四匝，巨軀倍前舉首數丈。普施復思弘慈之定，蛇毒即消垂首而眠。登之入城中，有天人，覩普施歡喜曰：『久服靈耀，翔茲甚善，願留二時百八十日，吾願盡養，惟留威神。』即然許之，留為說法無上明行，訖即辭退。天人復以神珠一枚送之，明耀八十里，志之所願，眾寶滿其里數。『若子得道，願為弟子，神足無上。』

「受其神珠，即復進路，覩琉璃城，光耀踰前，又有毒蛇巨軀甚大，遶城二十一匝，仰首瞋目當彼城門，復坐深思普慈之定，誓濟眾生，毒歇垂首。登之而入城中。有天人喜辭猶前，『請留三時，願供所志。』期竟辭退，又送神珠一枚，明耀百六十里，珠之所在，眾寶尋從滿其明內，在志所欲無求不獲。『子若得無上正真覺道者，吾願為弟子，有最明之智。』曰：『必獲爾願。』普施得珠曰：『斯足以濟眾生之困乏。』返其舊居。

「海諸龍神僉會議曰：『吾等巨海，唯斯三珠為吾榮華。道士悉得，吾等何榮？寧都亡諸寶，不失斯珠。』海神化為凡人，當普施前立曰：『吾聞仁者獲世上寶，可得觀乎？』即以示之。神搏其首即取其珠。普施惟曰：『吾歷險阻經跨巨海乃獲斯寶，欲以拯濟眾生困乏，反為斯神所見奪乎？』曰：『爾還吾珠，不者吾竭爾海。』海神答曰：『爾言何虛？斯之巨海，深廣難測，孰能盡之？天日可殞，巨風可却，海之難竭猶空難毀也。』

「普施曰：『昔吾錠光佛前願得道力，反覆眾海指擢須彌，震動天地又移諸剎。佛從吾志與吾願，吾今得之。今爾鬼魅糸髮之邪力，焉能遏吾正真之勢乎？』即說：經曰：『吾自無數劫來，飲母乳湩、啼哭之淚、身死血流，海所不受。恩愛難絕、生死難止，吾尚欲絕恩愛之本、止生死之神。今世抒之不盡，世世抒之。』即住併兩足，瓢抒海水投鐵圍外。

「有天名遍淨，遙聞之，深自惟曰：『昔吾於錠光佛前，聞斯人獲其志願，必為世尊度吾眾生。』天即下，助其抒水，十分去八。海神悔怖曰：『斯何人哉？而有無極之靈乎！斯水盡矣，吾居壞也。』即出眾寶空其諸藏以與普施。普施不受，曰：『唯欲得吾珠耳。』諸神還其珠，普施返其水。

「旋其本土，尋路布施，所過之國，國無貧民，處處諸國無不改操五戒十善以為國政，開獄大赦，潤逮眾生，遂至得佛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普施者，我身是。父者，白淨王是。母者，即吾母舍妙是。道士女者，今俱夷是。時，銀城中天者，今現阿難是。金城中天者，目連是。琉璃城中天者，舍利弗是。菩薩累劫勤行四恩，誓願求佛，拯濟眾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一〇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名曰長壽，太子名長生。其王仁惻，恒懷悲心，愍傷眾生，誓願濟度，精進不倦。刀杖不行，臣民無怨，風雨時節，寶穀豐沃。隣國小王執操暴虐，貪殘為法，國荒民貧，謂群臣曰：『吾聞長壽，其國豐富，去斯不遠，懷仁不殺，無兵革之

備。吾欲奪之，其可獲乎？』群臣曰：『可。』則興戰士到大國界。

「蕃屏之臣，馳表其狀惟願備豫。長壽則會群臣議曰：『彼王來者，惟貪吾國民眾寶多。若與之戰，必傷民命，利己殘民貪而不仁，吾不為也。』群臣僉曰：『臣等舊習軍謀兵法，請自滅之，無勞聖思。』王曰：『勝則彼死，弱則吾喪，彼兵、吾民皆天生育，重身惜命，誰不然哉？全己害民，賢者不為也。』群臣出曰：『斯天仁之君不可失也。』自相撿率以兵拒賊。

「長壽覺之，謂太子曰：『彼貪吾國，懷毒而來。群臣以吾一人之身，欲殘民命。今吾委國，庶全天民。其義可乎？』太子曰：『諾。』父子踰城，即改名族隱於山草。

「於是貪王遂入其國，群臣黎庶失其舊君，猶孝子喪其親，哀慟躃踊無門不然。貪王募之黃金千斤、錢千萬。

「長壽出，於道邊樹下坐精思，悲愍眾生生死勤苦，不覩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為欲所惑，其苦無數。遠國梵志，聞王好施，濟眾生之命，遠來歸窮於樹下息。俱相問訊，各陳本末。梵志驚曰：『天王何緣若茲乎？』流淚自陳：『吾餘年無幾，故來乞匄，庶存餘命。大王亡國，吾命窮矣。』即為哀慟。王曰：『子來歸窮，而正值吾失國，無以濟子，不亦痛乎！』抆淚而曰：『吾聞新王募吾甚重，子取吾首，可獲重賞。』答曰：『不然。遙服天王仁濟眾生，潤等天地，故委本土庶蒙自濟。今勅斬首，不敢承命矣。』王曰：『身為朽器，豈敢保哉？夫生有死，孰有常存？若子不取，會為灰土矣。』梵志曰：『天王布天仁之惠，必欲殞命以濟下劣者，惟願散手相尋去耳。』王即尋從，之故城門，令縛以聞。

「國人覩王，哀號動國。梵志獲賞。貪王命於四衢生燒殺之。群臣啟曰：『臣等舊君當就終沒，乞為微饌以贈死靈。』貪王曰：『可。』百官黎民哀慟塞路，躃踊宛轉靡不呼天。太子長生亦佯賣樵，當父前立。父覩之，仰天曰：『違父遺誨，含兇懷毒，蘊於重怨，連禍萬載非孝子矣。諸佛四等弘慈之潤，德韜天地，吾尋斯道殺身濟眾，猶懼不獲孝道微行，而況為虐報讎者乎？不替吾言，可謂孝矣。』子不忍視父死，還入深山。

「王命終矣，太子哀呼，血流于口，曰：『吾君雖有臨終盡仁之誡，吾必違之，當誅毒鴆。』遂出傭賃，為臣種菜。臣偶行園，覩菜甚好，問其意狀。園監對曰：『市賃一人，妙于園種。』臣現問曰：『悉所能乎？』曰：『百工之巧，吾為其首。』臣請其王令為上饌，有踰太官。王曰：『斯食誰為之乎？』臣以狀對。王即取之，令為厨監。每事可焉，擢為近臣，告之曰：『長壽王子，吾之重讎，今以汝為蕃屏。』即曰：『唯然。』王曰：『好獵乎？』對

曰：『臣好之。』王即出獵，馳馬逐獸與眾相失，唯與長生俱處山三日，遂至飢困，解劒授長生，枕其膝眠。長生曰：『今得汝不乎？』拔劒欲斬之，忽憶父命，曰：『違父之教，為不孝矣。』復劒而止。

「王寤曰：『屬夢長生欲斬吾首，將何以也？』對曰：『山有強鬼喜為灼熱，臣自侍衛，將何懼矣？』王復還臥，如斯三者也，遂投劒曰：『吾為仁父，原赦爾命。』王寤曰：『夢見長生原吾命矣。』太子曰：『長生者，吾身是也。念父追讎之于今矣。吾父臨沒口遺仁誡，令吾遵諸佛忍辱、惡來善往之道。而吾含極愚之性，欲以兩毒相注。三思父誡，三釋劒矣。願大王疾相誅除重患也，身死神遷，惡意不生。』王悔過曰：『吾為暴虐，不別臧否。子之先君，高行純備，亡國不亡行，可謂上聖乎！子存親全行，可謂孝乎！吾為豺狼殘生苟飽，今命在子赦而不戮，後豈違之乎！今欲返國，由何道也？』對曰：『斯惑路者，吾之為也。』將王出林與群寮會。王曰：『諸君識長生不乎？』僉曰：『不識。』王曰：『斯即長生矣！今還其國，吾返本居。自今為伯仲，禍福同之。』立太子之日，率土悲喜交并莫不稱壽。貪王還其國，更相貢獻，遂致隆平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長壽王者，吾身是也。太子者，阿難是。貪王者，調達是。調達世世毒意向我，我輒濟之。阿難與調達本自無怨，故不相害也。吾世世忍不可忍者，制意立行，故今得佛為三界尊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六度集經卷第一

六度集經卷第二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布施度無極章(此有四章)

（一一）波耶王經

「昔者波羅榇國王名波耶，治國以仁，干戈廢，杖楚滅，囹圄毀，路無呼嗟，群生得所，國豐民熾，諸天歎仁。王城廣長四百里，圍千六百里，王日飯此中人，皆從其願。鄰國聞其國豐熟，災害消滅，與臣謀曰：『彼國豐熟兆民富樂，吾欲得之，往必剋矣。』臣妾僉曰：『喜從王願。』即興師之仁國。

「仁國群臣以聞，欲距之矣。仁王慘然而曰：『以吾一人之身，戮兆民身，愛吾一人命，杌兆民之命，一口再食、一身數衣，與時何諍？而去春天之德，取豺狼之殘乎？吾寧去一世之命，不去大志，恕己安群生，蓋天之仁也。』權謂臣曰：『各退，明日更議。』夜則踰城，遁邁入山坐一樹下。

「有梵志來，其年六十，問王曰：『彼仁國王萬福無恙乎？』答曰：『彼王已喪命矣。』梵志聞之頓地哀慟。王問之曰：『汝哀何甚重乎？』答曰：『吾聞彼王，仁逮群生潤如帝釋，故馳歸命；而彼凋喪，吾老窮矣。』王曰：『彼仁王者，我則是也。隣國王聞吾國豐熟，民熾寶多，命其武士曰：「得吾首者，賞男女之使各千人，馬千疋、牛千頭，金銀各千斤。」今子取吾首，金冠及劒為明證，之彼王，所賞重多，可為傳世之資。吾心欣然也。』答曰：『不仁逆道，寧死不為也。』王曰：『斯翁恃吾以活，而令窮哉？吾今以首惠汝，令汝無罪。』起稽首十方，流涕誓曰：『群生危者，吾當安之；背真向邪者，吾當令歸命三尊。今以首拔子之窮，令子無罪矣。』引劒自毀，以濟彼難。

「梵志以首冠劒詣彼王所，王問舊臣：『仁王力當千人，而為此子所獲乎？』舊臣頓首躃地，哀慟痛莫能對。更問梵志，梵志本末陳之。兆民路踊巷哭，或吐血者，或息絕而尸視者。彼王逮臣武士，巨細靡不噢咿。王仰天長嘆曰：『吾無道哉！殘天仁子矣。』取仁王尸及首，連之以金薄，其身坐著殿上，三十二年為天子，後乃立其子為王。隣國靡不子愛之也。仁王壽終即生天上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仁王者，我身是。隣國王者，目連是。其國群臣者，今諸比丘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一二）波羅梌國王經

「昔者波羅梌國王太子名迦蘭，兄弟二人，父王喪身，以國相讓，無適立者。兄將妻遁邁入山學道，止臨江水。時，他國有犯罪者，國政杌其手足、截其鼻耳，敗舡流之。罪人呼天相屬。道士聞之愴然，悲楚曰：『彼何人哉？厥困尤甚。夫弘慈恕己危命，濟群生之厄者，斯大士之業矣。』投身于水盪波截流，引舟著岸，負之還居，勤心養護，瘡愈命全。積年有四，慈育無倦。

「妻淫無避與罪人通，謀殺其婿，曰：『子殺之，吾與子居。』罪人曰：『彼賢者矣，奈何殺之？』妻辭如前，罪人曰：『吾無手足，不能殺也。』妻曰：『子坐，吾自有計矣。』詐為首疾，告其婿曰：『斯必山神所為也，吾欲解之。明日從君以求祈福。』婿曰：『大善！』明日遂行山岸，高四十里，三面壁立，覩者皆懼。妻曰：『術法，子向日立，吾自祭之。』婿即向日，妻佯遶之數周，推落山下。山半有樹，樹葉緻厚而柔軟也，道士攀枝得立，樹菓甘美食之自全。樹側有龜，亦日食菓，覩樹有人，懼不敢往。其飢五日冒昧趣菓，兩俱無害，遂相摩近。道士超踊騎龜，龜驚跳下地；天神祐之，兩俱無損。

「因還故國，弟以國讓兄。兄以恕己弘慈拯濟群生。王治其國，日出布施，四百里內，人車馬眾寶飯食自由，東西南北惠育如之。王功名周著，十方歎德。

「妻以婿為死，國人無識己者，負杌婿入國，自陳：『結髮室家遭世衰亂，身更凋殘，服天王慈惠，故來乞匄。』國人嘉其如斯，教之曰：『天王普慈，育逮群生，明日當出東門布施。汝其逆之，貴汝善行，賜汝必多。』

「明日從王乞匄，王默識之，具為群臣說妻本末。一臣曰：『當燒之。』一臣曰：『斬之。』執法大臣曰：『夫罪莫大于去正入邪，為悖逆之行者矣。當釘兇人著蠱女之背使長負焉。』群臣僉曰：『善哉。』『從其所好，執持之明矣。』王以十善化，民靡不欣戴。王逮臣民，終生天上；罪人夫妻，死入地獄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王者，我身是。罪人者，調達是，妻者，懷杼女子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一三）薩和檀王經

「昔者國王號薩和檀，解曰一切施也，有所求索不逆人意。布施如是，其王名字流聞八方，莫不聞知。時，文殊師利欲往試之，化作年少婆羅門，從異國來詣王宮門，語守門者：『我從遠來，欲見大

王。』時守門者即白如此。王甚歡喜，即出奉迎，如子見父，前為作禮，便請令坐。問訊：『道人所從來耶？冒涉塗路得無疲倦？』逝心言：『我在他國聞王功德，故來相見，今欲乞匄。』王言：『大善！所欲得者，莫自疑難。今我名為一切之施，欲求何等？』婆羅門言：『我不用餘，欲得王身與我作奴，及王夫人為我作婢。若能爾者，便隨我去。』王甚歡悅，報言：『大善！今我身者，定自可得，願屬道人供給使令。其夫人者，大國王女，當往問之。』

「時，王即入語夫人言：『今有道人，年少端正，從遠方來，欲乞我身持用作奴，今復并欲索卿作婢，當如之何？』其夫人言：『王報云何？』王言：『我已許之作奴，未許卿耳。』時夫人言：『王為相棄，獨自得便，不念度我。』是時夫人即隨王出，白道人言：『願得以身供道人使。』

「時婆羅門復語王言：『審實爾不？吾今欲去。』王白道人：『我生布施，未曾 有悔，從道人耳。』逝心曰：『汝當隨我，皆悉徒跣，不得著履，當如奴法，莫得不掩。』王與夫人，皆言：『唯諾。從大家教，不敢違命。』時，婆羅門便將奴婢涉道而去。文殊師利即以化人，代其王處及夫人身，領理國事令其如故。

「王夫人者，本大國王女，端正無雙，手足柔軟，生長深宮不更寒苦。又復重身懷妊數月，步隨大家舉身皆痛，足底破傷不能復前，疲極在後。時，婆羅門還顧罵言：『汝今作婢，當如婢法，不可以汝本時之態。』夫人長跪白言：『不敢！但小疲極住止息耳。』喊言：『疾來，促隨我後。』前到國市別賣奴婢，各與一主相去數里。

「時，有長者買得此奴，使守斯舍，諸有埋者令收其稅不得妄動。是時婢者，所屬大家夫人甚妒，晨夜令作初不懈息。其後數日時婢孕娠所生男兒，夫人恚言：『汝為婢使，那得此兒？』促取殺之。隨大家教，即殺其兒，持行埋之。往到奴所，得共相見，言：『生一男兒，今日已死。不持錢來，今寧可得唐埋之不？』其奴報曰：『大家甚急！備聞此者，罪我不小。卿促持去，更索餘處，不須住此。』王與夫人雖得相見，不說勤苦，各無怨心。

「如是言語須臾之頃，恍惚如夢，王及夫人自然還在本國中宮正殿上坐，如前不異，及諸群臣後宮婇女，皆悉如故，所生太子亦自然活。王及夫人心內自疑，何緣致此？文殊師利在虛空中，坐七寶蓮華上，現身色相，讚言：『善哉！今汝布施，至誠如是。』王與夫人踊躍歡喜，即前作禮。文殊師利為說經法，三千剎土為大震動，覆一國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王與夫人應時即得不起法忍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時王者，即我身是。時夫人者，今俱夷是。時太子者今羅云是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我宿命時，布施如是，用一切人故不惜身命，至無數劫無有恨悔，無所榮冀，自致正覺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一四）須大拏經

「昔者葉波國王號曰濕隨，其名薩闍，治國以正，黎庶無怨。王有太子，名須大拏，容儀光世，慈孝難齊，四等普護，言不傷人。王有一子寶之無量，太子事親同之於天。有知之來，『常願布施拯濟群生，令吾後世受福無窮。愚者不覩非常之變，謂之可保。有智之士照有五家，乃尚布施之士。十方諸佛、緣一覺、無所著尊，靡不歎施為世上寶。』太子遂隆普施，惠逮眾生。欲得衣食者應聲惠之，金銀眾珍、車馬田宅，無求不與。光馨遠被，四海咨嗟。父王有一白象，威猛武勢蹈六十象，怨國來戰，象輒得勝。

「諸王議曰：『太子賢聖無求不惠。遣梵志八人之太子所，令乞白象。若能得之，吾重謝子。』受命即行，著鹿皮衣履屣執瓶，[肆-聿+支]杖遠涉，歷諸郡縣千有餘里，到葉波國，俱柱杖翹一脚向宮門立，謂衛士曰：『吾聞太子布施貧乏潤逮群生，故自遠涉乞吾所乏。』衛士即入，如事表聞。太子聞之欣然馳迎，猶子覩親，稽首接足慰勞之曰：『所由來乎苦體如何？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？』對曰：『太子德光周聞八方，上達蒼天下至黃泉，巍巍如太山，靡不歎仰。卿為天人之子，吐言必信。審尚布施不違眾願者，今欲乞匈行蓮華上白象，象名羅闍悊大檀。』太子曰：『大善！唯上諸君金銀雜寶恣心所求，無以自難。』即勑侍者，疾被白象金銀鞍勒牽之來矣。左持象勒，右持金甕，澡梵志手，慈歡授象。梵志大喜，即呪願竟，俱升騎象含笑而去。

「相國百揆靡不悵然，僉曰：『斯象猛力之雄，國恃以寧，敵仇交戰，輒為震奔。而今惠讎國，將何恃？』俱現陳曰：『夫白象者，勢力能蹈六十象，斯國却敵之寶。而太子以惠重怨，中藏日虛，太子自恣布施不休，數年之間，臣等懼舉國妻子必為施惠之物矣。』王聞其言，慘然久而曰：『太子好喜佛道，以賙窮濟乏慈育群生，為行之元首。縱得禁止假使拘罰，斯為無道矣。』百揆僉曰：『切磋之教儀無失矣，拘罰為虐臣敢聞之？逐令出國置于田野，十年之間令慙自悔，臣等之願也。』王即遣使者就誥之曰：『象是國寶，惠怨胡為？不忍加罰，疾出國去。』使者奉命誥之如斯。太子對曰：『不敢違天命。願乞布施濟乏七日，出國無恨。』使者以聞，王曰：『疾去，不聽汝也。』使者反曰：『王命不從。』太子重

曰：『不敢違天命。吾有私財，不敢侵國。』使者又聞，王即聽之。

「太子欣然勅侍者：『國中黎庶有窮乏者，勸之疾來，從其所欲恣之無違。國土官爵、田宅財寶，幻夢之類，靡不磨滅。』兆民巨細奔詣宮門，太子以飲食衣被、七寶諸珍，恣民所欲布施訖竟，貧者皆富。妻名曼坻，諸王之女，顏華熾耀，一國無雙，自首至足皆以七寶瓔珞。謂其妻曰：『起聽吾言，大王徙吾著檀特山，十年為限。汝知之乎？』妻驚而起，視太子淚出，且云：『將有何罪乃見迸逐，捐國尊榮處深山乎？』答其妻曰：『以吾布施虛耗國內，名象戰寶以施怨家。王逮群臣恚逐我耳。』妻即稱願：『使國豐熟，王臣兆民富壽無極，惟當建志於彼山澤成道弘誓矣。』

「太子曰：『惟彼山澤恐怖之處，虎狼害獸難為止矣。又有毒蟲魍魎斃鬼、雷電霹靂風雨雲霧，其甚可畏。寒暑過度，樹木難依，蒺藜礫石非卿所堪。爾王者之子，生於榮樂、長於中宮，衣則細軟，飲食甘美，臥則帷帳，眾樂聒耳，願則恣心。今處山澤，臥則草蓐、食則果蓏，非人所忍，何以堪之乎？』妻曰：『細靡眾寶帷帳甘美，何益於己？而與太子生離居乎？大王出時以幡為幟，火以煙為幟，婦人以夫為幟，吾恃太子猶孩恃親，太子在國布施四遠，吾輒同願。今當歷嶮而猶留守榮，豈仁道哉？儻有來乞不覩所天，心之感絕，必死無疑。』太子曰：『遠國之人來乞妻子，吾無逆心。爾為情戀，儻違惠道都絕洪潤，壞吾重任也。』妻曰：『太子布施覩世希有，當卒弘誓慎無倦矣。百千萬世，無人如卿逮佛重任，吾不敢違也。』太子曰：『善！』即將妻子詣母辭別，稽首于地愍然辭曰：『願捐重思，保寧玉體，國事鞅掌願數慈諫，無以自由枉彼天民。當忍不可忍，含忍為寶。』母聞訣辭顧謂侍曰：『吾身如石、心猶剛鐵，今有一子而見迸逐，吾何心哉？未有子時結願求嗣，懷妊之日如樹含華，日須其成，天不奪願令吾有子，今育成就而當生離乎？』夫人嬪妾，嫉者快喜不復相敬。

「大子妻兒稽首拜退，宮內巨細靡不哽噎，出與百揆吏民哀訣，俱出城去，靡不竊云：『大子國之聖靈、眾寶之尊，二親何心而逐之乎？』大子坐城外謝諸送者，遣之還居。兆民拜伏，僉然舉哀，或有躃踊呼天，音響振國。與妻進道，自知去本國遠，坐一樹下。有梵志自遠來乞，解身寶服、妻子珠璣，盡以惠之，令妻子昇車執轡而去。始欲就道，又逢梵志來從乞馬，以馬惠之；自於轅中挽車進道。又逢梵志來匄其車，即下妻子，以車惠之。太子車馬衣裘身寶雜物，都盡無餘，令妻嬰女，己自抱男。處國之時，施彼名象眾寶車馬，至見毀逐，未曾恚悔，和心相隨，歡喜入山。三七二十一日乃到檀特山中。

「太子覩山樹木茂盛，流泉美水甘果備焉，鳧鴈鴛鴦遊戲其間，百鳥嚶嚶相和悲鳴。太子覩之謂其妻曰：『爾觀斯山，樹木參天尠有折傷，群鳥悲鳴，每處有泉，眾果甚多以為飲食；唯道是務，無以違誓。』山中道士皆守節好學，有一道士名阿周陀，久處山間有玄妙之德。即與妻子詣之稽首，却叉手立，向道士曰：『吾將妻子來斯學道，願垂洪慈，誨成吾志也。』道士誨之，太子則焉，柴草為屋，結髮蓑服，食果飲泉。男名耶利，衣小草服，從父出入；女名罽拏延，著鹿皮衣，從母出入。處山一宿，天為增泉其味重甘，生藥樹木名果茂盛。

「後有鳩留縣老貧梵志，其妻年豐，顏華端正，提瓶行汲。道逢年少遮要，調曰：『爾居貧乎無以自全，貪彼老財庶以歸居。彼翁學道內否不通，教化之紀，希成一人。專愚[怡-台+龍]悞，爾將所貪乎？顏狀醜黑，鼻正匾[匚@虎]，身體繚戾，面皺脣頯(丁可反)，言語蹇吃，兩目又青，狀類若鬼，舉身無好，孰不僪憎？爾為室家，將無愧厭乎？』婦聞調婿，流淚而云：『吾覩彼翁鬢鬚正白，猶霜著樹。朝夕希心，欲其早喪。未即從願，無如之何？』歸向其婿，如事具云，曰：『子有奴使，妾不行汲。若其如今，吾去子矣。』婿曰：『吾貧，緣獲給使乎？』妻曰：『吾聞布施上士名須大拏，洪慈濟眾虛耗其國。王逮群臣，徙著山中。其有兩兒，乞則惠卿。』

「妻數有言，愛婦難違，即用其言，到葉波國，詣宮門曰：『太子安之乎？』衛士上聞。王聞斯言，心結內塞，涕泣交流，有頃而曰：『太子見逐，惟為斯輩；而今復來乎？』請現勞侏，問其所以。對曰：『太子潤馨，遐邇詠歌，故遠歸命，庶自穌息。』王曰：『太子眾寶布施都盡，今處深山，衣食不充，何以惠子？』對曰：『德徽巍巍，遠自竭慕，貴覩光顏，沒齒無恨也。』王使人示其徑路。

「道逢獵士，曰：『子經歷諸山，寧覩太子不？』獵士素知太子迸逐所由，勃然罵曰：『吾斬爾首，問太子為乎？』梵志悤然而懼曰：『吾必為子所殺矣！當權而詭之耳。』曰：『王逮群臣令呼太子還國為王。』答曰：『大善！』喜示其處。

「遙見小屋，太子亦覩其來。兩兒覩之中心怛懼，兄弟俱曰：『吾父尚施，而斯子來，財盡無副，必以吾兄弟惠與之。』携手俱逃。母故掘蔭其埳容人，二兒入中以柴覆上，自相誡曰：『父呼無應也。』

「太子仰問，請其前坐，果漿置前。食果飲畢，慰勞之曰：『歷遠疲倦矣！』對曰：『吾自彼來，舉身惱痛，又大飢渴。太子光馨，八方歎懿，巍巍遠照。有如太山，天神地祇，孰不甚善，今故遠歸

窮，庶延微命。』太子惻然曰：『財盡無惜矣。』梵志曰：『可以二兒給養吾老矣。』答曰：『子遠來求兒，吾無違心。』太子呼焉，兄弟懼矣。又相謂曰：『吾父呼求，必以惠鬼也。』違命無應。太子隱其在埳，發柴覩之，兒出抱父戰慄涕泣，呼號且言：『彼是鬼也！非梵志矣！吾數覩梵志，顏類未有若茲，無以吾等為鬼作食。吾母採果來歸何遲？今日定死，為鬼所噉。母歸索吾，當如牛母索其犢子，狂走哀慟。父必悔矣。』太子曰：『自生布施未嘗微悔，吾以許焉，爾無違矣。』梵志曰：『子以普慈相惠，兒母歸者即敗子洪潤違吾本願，不如早去。』太子曰：『卿願求兒，故自遠來，終不敢違，便可速邁。』

「太子右手沃澡，左手持兒，授彼梵志。梵志曰：『吾老氣微，兒捨遁邁之其母所，吾緣獲之乎？太子弘惠，縛以相付。』太子持兒令梵志縛，自手執繩端，兩兒躃身宛轉父前，哀號呼母曰：『天神地祇山樹諸神一哀，告吾母意云：「兩兒以惠人，宜急捨彼菓，可一相見。」』哀感二儀，山神愴然，為作大響有若雷震。母時採果，心為忪忪，仰看蒼天不覩雲雨，右目瞤左腋痒，兩乳湩流出相屬，母惟之曰：『斯怪甚大！吾用菓為？急歸視兒，將有他乎？』委菓旋歸，惶惶如狂。

「帝釋念曰：『菩薩志隆，欲成其弘誓之重任，妻到壞其高志也。』化為師子，當道而蹲。婦曰：『卿是獸中之王，吾亦人中王子，俱止斯山，吾有兩兒皆尚微細，朝來未食須望我耳。』師子避之，婦得進路。迴復於前化作白狼，婦辭如前，狼又避焉。又化為虎，適梵志遠，乃遂退矣。

「婦還，覩太子獨坐，慘然怖曰：『吾兒如之而今獨坐，兒常望覩吾以菓歸，奔走趣吾，躃地復起，跳踉喜笑，曰：「母歸矣，飢兒飽矣。」今不覩之，將以惠人乎？吾坐兒立各在左右，覩身有塵，競共拂拭。今兒不來，又不覩處，卿以惠誰？可早相語。禱祀乾坤，情實難云，乃致良嗣。今兒戲具，泥象泥牛、泥馬泥猪，雜巧諸物縱橫于地，覩之心感，吾且發狂，將為虎狼鬼魅盜賊吞乎？疾釋斯結，吾必死矣！』太子久而乃言：『有一梵志來索兩兒云：「年盡命微欲以自濟。」吾以惠之。』婦聞斯言，感踊躃地，宛轉哀慟流淚且云：『審如所夢，一夜之中夢覩老[穴/老]貧窶梵志，割吾兩乳執之疾馳；正為今也。』哀慟呼天，動一山間。云：『吾子如之，當如行求乎？』

「太子覩妻哀慟尤甚，而謂之曰：『吾本盟爾隆孝奉遵，吾志大道，尚濟眾生，無求不惠，言誓甚明。而今哀慟，以亂我心？』妻曰：『太子求道，厥勞何甚？夫士家尊在于妻子之間，靡不自由，豈況人尊乎？願曰：「所索必獲，如一切智。」』

「帝釋諸天僉然議曰：『太子弘道普施無蓋，試之以妻觀心如何。』釋化為梵志來之其前，曰：『吾聞子懷以乾坤之仁，普濟群生布施無逆，故來歸情，子妻賢貞德馨遠聞，故來乞匄，儻肯相惠乎？』答曰：『大善！』以右手持水澡梵志手，左手提妻適欲授之。諸天稱壽莫不歎善，天地卒然大動，人鬼靡不驚焉。梵志曰：『止！吾不取也。』答曰：『斯婦豈有惡耶？婦人之惡斯都無有，婦人之禮斯為備首矣。然其父王唯有斯女，盡禮事婿不避塗炭，衣食趣可不求細甘，勤力精健顏華踰輩。卿取吾喜，除患最善。』梵志曰：『婦之賢快誠如子言，敬諾受之。吾以寄子，無以惠人。』又曰：『吾是天帝釋，非世庸人也，故來試子。子尚佛慧影，範難雙矣，今欲何願，恣求必從。』太子曰：『願獲大富，常好布施無貪踰今；令吾父王及國臣民思得相見。』天帝釋曰：『善！』應時不現。

「梵志喜獲其志，行不覺疲，連牽兩兒欲得望使。兒王者之孫，榮樂自由，去其二親為繩所縛，結處皆傷，哀號呼母，鞭而走之。梵志晝寢，二兒迸逃，自沈池中，荷蒻覆上，水蟲編身。寤行尋求，又得兒矣；捶杖縱橫，血流丹地。天神愍念，解縛愈傷，為生甘果，令地柔軟。兄弟摘果，更相授噉，曰：『斯果之甘猶苑中果，斯地柔軟如王邊縕綖矣。』兄弟相扶仰天呼母，涕泣流身。梵志所行，其地岑巖，礫石刺棘，身及足蹠，其瘡毒痛，若覩樹果，或苦且辛，梵志皮骨相連，兩兒肌膚光澤，顏色復故。

「歸到其家，喜笑且云：『吾為爾得奴婢二人，自從所使。』妻覩兒曰：『奴婢不爾，斯兒端正，手足悅澤不任作勞，孚行衒賣，更買所使。』又為妻使，欲之異國。天惑其路，乃之本土。兆民識焉，僉曰：『斯太子兒也！大王孫矣！』哽噎詣門上聞。王呼梵志將兒入宮，宮人巨細靡不噓唏！王呼欲抱，兩兒不就。王曰：『何以？』兒曰：『昔為王孫，今為奴婢。奴婢之賤，緣坐王膝乎？』問梵志曰：『緣得斯兒？』對之如事。曰：『賣兒幾錢？』梵志未答，男孫勦曰：『男直銀錢一千，特牛百頭；女直金錢二千，牸牛二百頭。』王曰：『男長而賤，女幼而貴。其有緣乎？』對曰：『太子既聖且仁，潤齊二儀天下喜附，猶孩依親，斯獲天下之明圖，而見遠逐捐處山澤，虎狼毒蟲與之為隣，食菓衣草，雷雨震人，夫財幣草芥之類耳，坐見迸棄，故知男賤也。黎庶之女，苟以華色處在深宮，臥即縕綖，蓋以寶帳，衣天下之名服，食天下之貢獻，故女貴也。』王曰：『年八孩童，有高士之論，豈況其父乎？』宮人巨細聞其諷諫莫不舉哀。梵志曰：『直銀錢一千，特牛、牸牛各百頭。惠爾者善，不者自已。』王曰：『諾。』即雇如數，梵志退矣。

「王抱兩孫坐之于膝，王曰：『屬不就抱，今來何疾乎？』對曰：『屬是奴婢，今為王孫。』曰：『汝父處山，何食自供？』兩兒俱曰：『薇菜樹果以自給耳。日與禽獸百鳥相娛，亦無愁心。』王遣使者迎焉。使者就道，山中樹木俯仰屈伸，似有跪起之禮，百鳥悲鳴哀音感情。太子曰：『斯者何瑞？』妻臥地曰：『父意解釋，使者來迎，神祇助喜，故興此瑞。』妻自亡兒臥地，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。使者曰：『王逮皇后捐食銜泣，身命日衰，思覩太子。』太子左右顧望，戀慕山中樹木流泉，收淚昇車。

「自使者發，舉國歡喜，治道掃除豫施帳幔，燒香散華伎樂幢蓋，舉國趁蹌，稱壽無量。大子入城頓首謝過，退勞起居。王復以國藏珍寶都付太子，勸令布施。隣國困民歸化首尾，猶眾川之歸海。宿怨都然，拜表稱臣，貢獻相銜。賊寇尚仁，偷賊競施，干戈戢藏，囹圄毀矣。群生永康，十方稱善。積德不休，遂獲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獨步三界為眾聖王矣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吾受諸佛重任誓濟群生，雖嬰極苦，今為無蓋尊矣。太子後終，生兜術天；自天來下，由白淨王生，今吾身是也。父王者，阿難是。妻者，俱夷是。子男羅云是，女者羅漢朱遲母是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。射獵者，優陀耶是。阿周陀者，大迦葉是。賣兒梵志者，調達是。妻者，今調達妻旃遮是。吾宿命來勤苦無數，終不恐懼而違弘誓矣。以布施法為弟子說之，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六度集經卷第二

六度集經卷第三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布施度無極經(此有十一章)

（一五）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昔者有國王號和默，王行仁平，愛民若子，正法治國，民無怨心。其國廣大郡縣甚多，境界熾盛，五穀豐熟，國無災毒，壽八萬歲。和默聖王明令宮中，皇后貴人百官侍者，執綱維臣，教以正法，各理所部。王常慈心愍念眾生，悲其愚惑狂悖自墜，尋存道原喜無不加，哀護眾生如天帝釋，殺、盜、淫泆、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嫉妒、恚、癡，如此之凶無餘在心。孝順父母敬愛九親，尋追賢者尊戴聖人，信佛、信法、信沙門言，信善有福為惡有殃，以斯忠政十善明法自身執行。重勑后妃下逮賤妾，皆令尊奉相率為善，布告四鎮臣民巨細，皆令帶誦心執修行。
「國有貧者，不任窮困，失計行盜，財主得之，將以啟聞。王曰：『爾盜乎？』盜者曰：『實盜。』王曰：『爾何緣盜乎？』盜者曰：『實貧困無以自活，違聖明法蹈火行盜。』王悵愍之，嘉其至誠，恧然內愧，長歎而云：『民之飢者即吾餓之，民之寒者即吾裸之。』重曰：『吾勢能令國無貧者，民之苦樂在我而已。』即大赦其國，出藏珍寶布施困乏，飢渴之人即飲食之，寒者衣之，病者給藥，田園舍宅、金銀珠璣、車馬牛錢恣意所索，飛鳥走獸都及眾蟲，五穀蓏草亦從所好。
「自王布施之後，國豐民富相率以道，民無殺者，盜人財物、婬人婦女、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、嫉妬、恚、癡，兇愚之心，寂而消滅，皆信佛、信法、信沙門，信為善有福、作惡有殃。舉國和樂，鞭杖不行，仇敵稱臣，戰器朽于藏，牢獄無繫囚，人民稱善，我生遇哉。天龍鬼神無不助喜，祐護其國，毒害消竭，五穀豐熟，家有餘財，王內獨喜，即得五福：一者長壽，二者顏華日更好色，三者德勳八方上下，四者無病氣力日增，五者四境安隱心常歡喜。
「王後壽終，如強健人，飽食快臥，忽然上生忉利天上。其國人民奉王十戒，無入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中者，壽終魂靈皆得上天。」
佛告諸沙門：「時和默王者，吾身是也。」
諸沙門聞經皆大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
（一六）佛說四姓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四姓家遭宿命殃，貧窶尤困，草衣草席，菜糜自供；雖為極困，足不蹈無道之宅，手不執無道之惠，志行清淨，眾邪不能染其心。朝稟暮講，經戒不釋於口，世尊所歎，眾智所敬，雖衣食不供於身口，奉養聖眾，隨家所有菜糜草席，不忽一日。諸沙門曰：「四姓貧困，常有飢色，吾等不可受彼常食。經說沙門一心守真，戒具行高，志如天金，不珍財色唯經是寶，絕滅六飢故誓除饉，何恥分衛而不行乎？」共詣佛所，本末陳之。世尊默然。
後日四姓身詣精舍，稽首畢一面坐。佛念諸沙門前所啟事，問四姓曰：「寧日慈施供養比丘不？」
對曰：「唯然。舉門日供，但恨居貧，菜糜草席，枉屈聖賢以為默默。」
眾祐曰：「布施之行，惟在四意，慈心向彼，悲心追愍，喜彼成度，護濟眾生。雖施微薄，其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為常，所願自然，眼色、耳聽、鼻香、口味，身服上衣，心皆欣懌，不懼乏無也。若施薆薄，心又不悅，後得其福，福中之薄。官位七寶，得不足榮；處在薄中，心又慳儉不敢衣食，惴惴恰恰未嘗歡喜，腹飢身寒有似乞人，徒生徒死，無善以自祐也。若施以好，心不懇誠，憍慠自恃，身不供恪，綺求華名，欲遠揚己。後有少財，世人空稱，以為巨億；內懼劫奪，衣常薆薄，食未嘗甘，亦為空生空死。比丘未嘗履其門，遠離三尊，恒近惡道。惠以好物，四等敬奉，手自斟酌，存意三尊，誓令眾生逢佛昇天，苦毒消滅，後世所生願無不得，值佛生天必如志願也。」(此章，別本在《薩和檀王經》後)

（一七）

昔有梵志，名曰維藍，榮尊位高，為飛行皇帝，財難籌算，體好布施：名女上色，服飾光世，以施與人；金鉢盛銀粟，銀鉢盛金粟，澡甕盥槃四寶交錯；金銀食鼎，中有百味；秦水名牛皆以黃金韜衣，其角一牛者日出四升湩；皆從犢子，織成寶服，明珠綻綴；床榻幃帳，寶絡光目；名象良馬，金銀鞍勒，絡以眾寶；諸車華蓋，虎皮為座，彫文刻鏤無好不有。自名女以下至于寶車，事事各有千八十四枚，以施與人。維藍慈惠，八方上下天龍善神無不助喜。
「如維藍惠，以濟凡庶，畢其壽命無日疲懈，不如一日飯一清信具戒之女，其福倍彼不可籌算。又為前施并清信女百，不如清信具戒

男一飯。具戒男百，不如具戒女除饉一飯。女除饉百，不如高行沙彌一人飯。沙彌百，不如沙門一人，具戒行者，心無穢濁內外清潔。凡人猶瓦石，具戒高行者，若明月珠也；瓦石滿四天下，猶不如真珠一矣。

「又如維藍布施之多，逮于具戒眾多之施，不如飯溝港一。溝港百，不如頻來一。頻來百，不如不還一。不還百，不如飯應真一人。

「又如維藍前施及飯諸賢聖，不如孝事其親。孝者盡其心無外私。百世孝親，不如飯一辟支佛。辟支佛百。不如飯一佛。佛百，不如立一剎、守三自歸，歸佛歸法歸比丘僧。盡仁不殺，守清不盜，執貞不犯他妻，奉信不欺，孝順不醉，持五戒，月六齋，其福巍巍，勝維藍布施萬種名物，及飯賢聖，甚為難算矣。

「持戒不如等心慈育眾生，其福無盡也。雖為菜糜草席，執三自歸，懷四等心，具持五戒，山海可秤量，斯福難籌算也。」

佛告四姓：「欲知維藍者，我身是。」

四姓聞經，心大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（一八）

「昔者菩薩身為鹿王，厥體高大，身毛五色，蹄角奇雅，眾鹿伏從數千為群。國王出獵，群鹿分散，投巖墮坑，盪樹貫棘，摧破死傷所殺不少。鹿王覩之，哽噎曰：『吾為眾長，宜當明慮擇地而遊，苟為美草而翔於斯，凋殘群小，罪在我也。』徑自入國，國人覩之，僉曰：『吾王有至仁之德，神鹿來翔。』以為國瑞，莫敢干之。乃到殿前，跪而云曰：『小畜貪生，寄命國界。卒逢獵者，蟲類奔迸，或生相失，或死狼籍。天仁愛物，實為可哀。願自相選，日供太官，乞知其數，不敢欺王。』王甚奇曰：『太官所用日不過一，不知汝等傷死甚多。若實如云，吾誓不獵。』

「鹿王退還，悉命群鹿，具以斯意示其禍福。群鹿伏聽，自相差次。應先行者每當就死，過辭其王，王為泣涕，誨喻之曰：『覩世皆死，孰有免之？尋路念佛，仁教慈心，向彼人王慎無怨矣！』日日若茲。中有應行者而身重胎，曰：『死不敢避，乞須殃娠。』更取其次，欲以代之。其次頓首泣涕而曰：『必當就死。尚有一日一夜之生、斯須之命，時至不恨。』

「鹿王不忍枉其生命，明日遁眾，身詣太官。廚人識之，即以上聞。王問其故，辭答如上。王愴然為之流淚曰：『豈有畜獸懷天地之仁殺身濟眾，履古人弘慈之行哉！吾為人君，日殺眾生之命，肥

澤已體。吾好兇虐，尚豺狼之行乎？獸為斯仁，有奉天之德矣。』王遣鹿去還其本居，勅一國界：『若有犯鹿者與人同罰。』
「自斯之後，王及群寮率化，黎民遵仁不殺，潤逮草木，國遂太平。菩薩世世危命濟物，功成德隆，遂為尊雄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鹿王者，是吾身也。國王者，舍利弗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一九）

「昔者菩薩身為鵠鳥，生子有三。時，國大旱，無以食之，裂腋下肉以濟其命。三子疑曰：『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，得無吾母以身肉飡吾等乎？』三子愴然有悲傷之情。又曰：『寧殞吾命，不損母體也。』於是閉口不食。母覩不食而更索焉。天神歎曰：『母慈惠難喻，子孝希有也。』諸天祐之，願即從心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鵠母者，吾身是也。三子者，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難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(此章，別本在〈維藍章〉後)

（二〇）

「昔者菩薩為孔雀王，從妻五百，委其舊匹，欲青雀妻。青雀唯食甘露好菓，孔雀為妻日行取之。其國王夫人有疾，夢覩孔雀，云其肉可為藥。寤以啟聞，王命獵士疾行索之。夫人曰：『誰能得之，娉以季女，賜金百斤。』
「國之獵士分布行索，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，即以蜜麨每處塗樹，孔雀輒取以供其妻。射師以麨塗身尸踞，孔雀取麨，人應獲焉。孔雀曰：『子之勤身，必為利也。吾示子金山，可為無盡之寶，子原吾命矣。』人曰：『大王賜吾金百斤，妻以季女；豈信汝言乎？』即以獻王。
「孔雀曰：『大王懷仁，潤無不周，願納微言，乞得少水，吾以慈呪，服之疾即愈矣；若其無效，受罪不晚。』王順其意，夫人服之，眾疾皆愈，華色煒曄，宮人皆然。舉國歎王弘慈，全孔雀之命，獲延一國之壽。雀曰：『願得投身于彼大湖，并呪其水，率土黎民，眾疾可愈。若有疑望，願以杖捶吾足。』王曰：『可。』雀即呪之。國人飲水，聾聽盲視，瘖語[病-丙+區]申，眾疾皆然。
「夫人疾除，國人竝得無病，無有害孔雀之心。雀具知之，向王陳曰：『受王生潤之恩，吾報濟一國之命。』報畢乞退，王曰：『可。』雀即翔飛昇樹重曰：『天下有三癡。』王曰：『何謂三？』『一者吾癡，二者獵士癡，三者大王癡。』王曰：『願釋

之。』雀曰：『諸佛重戒以色為火，燒身危命之由也。吾捨五百供養之妻，而貪青雀，索食供之有如僕使，為獵網所得，殆危身命。斯吾癡也。獵士癡者，吾至誠之言，捨一山之金，棄無窮之寶，信夫人邪偽之欺，望季女之妻，覩世狂愚皆斯類矣。捐佛至誠之戒，信鬼魅之欺，酒樂婬亂，或致破門之禍，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，思還為人，猶無羽之鳥欲飛昇天，豈不難哉？婬婦之妖喻彼魅魅，亡國危身靡不由之，而愚夫尊之；萬言無一誠也，而射師信之。斯謂獵者愚矣。王得天醫除一國疾，諸毒都滅，顏如盛華，巨細欣賴而王放之。斯謂王愚矣。』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孔雀王自是之後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，慈心布施，愈眾生病。孔雀王者，吾身是。國王者。舍利弗是。獵士者，調達是。夫人者。調達妻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二一）

「昔者梵志，年百二十，執貞不娶婬泆窈盡，靖處山澤不樂世榮，以茅草為廬、蓬蒿為席，泉水山果趣以支命，志弘行高，天下歎德。王娉為相，志道不仕，處于山澤數十餘載，仁逮眾生禽獸附恃。時，有四獸，狐、獺、猴、兔，斯四獸曰：『供養道士，靖心聽經。』積年之久，山菓都盡，道士欲徙尋果所盛。四獸憂曰：『雖有一國榮華之士，猶濁水滿海，不如甘露之斗升也。道士去者，不聞聖典，吾為衰乎！各隨所宜求索飲食，以供道士，請留此山，庶聞大法。』僉然曰：『可。』獼猴索果，狐化為人，得一囊麨，獺得大魚，各曰：『可供一月之粮。』兔深自惟：『吾當以何供道士乎？』曰：『夫生有死，身為朽器，猶當棄捐；食凡夫萬，不如道士一。』即行取樵然之為炭，向道士曰：『吾身雖小，可供一日之粮。』言畢即自投火，火為不然。道士覩之，感其若斯，諸佛歎德，天神慈育。道士遂留，日說妙經，四獸稟誨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梵志者，錠光佛是也。兔者，吾身是也。獼猴者，秋鷺子是也。狐者，阿難是也。獺者，目連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二二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理家，積寶齊國，常好濟貧惠逮眾生，受一切歸猶海含流。時，有友子，以泆蕩之行，家賄消盡。理家愍焉，教之曰：『治生以道，福利無盡。』以金千兩給子為本。對曰：『敬諾。不敢違明誨。』即以行賈。性邪行嬖，好事鬼妖，婬蕩酒樂，

財盡復窮。如斯五行[歹*斯] 盡其財，窮還守之。時，理家門外糞上有死鼠，理家示之曰：『夫聰明之善士者，可以彼死鼠治生成居也。有金千兩而窮困乎？今復以金千兩給汝。』

「時有乞兒，遙聞斯誨愴然而感，進猶乞食，還取鼠去，循彼妙教，具乞諸味，調和炙之，賣得兩錢；轉以販菜，致有百餘。以微致著，遂成富姓。閑居憶曰：『吾本乞兒，緣致斯賄乎！』寤曰：『由賢理家訓彼兒頑，吾致斯寶。受恩不報，謂之背明。』作一銀案，又為金鼠，以眾名珍滿其腹內，羅著案上。又以眾寶瓔珞其邊，具以眾甘，禮彼理家，陳其所以：『今答天潤。』理家曰：『賢哉，丈夫！可為教訓矣。』即以女妻之，居處眾諸都以付焉，曰：『汝為吾後，當奉佛三寶，以四等心救濟眾生。』對曰：『必修佛教矣。』後為理家之嗣，一國稱孝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理家者，吾身是也。彼蕩子者，調達是。以鼠致富者，槃特比丘是。調達懷吾六億品經，言順行逆，死入太山地獄。槃特比丘，懷吾一句，乃致度世。夫有言無行，猶膏以明自賊，斯小人之智也。言行相扶，明猶日月，含懷眾生成濟萬物，斯大人之明也。行者是地，萬物所由生矣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二三）

「昔有獨母為理家賃，守視田園。主人有徨，餉過食時。時至欲食，沙門從乞。心存斯人，絕欲棄邪厥行清真。『濟四海餓人不如少惠淨戒真賢者。』以所食分盡著鉢中，蓮華一枚著上貢焉！道人現神足放光明，母喜歎曰：『真所謂神聖者乎！願我後生百子若茲。』母終神遷，應為梵志嗣矣。其靈集梵志小便之處，鹿舐小便即感之生。時滿生女，梵志育焉。年有十餘，光儀庠步，守居護火。女與鹿戲，不覺火滅。父還恚之，令行索火。女至人聚，一躇步處一蓮華生。火主曰：『爾遶吾居三匝，以火與爾。』女即順命，華生陸地圍屋三重；行者住足，靡不雅奇。

「斯須宣聲聞其國王，王命工相相其貴賤。師曰：『必有聖嗣，傳祚無窮。』王命賢臣娉迎禮備，容華奕奕，宮人莫如。懷妊時滿，生卵百枚。后妃逮妾靡不嫉焉，豫刻芭蕉為鬼形像，臨產以髮被覆其面，惡露塗芭蕉，以之示王。眾妖弊明，王惑信矣。群邪以壺盛卵，密覆其口，投江流矣。

「天帝釋下，以印封口，諸天翼衛，順流停止，猶柱植地。下流之國，其王於臺遙覩水中有壺流下，煒輝光耀似有乾靈，取之觀焉。覩帝印文，發得百卵，令百婦人懷育溫煖。時滿體成，產為百男。生有上聖之智，不啟而自明，顏景跨世，相好希有，力幹勢援，兼

人百倍，言音之響有若師子之吼。王即具白象百頭，七寶鞍勒，以供聖嗣，令征隣國；四鄰降伏，咸稱臣妾。
「又伐所生之國，國人巨細靡不悚慄。王曰：『孰有能却斯敵者乎？』夫人曰：『大王無懼，視敵所由，攻城何方？臨之興觀，為王降之。』王即視敵所由而立觀矣。母登觀，揚聲曰：『夫逆之大，其有三矣。不遠群邪招二世咎，斯一也。生不識親而逆孝行，斯二也。恃勢殺親毒向三尊，斯三也。懷斯三逆，其惡無蓋。爾等張口，信現于今。』母捉其乳，天令湩射遍百子口。精誠之感，飲乳情哀，僉然俱曰：『斯則吾親。』泣涕交頸，叉手步進，叩頭悔過。親嗣始會，靡不哀慟。二國和睦，情過伯叔。異方欣然靡不稱善。
「諸子覩世無常如幻，辭親學道，遠世穢垢。九十九子皆得緣一覺。一子理國，父王崩，為王。大赦眾罪，壞牢獄、裂池塞，免奴使，慰孝悌、養孤獨，開帑藏大布施，隨民之願給。以十善為國法，人人帶誦，家有孝子。興立塔寺，供養沙門，誦經論道口無四惡，諸毒歇盡，壽命益長。天帝養護，猶親育子。」
佛告諸沙門：「留為王者，吾身是也。父王者，今白淨王是。母者，舍妙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二四）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梵志，經學明達，國人師焉。弟子五百，皆有儒德，體好布施，猶自護身。時世有佛，號唎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尊、最正覺，將導三界還神本無。菩薩覩佛，欣然自歸，請佛及僧七日留家，以禮供養。梵志弟子各諍所主。一人年稚師使之行，還請事作。師曰：『有事無作者，爾攝之焉。』童子對曰：『唯燈無主者也。』師曰：『善哉。』弟子以[土*瓦]盛麻油膏，淨自洗浴，白氈纏頭，自手然之。
「天人龍鬼覩其猛力，靡不拊手驚愕，而歎：『世未曾有，斯必為佛矣。』佛嘉之焉，令明徹夜而頭不損，心定在經霍然無想，七日若茲都無懈倦念矣。佛則授決：『却無數劫汝當為佛，號曰錠光。項中肩上各有光明，教授拯濟，眾生獲度其為無量。』天人鬼龍，聞當為佛，靡不嘉豫稽首拜賀。
「梵志念曰：『彼其得佛，吾必得也，須當受決。』而佛去焉。前稽首曰：『今設微供誠吾盡心，願授吾決。』佛告梵志：『童子作佛之時，當授爾決。』梵志聞當得佛，喜忘有身，自斯之後，遂大布施，飢食寒衣，病給醫藥，蜎飛蚑行蠕動之類，隨其所食以時濟之。八方諸國，稱為仁父也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童子者，錠光佛是。梵志者，吾身是也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二五）

「昔者菩薩，為大理家，積財巨億，常奉三尊，慈向眾生。觀市覩鼈，心悼之焉，問價貴賤。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、尚濟眾生，財富難數，貴賤無違，答曰：『百萬，能取者善，不者吾當烹之。』菩薩答曰：『大善！』即雇如直，持鼈歸家，澡護其傷，臨水放之。覩其遊去，悲喜誓曰：『太山餓鬼眾生之類，世主牢獄早獲免難，身安命全如爾今也。』稽首十方，叉手願曰：『眾生擾擾，其苦無量，吾當為天為地，為旱作潤，為漂作筏，飢食渴漿，寒衣熱涼，為病作醫，為冥作光；若有濁世顛倒之時，吾當於中作佛度彼眾生矣。』十方諸佛皆善其誓，讚曰：『善哉！必獲爾志。』

「鼈後夜來齕其門，怪門有聲，使出覩鼈，還如事云。菩薩視之，鼈人語曰：『吾受重潤，身體獲全，無以答潤。蟲水居物知水盈虛，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。願速嚴舟，臨時相迎。』答曰：『大善！』明晨詣門，如事啟王。王以菩薩宿有善名，信用其言：『遷下處高。』時至鼈來曰：『洪水至，可速下載，尋吾所之，可獲無患。』船尋其後，有蛇趣船，菩薩曰：『取之。』鼈云：『大善！』又覩漂狐，曰：『取之。』鼈亦云：『善。』又覩漂人搏頰呼天，哀濟吾命，曰：『取之。』鼈曰：『慎無取也，凡人心偽，尠有終信，背恩追勢，好為兇逆。』菩薩曰：『蟲類爾濟，人類吾賤，豈是仁哉？吾不忍也。』於是取之。鼈曰：『悔哉！』遂之豐土。鼈辭曰：『恩畢請退。』答曰：『吾獲如來、無所著、至真、正覺者，必當相度。』鼈曰：『大善！』鼈退，蛇狐各去。

「狐以穴為居，獲古人伏藏紫磨名金百斤，喜曰：『當以報彼恩矣。』馳還曰：『小蟲受潤，獲濟微命。蟲穴居之物，求穴以自安，獲金百斤，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盜。吾精誠之所致，願以貢賢。』菩薩深惟：『不取徒捐，無益於貧民；取以布施，眾生獲濟，不亦善乎！』尋而取之。漂人覩焉，曰：『分吾半矣。』菩薩即以十斤惠之。漂人曰：『爾掘塚劫金，罪福應柰何？不半分之，吾必告有司。』答曰：『貧民困乏，吾欲等施；爾欲專之，不亦偏乎？』漂人遂告有司，菩薩見拘，無所告訴，唯歸命三尊，悔過自責，慈願：『眾生早離八難，莫有怨結如吾今也。』

「蛇狐會曰：『柰斯事何？』蛇曰：『吾將濟之。』遂銜良藥開關入獄。見菩薩狀，顏色有損，愴而心悲，謂菩薩言：『以藥自隨，吾將齕太子，其毒尤甚，莫能濟者。賢者以藥自聞，傅則愈矣。』

菩薩默然。蛇如所云，太子命將殞，王令曰：『有能濟茲，封之相國，吾與參治。』菩薩上聞，傅之即愈。王喜問所由，囚人本末自陳。王悵然自咎曰：『吾闇甚哉！』即誅漂人，大赦其國，封為國相，執手入宮，並坐而曰：『賢者說何書？懷何道？而為二儀之仁，惠逮眾生乎？』對曰：『說佛經，懷佛道也。』王曰：『佛有要決？』曰：『有之。佛說四非常，在之者，眾禍殄，景祐昌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願獲其實。』曰：『乾坤終訖之時，七日竝列巨海都索，天地炯然，須彌崩壞，天人鬼龍、眾生身命，霍然燋盡。前盛今衰，所謂非常矣。明士守無常之念，曰天地尚然，官爵國土，焉得久存？得斯念者，乃有普慈之志矣。』王曰：『天地尚然，豈況國土？佛說非常，我心信哉。』

「理家又曰：『苦之尤苦者，王宜知之。』王曰：『願聞明誡。』曰：『眾生識靈微妙難知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弘也天下，高也無蓋，汪洋無表，輪轉無際。然飢渴于六欲，猶海不足于眾流，以斯數更太山燒煮諸毒眾苦；或為餓鬼，洋銅沃口役作太山；或為畜生，屠割剝裂，死輒更刃，苦痛無量。若獲為人，處胎十月，臨生急笮，猶索絞身，墮地之痛猶高隕下，為風所吹若火燒己，溫湯洗之甚沸銅自沃，手蒸摩身猶刃自剝，如斯諸痛甚苦難陳。年長之後，諸根竝熟，首白齒隕，內外虛耗，存之心悲，轉成重病，四大欲離，節節皆痛，坐臥須人，醫來加惱。命將欲終，諸風竝興，截筋碎骨，孔竅都塞。息絕神逝，尋行所之。若其昇天，天亦有貧富貴賤，延算之壽，福盡罪來，下入太山、餓鬼、畜生，斯謂之苦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佛說苦要，我心信哉！』

「理家又曰：『夫有必空，猶若兩木相鑽生火，火還燒木，火木俱盡，二事皆空。往古先王宮殿臣民，今者磨滅不覩所之，斯亦空也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佛說空要，我心信哉！』

「理家又曰：『夫身地水火風矣，強為地，軟為水，熱為火，息為風。命盡神去，四大各離，無能保全，故云非身矣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佛說非身，吾心信哉！身且不保，豈況國土乎？痛夫我先王，不聞無上正真、最正覺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矣。』

「理家曰：『天地無常，誰能保國者乎？胡不空藏，布施貧飢之人乎？』王曰：『善哉！明師之教快哉！』即空諸藏而布施貧乏，鰥寡孤兒令之為親為子，民服炫煌，貧富齊同，舉國欣欣，含笑且行，仰天歎曰：『菩薩神化乃至於茲乎？』四方歎德，遂致太平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理家者，是吾身也。國王者，彌勒是。鼈者，阿難是。狐者，鵄鷺子是。蛇者，目連是。漂人者，調達是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」

（二六）

「昔者菩薩為沙門行，恒處山林，慈心悲愍，眾生長苦輪轉三界，何以濟之？靖心思惟，索道弘原，當以拯眾。而衣有虱，身痒心擾，道志不立，手探尋之即獲虱矣。中心愴然，求以安之。正有獸骨，徐以置中矣。虱得七日之食，盡乃捨邁。展轉生死，菩薩得佛，經緯教化。」時，天大雪絕行路人，國有理家請佛并數千比丘，供養七日。厥心肅穆，宗室僉然，而雪未晞。佛告阿難：「勅諸沙門皆還精舍。」阿難言：「主人恭肅，厥心未墮，雪盛未息，分衛無處。」世尊曰：「主人意訖，不復供惠也。」佛即引邁，沙門翼從還于精舍。

明日世尊告阿難：「汝從主人分衛。」阿難奉教而行，造主人門。門人覩之，無問其所以也。有頃迴還，稽首長跪，如事啟焉。又質其原，「彼意無恒，何其疾乎？」佛即為具說如上。又曰：「阿難！吾以慈心濟虱微命，惠之朽骨七日之食，今獲供養盡世上獻。宿命施恩，恩齊七日，故其意止，不復如前也，豈況慈心向佛逮沙門眾？持戒清淨無欲高行，內端己心，表以慈化，恭惠高行比丘一人，踰施凡庶累劫盡情也。所以然者？比丘擁懷佛經，有戒、有定、有慧、解脫、度知見種，以斯五德慈導眾生，令遠三界萬苦之禍矣。」

阿難曰：「遇哉斯理家！面獲慈養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并諸沙門，或有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真，或有開士，建大弘慈將導眾生者乎！斯福難量，其若海矣；難稱，其猶地也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阿難！真如所云。佛時難遇，經法難聞，比丘僧難得供養，如漚曇華時一有耳。」

佛說如是，比丘歡喜，稽首承行。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。

六度集經卷第三

六度集經卷第四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戒度無極章第二(此有十五章)

「戒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狂愚兇虐好殘生命，貪餘盜竊，婬姝穢濁，兩舌，惡罵，妄言，綺語，嫉、恚、癡心。危親戮聖，謗佛亂賢，取宗廟物，懷兇逆，毀三尊，如斯元惡，寧就脯割，葅醢市朝，終而不為；信佛三寶，四恩普濟矣。」

（二七）

「昔者菩薩為清信士，所處之國其王行真，勸導臣民令知三尊，執戒奉齋者捐賦除役；黎庶巨細見王尚賢，多偽善而潛行邪。王以佛戒觀察民操，有外善內穢，違佛清化，即權令而勅曰：『敢有奉佛道者罪至棄市。』訛善之徒靡不釋真，恣心從其本邪。菩薩年耆，懷正真弘影之明，聞令驚曰：『釋真從邪獲為帝王，壽齊二儀富貴無外，六樂由心，吾終不為也。雖一飡之命，得覩三尊至真之化，吾欣奉之。懷俗記籍萬億之卷，身處天宮極天之壽，而闇於三尊，不聞佛經，吾不願也。稟佛之言，即有戮死之患，吾甘心焉。經云：「眾生自投三塗，獲人道難，處中國難，六情完具難，生有道國難，與菩薩親難，覩經信之難，貫奧解微難，值高行沙門清心供養難，值佛受決難。」吾宿功著，今覩佛經、獲奉三寶，若值無道葅醢之酷、湯火之戾，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。』
「王命有司廉察違命者，戮之市朝，廉人見菩薩志固不轉，奉事三尊至意不虧，即執之以聞。王曰：『戮之於市。』陰使人尋聽察其云。菩薩就死，誡其子曰：『乾坤始興有人之來，眾生處世，以六情亂行甚於狂醉，勘覩三尊，導清明化也。爾幸知法，慎無釋之。夫捨佛法之行，而為鬼妖之偽者，國喪必矣。吾寧捨身，不去真也。王今悖誤，爾無從焉。』廉者以聞。王知行真，即欣而請之，執手昇殿曰：『卿真可謂佛弟子者矣。』拜為國相，委任治政，捨佛清化之疇者，復其賦役，於是國境莫尚為善。」佛告諸沙門：「時國王者，彌勒是也。清信士者。吾身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二八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象王，其心弘遠，照知有佛、有法、有比丘僧，常三自歸，每以普慈拯濟眾生，誓願得佛當度一切。從五百象，時有兩妻。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，厥色甚妙，以惠嫡妻。嫡妻得華，欣懌曰：『氷寒尤甚，何緣有斯華乎？』小妻貪嫉，恚而誓曰：『會以重毒鴆殺汝矣。』結氣而殞。

「魂靈感化為四姓女，顏華絕人，智意流通，博識古今，仰觀天文，明時盛衰。王聞若茲，娉為夫人。至即陳治國之政，義合忠臣，王悅而敬之，每言輒從。夫人曰：『吾夢覩六牙之象，心欲其牙以為珮几。王不致之，吾即死矣。』王曰：『無妖言也，人聞笑爾。』夫人言：『相屬心生憂結。』王請議臣四人，自云己夢，曰：『古今有斯象乎？』一臣對曰：『無有之也。』一臣曰：『王不夢也。』一臣曰：『嘗聞有之，所在彌遠。』一臣曰：『若能致之，帝釋今翔於茲矣。』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。南方師曰：『吾亡父常云：「有之。然遠難致。」』臣上聞云：『斯人知之。』王即現之。夫人曰：『汝直南行三千里，得山入山，行二日許，即至象所在也。道邊作坑，除爾鬚髮著沙門服，於坑中射之。截取其牙，將二牙來。』

「師如命行，之象遊處，先射象，著法服持鉢，於坑中止住。象王見沙門，即低頭言：『和南道士！將以何事賊吾軀命？』曰：『欲得汝牙。』象曰：『吾痛難忍，疾取牙去，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。志念惡者死入太山、餓鬼、畜生道中。夫懷忍行慈，惡來善往，菩薩之上行也，正使俎骨脯肉，終不違斯行也。修斯行者，死輒上天，疾得滅度矣。』人即截牙，象曰：『道士當却行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。』象適人去遠，其痛難忍，躃地大呼，奄忽而死，即生天上。群象四來，咸曰：『何人殺吾王者？』行索不得，還守王哀號。

「師以牙還。王覩象牙心即慟怖，夫人以牙著手中，適欲視之，雷電霹靂椎之吐血，死入地獄。」

佛告諸沙門：「爾時象王者，我身是也。大婦者，求夷是。獵者，調達是。小夫人者，好首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二九）

「昔者菩薩，為鸚鵡王，常奉佛教，歸命三尊。時當死，死不犯十惡，慈心教化，六度為首。爾時，國王好食鸚鵡，獵士競索，覩鸚鵡群，以網收之，盡獲其眾，貢于太官。宰夫收焉，肥即烹之為肴。鸚鵡王深惟，眾生擾擾赴獄喪身，迴流三界靡不由食。告從者曰：『除貪捐食，體疵小苦，命可冀矣。愚者饕餮，心無遠慮，猶

若慳子貪刀刃之尠蜜，不知有截舌之患。吾今裁食，爾等則焉。』鸚鵡王日瘦，由其籠目勢踊得出，立籠上曰：『夫貪惡之大，無欲善之，景矣。』重曰：『諸佛以貪為獄為網、為毒為刃，爾等損食可如余焉。』菩薩自斯，若為凡人，麤食供命，弊衣蓋形，以貪戒心，無日不存。福為帝王，輒以佛智觀國之累，福高弘多，其為難算矣。非常無牢，唯苦無樂，夫有輒滅，身為偽幻，難保猶卵，難養若狼。有眼覩焉，靡不寒慄。菩薩世世以戒為行，遂成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，為天人師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鸚鵡王者，吾身是也。人王者，調達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〇）

「昔者菩薩，為王太子，名曰法施，內清外淨，常以履邪之禍自戒其心，尊聖孝親，慈濟眾生。太子朝覲，輒須相國，進退如禮未嘗失儀。王之幸妾，內懷邪淫，出援太子，太子力爭而獲免焉，拍相首曰：『去矣。』其冠隕地，相首無髮，內妾笑之，恥而懷忿。妾向王泣曰：『妾雖微賤猶是王妻，太子不遜，有欲于妾。』王曰：『太子履操，非佛志不念，非佛教不言，非佛道不行，八方歎德，諸國莫如，其豈有非乎？』讒言緻數，以惑王心。王曰：『骨肉相殘謂之亂賊，吾不為也。』拜為邊王，去國八千里，曰：『爾鎮境外，則天行仁，無殘民命，無苟貪困黎庶，尊老若親，愛民若子，慎修佛戒守道以死。世多奸偽，齒印之教，爾乃信矣。』太子稽首泣涕曰：『不敢替尊誨。』即就錄土，五戒十德，慈化國民，處位一年，遠民慕潤，歸化雲集，增戶萬餘，以狀上聞，歎王德潤遠照使然。

「王逮后妃，喜而歎之。妾殊懷怨，與相為奸，謀除太子，伺王臥出，以蠟抑印，詐為書：『爾有慢上之罪，不忍面誅，書到疾脫眼童子，付使還國。』使往至，群臣僉曰：『斯妖亂之使，非自大王也。』太子曰：『大王前齒，今者信現。愛身違親，謂之大逆矣。』即與群臣相樂三日，遍行國界，賙窮濟乏，以佛影模，慈心訓民。募能脫眼者，賣芻兒即為出眼，以付使者。函之馳還本土，相國以付嬖妾，嬖妾懸著床前，罵曰：『不從吾欲，鑿眼快乎？』「大王夢蚍蜂螫太子目，寤即哽噎，曰：『吾子將有異乎？』嬖妾曰：『王存之至，聊有斯夢，必無異也。』太子以琴樂索食濟命，展轉諸國至妃父王之國。王有妙琴，呼而聽之。其音咨嗟已先王之德，未為孤兒無親之哀音。其妃解音，哽噎曰：『吾君子窮哉！』

王曰：『何謂？』妃具陳之，辭親曰：『斯自妾命，女二其姓非貞也。』請翼從至孝之君子。二親舉哀，妃將太子還其本國。
「王聞有妙琴者，呼而作之。形容憔悴，唯識其聲。王曰：『汝是吾子法施者乎！』太子伏地哽噎。王后宮人，舉國巨細莫不哀慟。妃本末陳之。王曰：『嗚呼女人不仁，猶粳飯之糅毒。佛教遠之，不亦宜乎！』即收相國及嬖妾，以棘笞之，煬膠涕其瘡中，燻即裂之，為坑生埋矣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太子宿命嘗賣白珠，彼妾時為富姓女，乘車行路，相國時為御者。呼賣珠童，曰：『視汝珠來。』持珠而不買，婬視言調。童子恚曰：『不還吾珠而為婬視，吾鑿汝目。』女及御者，俱曰：『棘笞膠涕裂肉生埋汝可乎？』夫善惡已施，禍福自隨，猶影之繫形，惡熟罪成，如響之應聲。為惡欲其無殃，猶下種令不生矣。菩薩受佛淨戒，寧脫眼而死，不犯淫生也。爾時，太子法施者，我身是也。相國者，調達是。嬖妾者，調達妻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一）

「昔者菩薩，兄弟三人，遭世枯旱，黎民相噉，俱行索食，以濟微命。經歷山嶮乏食有日，兩兄各云：『以婦濟命可乎！』大兄先殺其妻，分為五分；小弟仁惻，哀而不食。中兄復殺，弟殊哽噎。兩兄欲殺弟妻，弟曰：『殺彼全己，非佛仁道，吾不為也。』將妻入山採果自供。處山歷年，山中有一跛人，婦與私通，謀殺其婿。詭曰：『妾義當勞養，而君為之，明日翼從，願俱歷苦。』曰：『山甚險阻，爾無行也。』三辭不從，遂便俱行。婦覩山高谷深，排墮落之。水邊有神，神接令安。婦喜得所，還跛共居。
「婿尋水行，覩商人焉，本末自陳。商人愍之，載至豐國。其國王崩，又無太子，群臣相讓，適無立者。令梵志占，『行路之人有應相者，立之為王。』梵志覩菩薩，即曰：『善哉！斯有道之君，可為兆民天仁之覆矣！』群僚黎庶，揮淚歎善，莫不稱壽。奉載入宮，授以帝位，即以四等養民，眾邪之術，都廢之矣；授以五戒，宣布十善，率土持戒。於是天帝祐護其國，鬼妖奔迸，毒氣消歇，穀菓豐熟，隣國化正，仇憾更親，襁負雲集。
「婦嬰其跛墮，入國乞匄，陳昔將婿避世之難。今來歸仁。國人巨細莫不雅奇，僉曰：『賢婦可書矣。』夫人曰：『可重賜也。』王即見婦，問曰：『識天子不？』婦怖叩頭。王為宮人本末陳之，執正臣曰：『斯可戮矣。』王曰：『諸佛以仁為三界上寶，吾寧殞軀命，不去仁道也。』夫人使人驅之出國，掃其足迹。」

佛告鵄鷺子：「王者，吾身是。跛人者，調達是。婦者，好首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二）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凡夫，博學佛經，深解罪福，眾道醫術，禽獸鳴啼，靡不具照。覩世憒濁，隱而不仕，尊尚佛戒唯正是從。處貧窮困，為商賃擔。過水邊飯，群烏眾噪，商人心懼，森然毛豎，菩薩笑之。飯已即去，還其本土，雇其賃直曰：『烏鳴爾笑，將有以乎！』答曰：『烏云：「彼有白珠，其價甚重。汝殺取其珠，吾欲食其肉。」故笑之耳。』曰：『爾不殺為乎？』答曰：『夫不覩佛經者，為滔天之惡，而謂之無殃，斯為自欺矣。吾覩無上正真之典籍，觀菩薩之清仁，蜎飛蚑行蠕動之類，愛而不殺，草芥非己有即不取。夫好殺者不仁，好取者不清，吾前世為好取之穢，今獲其殃，處困陋之貧，為子賃客；今又犯之，種無量之罪，非佛弟子矣。吾寧守道貧賤而死，不為無道富貴而生也。』貨主曰：『善哉！唯佛教真。』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三）

「昔者菩薩，處世貧困，為商人賃，入海採利。船住不行，商人巨細靡不恐懼，請禱神祇，上下賙拯。貧人唯三自歸，守戒不犯，悔過自責，日夜各三。慈心誓願：『十方眾生莫有恐怖，如吾今日也；吾後得佛，當度斯類矣。』乃至七日船不移邁，海神訛與貨主夢曰：『汝棄貧人，吾與汝去。』貨主得夢，愴然悼之，私密言議。貧人微察，具照所以，曰：『無以吾一人之體，喪眾命也。』貨主作[竺-二+稗]，給其糇粮，下著[竺-二+稗]上，推[竺-二+稗]遠之。大魚覆船盡吞商人，貧人隨風得岸，還其本土，九族欣懌。貧人以三自歸、五戒、十善，奉齋懺悔、慈向眾生，故得是福。貧人者，我身是也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四）

「昔者菩薩，守戒隱居，不慕時榮，依蔭四姓為其守墓，若有喪葬，輒展力助。喪主感焉，以寶惠之，所獲多少，輒還四姓。四姓曰：『子展力致此寶，胡為相還？』道士曰：『吾守君野，彼葬君地，大義論之，寶即君有也。』四姓歎曰：『善哉！古之賢者豈能踰子乎？』即擇青衣中有賢行兼華色者，給之為妻，分家財以成其

居。道士曰：『進其行，高其德。』爾時，貧道士者，吾身是也。妻者，裘夷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五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凡人，歸命三尊，守戒不虧。與舅俱行，衒賣自濟，之彼異國。舅先渡水，止獨母家，家有幼女，女啟母曰：『後有澡盤，可從商人易白珠也。』母順女意以示商人，以刀刮視照其真寶，佯投地曰：『污吾手矣。』即出進路，母子耻焉。童子後至，女重請珠，母曰：『前事之恥，可為今戒也。』女曰：『觀此童儒，有仁人之相，非前貪殘矣。』又以示之。童儒曰：『斯紫磨金也，盡吾貨易之可乎？』母曰：『諾。』童子曰：『匄吾金錢二枚，以雇渡耶？』舅尋還曰：『今以少珠惠汝，取屬盤來。』母曰：『有良童子，盡以名珠雇吾金盤，猶謝其賤矣。爾不急去，且加爾杖。』舅至水邊，蹋地呼曰：『還吾寶來。』性急椎胸，吐血而死。甥還其金，已覩殞矣，哽噎曰：『貪乃至於喪身乎！』菩薩守信以獲寶，調達貪欺以喪身。童子者，吾身也。舅者，調達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六）

「昔者菩薩，無數劫時，兄弟資貨求利養親。之于異國，令弟以珠現其國王。王覩弟顏華，欣然可之，以女許焉，求珠千萬。弟還告兄，兄追之王所，王又覩兄容貌堂堂，言輒聖典，雅相難齊。王重嘉焉，轉女許之。女情決豫，兄心存曰：『壻伯即父，叔妻即子，斯有父子之親，豈有嫁娶之道乎？斯王處人君之尊，而為禽獸之行。』即引弟退。女登臺望曰：『吾為[魅- 未+古] 蠱，食兄肝可乎？』展轉生死，兄為獼猴，女與弟俱為鼈。鼈妻有疾，思食獼猴肝，雄行求焉。覩獼猴下飲，鼈曰：『爾嘗覩樂乎？』答曰：『未也。』曰：『吾舍有妙樂，爾欲觀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鼈曰：『爾昇吾背，將爾觀矣。』昇背隨焉。半谿，鼈曰：『吾妻思食爾肝。水中何樂之有乎？』獼猴心忸然曰：『夫戒守善之常也，權濟難之大矣。』曰：『爾不早云？吾以肝懸彼樹上。』鼈信而還。獼猴上岸曰：『死鼈蟲，豈有腹中肝而當懸樹者乎？』」佛告諸比丘：「兄者，即吾身是也，常執貞淨，終不犯淫亂，畢宿餘殃墮獼猴中。弟及王女俱受鼈身，雄者調達是，雌者調達妻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七）

「昔者菩薩，乘船渡海，採寶濟乏。海邊有城，苑園備有，華女臨渚要其輩曰：『斯國豐沃，珍寶恣求，可屈入城，觀民有無。』商人信從鬼魅厭惑，遂留與居，積年有五。菩薩感思二親本土，出城登山四顧遠望，覩一鐵城中有丈夫，首戴天冠儼然恭坐，謂菩薩曰：『爾等惑乎？以鬼魅為妻，捐爾二親九族之厚，為鬼所吞豈不惑哉？爾等無寐，察其真贋矣。方有神馬翔茲濟眾，可附旋居全爾身命。若戀蠱妻。死入斯城，眾毒普加，悔將無救。』菩薩承命，訛寐察之，覩真如云，厥心懼焉。明日密相告，等人僉然，各伺覩妻變為狐體，競爭食人。靡不憮然，曰：『吾等死矣。』相驚備豫懈即喪矣。馬王臻曰：『孰有離居心懷所親，疾來赴茲，吾將濟爾。』商人喜曰：『斯必天也。』群馳歸命。妻即抱子尋跡哀慟，其辭曰：『怨呼皇天，為妻累載，今以為鬼。』哀聲傷情。辭詣王所，厥云如上，『今者偟偟，無由自恃，惟願大王哀理妾情。』王召菩薩問其所由，即以所覩本末陳之。王覩色美疾遣婿去，內之後宮為其淫荒，國正紛亂。鬼化為狐，日行食人，為害茲甚，王不覺矣。

「後各命終，生死輪轉，菩薩積德，遂得為佛。狐鬼魂靈，化生梵志家，有絕妙之色。佛時於作法縣求食，食畢出城坐樹下。梵志覩佛相好，容色紫金，項有日光，若星中月。覩佛若此，其喜無量，歸白兒母：『吾女獲婿，其為世雄。疾以名服、具世諸好。』梵志家室携女貢之，道覩足跡。妻曰：『斯無欲之神雄，豈以淫邪亂其志乎？』父曰：『吾女國之上華，胡高德而不迴耶？』妻即頌其義曰：

「『婬者曳足行，　多恚斂指步，
愚者足築地，　斯跡天人尊。

「『無自辱也。』父曰：『爾薄智也。』戾而行矣，以女獻焉。世尊告曰：『第六魔天，獻吾三女，變為[穴/老]鬼。今爾屎囊，又來何為？』梵志悤然，妻重恥之。時，有除饉，進稽首曰：『願以惠余。』世尊戒曰：『爾昔為王，女時為鬼，以色誑爾，吞盡爾民，爾不厭乎？』除饉恥焉，退禪獲定，得溝港道。」

佛告鵄鷺子：「菩薩自受城中人戒已，旋家，歸命三尊自誓辭云：『時當死，死不復犯如來、應儀、正真覺清淨重戒。』積戒弘多，佛道遂成。爾時長者，吾身是也。王者，今比丘是。鬼者，梵志女是。城中天人者，鵄鷺子是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（三八）太子墓魄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聞物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佛告諸沙門：「往昔有國名波羅奈，王有太子，名曰墓魄，生有無窮之明，過去現在未來眾事，其智無礙，端正暉光，猶星中月。王唯有一子，國無不愛，而年十三，閉口不言，有若瘖人。王后憂焉，呼諸梵志，問其所由。對曰：『斯為不祥也，端正不言，何益大王？後宮無嗣，豈非彼害哉？法宜生埋之，必有貴嗣。』王即恧然，入與后議，后逮宮人靡不哀慟，嗟曰：『奈何太子祿薄，生獲斯殃。』哀者塞路，猶有大喪。具著寶服，以付喪夫。喪夫奪其名服，覩共為塚。墓魄惟曰：『王逮國人，信吾真瘖。』即默斂衣入水淨浴，以香塗身，具著寶服，臨壙呼曰：『爾等胡為？』答曰：『太子瘖聾為國無嗣，王命生埋，冀生賢嗣。』曰：『吾即墓魄矣。』喪夫視車霍然空虛，觀其形容，曜曜有光，草野遐邇猶日之明，聖靈巨勢，神動靈祇。喪夫巨細靡不懾驚，兩兩相視，顏貌黃青，言成文章靡不畏焉？仰天而曰：『太子靈德乃之于斯！』即叩頭陳曰：『願旋寧王，令眾不嗟。』太子曰：『爾疾啟王，云吾能言。』人即馳聞，王后兆民甚怪所以，心懽稱善，靡不悅豫，車馳人犇，殷填塞路。墓魄曰：『吾獲為沙門虛靖之行，不亦善乎？』意始如之。
「帝釋即化為苑池樹木，非世所覩，即去眾寶衣化為袈裟。王到已，太子五體投地，稽首如禮，王即就坐聞其言聲，光影威靈，二儀為動，王喜喻曰：『吾有爾來，舉國敬愛，當嗣天位，為民父母。』對曰：『惟願大王！哀採微言。吾昔嘗為斯國王，名曰須念，處國臨民二十五年，身奉十善育民以慈，鞭杖眾兵都息不行，囹圄無繫囚，路無怨嗟聲，惠施流布，潤無不周。但以出遊翼從甚眾，導臣馳除，黎庶惶懼；終入太山燒煮割裂，積六萬年，求死不得，呼嗟無救。當爾之時，內有九親，表有臣民，資財億載，眾樂無極，寧知吾入太山地獄燒煮眾痛無極之苦乎？生存之榮，妻子臣民，孰能分取諸苦去乎？惟彼諸毒其為無量，每壹憶之心怛骨楚，身為虛汗，毛為寒豎。言往禍來，殃追影尋，雖欲發言懼復獲咎，太山之苦難可再更，是以縮舌都欲無言。始十三年，而妖導師令王生埋吾。懼大王獲太山之咎，勢復一言耳。今欲為沙門守無欲之行，覩眾禍之門不復為王矣。願無怪焉。』王曰：『爾為令君，行高德尊，率民以道，過猶絲髮，非人所憶，以之獲罪，酷裂乃如之耶！如吾今為人主，從心所欲，不奉正法，終當何之乎？』即聽學道。王還治國以正不邪，遂致豐樂。墓魄即自練情絕欲，志進道真遂至得佛，廣說景模，拯濟眾生以至滅度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墓魄者，吾身是也。父王者，今白淨王是也。母者，吾母今舍妙是也。夫榮色邪樂者，燒身之鑪矣。清淨澹泊，無患之家矣。若欲免難離罪者，無失佛教也。為道雖苦，猶勝處夫三塗，為人即遠貧窶，不處八難矣。學道之志當如佛行也，欲獲緣一覺、應真、滅度者，取之可得。」
佛說經竟，諸沙門莫不歡喜，稽首作禮。

（三九）彌蘭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諸沙門閑居深惟：「世人習邪樂欲，自始至終無厭五樂者。何謂五樂？眼色、耳聲、鼻香、口味、身細滑。夫斯五欲，至其命終，豈有厭者乎？」日中之後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退立白言：「吾等，世尊！惟世愚者惑于五欲，至厥命終，豈有厭者不？」
佛告之曰：「覩世無足於彼五樂矣。昔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利，中有智者名曰彌蘭，為眾師御。海有神魚，其名摩竭，觸敗其船，眾皆喪身，彌蘭騎板，僅而獲免。風漂附岸，地名鼻摩，登岸周旋庶自蘇息，覩一小徑尋之而進。遙見銀城，樹木茂盛，間有浴池，周旋四表，甘水遶之。有四美人，容齊天女，奉迎之曰：『經涉巨海，厥勞多矣，善賀吉臻。今斯銀城，其中眾寶，黃金白銀，水精琉璃，珊瑚虎珀，車璩為殿，妾等四女給仁使役，晚息夙興，惟命所之，願無他遊。』彌蘭入城昇七寶殿，懽娛從欲，願無不有，處中千餘年。彌蘭惟曰：『斯諸玉女不令吾邁，其有緣乎？』伺四女寢，竊疾亡去。
「遙覩金城，有八玉女，迎辭如上，玉女華容，又踰四人。城中寶殿，名曰屑末，明月真珠諸寶踰前，壽數千萬歲。又疑：『八女不令吾邁，其有由乎？』伺其臥出，竊疾亡去。
「又覩水精城，有十六玉女出迎之矣，其辭如上，要將入城昇七寶殿。城殿眾寶，玉女光華踰前，居中歲數，又數千萬。
「意不厭足，又伺諸女臥出亡去，復覩琉璃寶城，光曜奕奕，有三十二女出迎跪拜，虔辭如上。要請入城昇七寶殿，殿名欝單，其中眾寶伎樂甘食女色踰前，處中久長年數如上。
「又伺諸女臥出亡去，遙覩鐵城，莫無迎者。彌蘭惟曰：『銀城四女，金城有八，水精十六，琉璃三十二，玉女光世，修虔相迎，今不迎者，將以貴故乎？』周城一匝有鬼開門，彌蘭入城即見其鬼，鬼名俱引，鐵輪炯然走其頭上，守罪人鬼，取彼頭輪，著彌蘭頭上，腦流身燋。彌蘭流淚曰：『自四之八，自八之十六，自十六之

三十二，處榮屑末殿、欝單殿。吾以無足之行，故獲斯矣。何當離斯患乎？』守鬼答曰：『其年之數如子來久，子免斯殃矣。』火輪處彌蘭頭上六億歲，乃免之矣。」
佛語諸沙門：「彌蘭者，吾身是也。所以然者？未奉三尊時，愚惑信邪，母沐浴著新衣臥，吾蹈母首，故太山以火輪轢其首耳。又嘗以四月八日，持八關齋，中心歡喜，故獲寶城，壽命巨億，所願從心無求不獲。覩世無足，唯得道乃止耳。」
佛告諸沙門：「彌蘭出太山獄，閇心三惡，絕口四刃，檢身三尤。孝順父母，親奉三尊，戴戒為冠，服戒為衣，懷戒為糧，味戒為肴，食息坐行，不忘佛戒，蹔步之間，以戒德成，自致為佛。凡人之行，不孝於親，不尊奉師，吾覩其後自招重罪，彌蘭其類乎！夫為惡禍追，猶影尋身，絕邪崇真，眾禍自滅矣。」
佛說經竟，諸沙門歡喜作禮。

（四〇）頂生聖王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是時阿難閑居深惟：「眾生自始至終，厭五欲者尠。」過日中後，至向佛所，稽首畢退白言：「唯世尊！吾閑坐深惟：『眾生知足者尠，不厭五欲者眾。』」
世尊歎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爾之云。所以然者？往古有王，名曰頂生，東西南北靡不臣屬。王有七寶：飛金輪力，白象，紺色馬，明月珠，玉女妻，聖輔臣，典兵臣。王斯七寶，覩世希有。又有千子，端正妍雅，聰明博智，天下稱聖；猛力伏眾，有如師子也。王既聖且仁，普天樂屬，壽有億數。王意存曰：『吾有拘耶尼一天下，地縱廣三十二萬里，黎庶熾盛，五穀豐沃，比門巨富，世所希有，吾國兼焉。雖其然者，願彼皇乾，雨金銀錢，七日七夜，惠吾若茲，不亦善乎？』天從其願，下二寶錢滿其境界，天寶之明，奕奕曜國。王喜無量，天下拜賀。日與群臣歡喜相樂，民皆稱善，獲無極樂，數千萬歲。
「王又念曰：『吾有西土，三十二萬里，七寶之榮，千子光國，天雨寶錢，世未嘗有。雖其然者，吾聞南方有閻浮提，地廣長二十八萬里，黎庶眾多，靡求不獲。吾得彼土不亦快乎？』王意始存，金輪南向，七寶四兵，輕舉飛行，俱到其土。彼王臣民靡不喜從，其土君民，終日欣欣；王止教化，年數如上。
「王又念曰：『吾有西土，今獲南土，天人眾寶何求不有？今聞東方弗于逮，土三十六萬里，其土君民，寶穀諸珍無願不有。吾獲其

土不亦快乎？』口始云爾，金輪東向，七寶四兵飛行俱至，君臣黎庶靡不樂屬。又以正法仁化君民，年數如上，比門懷德。
「王又念曰：『吾有西土南土東土，天人眾寶無珍不有，今聞北方欝單曰土，吾獲王之不亦善乎？』開口言願，金輪北向，七寶四兵俱飛如前。始入其界，遙覩地青如翠羽色。王曰：『爾等覩青地乎？』對曰：『見之。』曰：『斯欝單曰地。』又『覩白地？』曰：『覩之。』曰：『斯成擣稻米，爾等食之。』又覩諸寶樹，眾軟妙衣，臂釧指環，瓔珞眾奇，皆懸著樹，曰：『覩之乎？』對曰：『唯然！』曰：『爾等服之。』王治以仁、化民以恕，居彼年久其數如上。
「又生意曰：『吾有三天下，今獲北方四十萬里，意欲昇忉利天之帝釋所。』王意始然，金輪上向，七寶四兵飛行昇天，入帝釋宮。釋覩王來，欣迎之曰：『數服高名，久欲相見，翔茲快乎！』執手共坐，以半座坐之。王左右顧視，覩天宮殿，黃金白銀、水精琉璃、珊瑚虎珀、車璩真珠以為宮殿，覩之心欣。即又念曰：『吾有四國，寶錢無數，斯榮難云；令天帝殞；吾處其位，不亦上願乎？』惡念興而神足滅，釋還之故宮，即獲重病。輔臣問曰：『天王疾篤，若在不諱，將有遺命乎？』王曰：『如有問：「王何以喪身？」答如所覩，以貪獲病，遂致喪身。夫貪殘命之刃，亡國之基也。去三尊，處三塗，靡不由之。戒後來嗣，以貪癡火燒身之本也，慎無貪矣。夫榮尊者其禍高矣，寶多者其怨眾矣。』王終，後嗣誦其貪戒，傳世為寶。四天下民尊其仁化，奉三尊、行十善，以為治法，遂致永福。」
世尊曰：「覩世尠能去榮貴、捐五欲者，惟獲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，無上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能絕之耳。飛行皇帝，所以存即獲願不違心者，宿命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之所致，不空獲也。頂生王者，吾身是也。」
佛說經竟，阿難歡喜，為佛作禮。

（四一）普明王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名曰普明，慈惠光被，十方歌懿，民賴其休，猶慈子之寧親也。隣國有王，治法以正，力如師子，走攫飛鳥。宰人亡肉，晨犇市索，路覩新屍，取之為肴，味兼畜肉。後日為饌，甘不如焉。王責太官，宰人歸誠叩頭首之。王心悤然曰：『人肉甘乎？』默勅宰人以斯為常。」世尊曰：「夫厚於味者即仁道薄，仁道薄者豺狼心

興，夫為狼，苟貪肉味而賊物命，故天下讎焉。宰人承命，默行殺人，以供王欲，臣民嗷嗷。表聞尋賊，王曰宜然。密告宰人曰：『慎之哉！』有司獲之。賊曰：『王命爾矣。』群臣諫曰：『臣聞，王者為德仁法，帝精明即日月濟等，后土潤齊乾坤，含懷眾生即若虛空，爾乃可為天下王耳。若違仁從殘，即豺狼之類矣。去明就闇，瞽者之疇矣；替濟自沒，即坏舟之等矣。釋潤崇枯，即火旱之喪矣；背空向窒，即石人之心也矣。夫狼殘瞽闇坏沒火燒石人之操，不可為宰人之監，豈可為天下王耶？若崇上德即昌，好殘賊則亡。二義臧否，惟王何之？』王曰：『孩童絕湩其可乎？』曰：『不可。』王曰：『余如之矣。』群臣僉曰：『豺狼不可育，無道不可君。』臣民齊心同聲逐焉。

「王奔入山，覩見神樹，稽首辭曰：『令余反國，貢神百王。』誓畢即行，伺諸王出突眾取之，猶鷹鷂之撮鷰雀，執九十九王。樹神人現顏華非凡，謂阿群曰：『爾為無道以喪王榮，今復為元酷，將欲何望乎？』阿群前趣之，忽然不現。

「時，普明王，出察民苦樂，道逢梵志，梵志曰：『大王還宮，吾欲有言。』王曰：『昨命當出，信言難違。道士進坐，吾旋在今。』遂出為阿群所獲，投之樹下，王曰：『不懼喪身，恨毀吾信耳。』阿群曰：『何謂耶？』王具說道士見己之誓，願一覩之，受其重戒，斟寶貢焉，旋死不恨。阿群放之，還覩道士，躬敷高座，道士昇座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劫數終訖，　乾坤烔然，
須彌巨海，　都為灰煬。
天龍福盡，　于中凋喪，
二儀尚殞，　國有何常？
生老病死，　輪轉無際，
事與願違，　憂悲為害。
欲深禍高，　瘡疣無外，
三界都苦，　國有何賴？
有本自無，　因緣成諸，
盛者必衰，　實者必虛。
眾生蠢蠢，　都緣幻居，
聲響俱空，　國土亦如。
識神無形，　駕乘四蛇，
無明寶象，　以為樂車。
形無常主，　神無常家，
三界皆幻，　豈有國耶？』

「受偈畢，即貢金錢萬二千。梵志重誡之曰：『爾存四非常，其禍必滅矣。』王曰：『敬諾，不敢替明誡。』即至樹所，含笑且行。阿群曰：『命危在今，何欣且笑？』答曰：『世尊之言，三界希聞。吾今懷之，何國命之可惜乎？』阿群媚曰：『願聞尊教。』王即以四偈授之，驚喜歎曰：『巍巍世尊，陳四非常，夫不聞覩，所謂悖狂。』即解百王，各令還國。

「阿群悔過自新，依樹為居，日存四偈，命終神遷，為王太子，納妻不男。王重憂之，因募國女化之令男，後遂姝蕩不從真道。王恚之焉，磔著四衢，命行人曰：『以指碕首，苟辱之矣。』適九十九人，而太子薨。魂靈變化，輪轉無已，值佛在世，生舍衛國。早喪其父，孤與母居。事梵志道，性篤言信，勇力擘象，師愛友敬，遐邇稱賢，師每周旋輒委以居。師妻懷嬖，援其手婬辭誘之。阿群辭曰：『凡世耆友，男吾父之，女吾母焉，豈況師之所敬乎？燒身可從，斯亂不敢順矣。』師妻恧然，退思為變。婿歸，婦曰：『子歎彼賢，足照子否矣？』具為其過。女妖似真，梵志信矣。師告阿群：『爾欲仙乎？』對曰：『唯然。』曰：『爾殺百人，斬取其指，今獲神仙。』奉命携劒，逢人輒殺，獲九十九人指，眾犇國震。覩母欣曰：『母至數足，吾今仙矣。』佛念：『邪道惑眾，普天斯疇也。』化為沙門在其前步，曰：『人數足矣。』追後不屬，曰：『沙門可止！』答曰：『吾止久矣，惟爾不焉。』曰：『止義云何？』答曰：『吾惡都止，爾惡熾矣。』阿群心開，霍如雲除，五體投地，頓首悔過。叉手尋從，將還精舍，即為沙門。佛為說宿行，現四非常，得溝港道，退于樹下，閉目叉手練去餘垢，進取無著。

「王召軍師戰士數萬，尋捕妖賊，未知所之。道過佛所，曰：『王自何來？身蒙塵土。』對曰：『國有妖賊殺無過民，今尋捕之。』世尊告曰：『夫民先修德而退崇邪，治國之政其法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先貴後賤，正法治之。』『若夫先戴畜心退懷聖德，正法何之？』對曰：『先賤後貴正法賞之。』曰：『賊已釋邪崇真，今為沙門矣。』王歎曰：『善哉！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神妙上化乃至于茲乎！始為豺狼，今為天仁。』稽首足下，又重歎曰：『斯化奇矣，願一覩之。』世尊曰：『可。』王逮官屬，造之而曰：『上德賢者可一開眼相面乎？』如斯三矣。答曰：『吾之眼睛，耀射難當。』王稽首曰：『明日設微饌，願一顧眄。』答曰：『於廁吾往，於殿則不。』王曰：『唯命。』還則裂廁，掘其地則新之，樟梓楠材，為之柱梁，香湯沃地，栴檀蘇合鬱金諸香，和之為泥，旃罽雜繒，以為座席，彫文刻鏤，眾寶為

好。煒煒煌煌，有踰殿堂。明日王身，捧香鑪迎之。阿群就座，王褰衣膝行，供養訖畢，即說經曰：『廁前日之污，豈可於飯乎？』對曰：『不可。』曰：『今可乎？』曰：『可矣。』阿群曰：『吾未覩佛時，事彼妖蠱，心存口言身行諸邪，邪道穢化其為臭污，甚彼溷矣。屎污可洗，穢染難除，賴蒙宿祚生值佛世，沐浴清化去臭懷香，內外清淨猶天真珠，夫不覩佛、不知四非常者，觀其志趣，猶狂者醉之以酒矣，不親賢眾而依十惡者，其與豺狼共檻乎！』王曰：『善哉！奇乎佛之至化，乃令廁臭化為栴檀矣。』

「說經竟，即邁歷市，聞有婦人逆產者命在呼吸。還如事啟，佛言：『爾往為其產。』阿群悒然。世尊曰：『爾望產云：「吾自生來，慈向眾生，潤濟乾坤者。」爾母子俱全矣。』受教而往，至宣佛恩，母子俱生。退還尋塗，疑己有殺人之酷，而云普慈，稽首質焉。佛告阿群：『凡人心開受道之日，可謂始生者也。不覩三尊，未受重戒，猶兒處胎，雖其有目，將亦何覩？有耳何聞？故曰未生也。』阿群心開，即得應真道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昔時普明者，吾身是也。吾前世授之四偈，一活百王，今令得道，不受重罪矣。阿群宿命嘗為比丘，負米一斛送著寺中，上作刀一枚，歡喜歎尊，稽首而去。負米獲多力，上刀獲多寶，歡喜獲端正，歎尊獲為王，作禮故為國人所拜。九十九人碻其首，遂至喪身，故殺前怨而斬其指。後人欲碻，見其已喪，又覩沙門，更有慈心。後人即其母，始有惡意故，阿群始意亦惡，覩沙門更慈故，見佛即孝。種淳得淳，種雜得雜，善惡已施，禍福尋之，影追響應，皆有所由，非徒自然也。比丘願言：『令汝逢佛得道。』如願獲焉。供養三尊，有若絲髮；沙門以慈呪願施者言，如其言，得，萬無一失。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。」

六度集經卷第四

六度集經卷第五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忍辱度無極章第三(此有十三章)

「忍辱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菩薩深惟：『眾生識神，以癡自壅，貢高自大，常欲勝彼，官爵國土六情之好，己欲專焉。若覩彼有，愚即貪嫉，貪嫉處內、瞋恚處外，施不覺止，其為狂醉，長處盲冥矣。展轉五道，太山燒煮，餓鬼畜生，積苦無量。』菩薩覩之即覺，悵然而歎：『眾生所以有亡國破家、危身滅族，生有斯患，死有三道之辜，皆由不能懷忍行慈，使其然矣。』菩薩覺之，即自誓曰：『吾寧就湯火之酷、菹醢之患，終不恚毒加於眾生也。夫忍不可忍者，萬福之原矣。』自覺之後，世世行慈，眾生加己罵詈捶杖，奪其財寶妻子國土，危身害命，菩薩輒以諸佛忍力之福，迮滅毒恚，慈悲愍之追而濟護，若其免咎，為之歡喜。」

（四二）

「昔者菩薩，覩世穢濁，君臣無道，背真向邪，難以導化，故隱明藏影處于塚間，習其忍行。塚間有牛犢子，常取其屎尿以為飲食，連其軀命暴露精思，顏貌醜黑人皆惡焉。國人覩之，更相告曰：『斯土有鬼。』見者靡不唾罵，土石撲之。菩薩無絲髮之恚，慈心愍曰：『痛夫斯人，不覩佛經而為斯惡。』誓曰：『吾為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覺道者，必度茲焉。』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四三）

「昔者菩薩，厥名曰睒，常懷普慈，潤逮眾生，悲愍群愚不覩三尊。將其二親處于山澤，父母年耆兩目失明，睒為悲楚，言之泣涕。夜常三興，消息寒溫，至孝之行，德香熏乾，地祇海龍國人並知。奉佛十善，不殺眾生，道不拾遺，守貞不娶，身禍都息，兩舌惡罵，妄言綺語，譖謗邪偽，口過都絕，中心眾穢，嫉恚貪餮，心垢都寂。信善有福，為惡有殃。以草茅為廬，蓬蒿為席，清淨無欲，志若天金。山有流泉，中生蓮華，眾果甘美周旋其邊，夙興採果，未嘗先甘，其仁遠照，禽獸附恃。二親時渴，睒行汲水，迦夷國王入山田獵，彎弓發矢，射山麋鹿，誤中睒胸，矢毒流行，其痛難言。左右顧眄，涕泣大言：『誰以一矢殺三道士者乎？吾親年

耆，又俱失明，一朝無我，普當殞命。』抗聲哀曰：『象以其牙，犀以其角，翠以其毛，吾無牙角光目之毛，將以何死乎？』王聞哀聲，下馬問曰：『爾為深山乎？』答曰：『吾將二親處斯山中，除世眾穢，學進道志。』

「王聞睒言，哽噎流淚，甚痛悼之。曰：『吾為不仁，殘夭物命，又殺至孝。』舉哀云：『奈此何？』群臣巨細莫不哽咽。王重曰：『吾以一國救子之命，願示親所在，吾欲首過。』曰：『便向小徑，去斯不遠有小蓬廬，吾親在中。為吾啟親，自斯長別，幸卒餘年，慎無追戀也。』勢復舉哀，奄忽而絕。王逮士眾，重復哀慟，尋所示路到厥親所。王從眾多，草木肅肅有聲，二親聞之，疑其異人，曰：『行者何人？』王曰：『吾是迦夷國王。』親曰：『王翔茲甚善，斯有草席可以息涼，甘果可食，吾子汲水，今者且還。』王覩其親以慈待子，重為哽噎。王謂親曰：『吾覩兩道士以慈待子，吾心切悼甚痛無量。道士子睒者，吾射殺之。』親驚怛曰：『吾子何罪而殺之乎？子操仁惻，蹈地常恐地痛，其有何罪而王殺之？』王曰：『至孝之子，實為上賢，吾射麋鹿誤中之耳！』曰：『子已死，將何恃哉？吾今死矣。惟願大王牽吾二老，著子屍處，必見窮沒，庶同灰土。』王聞親辭，又重哀慟，自牽其親，將至屍所。父以首著膝上，母抱其足，嗚口吮足，各以一手捫其箭瘡，椎胸搏頰仰首呼曰：『天神地神、樹神水神，吾子睒者，奉佛信法，尊賢孝親，懷無外之弘仁，潤逮草木。』又曰：『若子審奉佛至孝之誠上聞天者，箭當拔出，重毒消滅子獲生存，卒其至孝之行；子行不然，吾言不誠，遂當終沒，俱為灰土。』天帝釋、四天大王、地祇、海龍，聞親哀聲，信如其言，靡不擾動。

「帝釋身下，謂其親曰：『斯至孝之子，吾能活之。』以天神藥灌睒口中，忽然得穌。父母及睒，王逮臣從，悲樂交集，普復舉哀。王曰：『奉佛至孝之德，乃至於斯。』遂命群臣：『自今之後率土人民，皆奉佛十德之善，修睒至孝之行。』一國則焉，然後國豐民康，遂致太平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吾世世奉諸佛至孝之行，德高福盛，遂成天中之天三界獨步。時睒者，吾身是。國王者，阿難是。睒父者，今吾父是。母者，吾母舍妙是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也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四四）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梵志，名羼提和，處在山澤，樹下精思，以果泉水而為飲食。內垢消盡，處在空寂，弘明六通得盡知之。智名香熏

聞八方上下，十方諸佛、緣一覺道、應儀聖眾靡不咨嗟。釋梵四王、海龍地祇，朝夕肅虔叉手稽首，稟化承風擁護其國，風雨順時，五穀豐熟，毒消災滅，君臣熾盛。其王名迦梨，入山畋獵，馳逐麋鹿，尋其足跡歷菩薩前，王問道士：『獸跡歷茲，其為如行乎？』菩薩默惟：『眾生擾擾，唯為身命，畏死貪生，吾心何異哉？吾儻語王，虐殺不仁，罪與王同；儻云不見，吾為欺矣。』中心恧然低首不云。王即怒曰：『當死乞人，吾現帝王一國之尊，問不時對而佯低頭乎？』其國名揥手爪曰不，菩薩惆悵，揥手爪曰不乎，示王以為不見。曰：『獸跡歷茲而云不見，王勢自在，為不能戮爾乎？』菩薩曰：『吾聽王耳。』王曰：『爾為誰耶？』曰：『吾忍辱人。』王怒拔劒截其右臂。菩薩念曰：『吾志上道，與時無諍，斯王尚加吾刃，豈況黎庶乎？願吾得佛必先度之，無令眾生效其為惡也。』王曰：『若為誰乎？』曰：『吾忍辱人。』又截其左手，一問一截，截其脚，截其耳，截其鼻，血若流泉，其痛無量，天地為震動，日即無明。

「四天大王僉然俱臻，同聲恚曰：『斯王酷烈，其為難齊。』謂道士曰：『無以污心。吾等誅王及其妻子，并滅一國，以彰其惡。』道士答曰：『斯何言乎？此殃由吾前世不奉佛教加毒于彼，為惡禍追，猶影之繫形矣。昔種之少，而今獲多，吾若順命，禍若天地，累劫受咎，豈可畢哉？』黎民覩變，馳詣首過齊聲而曰：『道士處茲，景祐潤國，禳災滅疫；而斯極愚之君，不知臧否，不明去就，惡加元聖。惟願聖人，無以吾等報上帝也。』菩薩答曰：『王以無辜之惡痛加吾身，吾心愍之，猶慈母之哀其赤子也；黎庶何過而怨之乎？假有疑望，爾捉吾斷臂以來。』民即捉之，乳湩交流。曰：『吾有慈母之哀，今其信，現於茲。』民覩弘信，靡不稟化，欣懌而退。

「菩薩有弟，亦覩道元，處在異山，以天眼徹視，覩天神鬼龍會議王惡，靡不懷忿。懼兄有損德之心，以神足之兄所。曰：『有所中傷乎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爾欲照吾信。取斷手足耳鼻著其故處，復者即吾信矣。』弟續之即復，兄曰：『吾普慈之信于今著矣。』天神地祇靡不悲喜，稽首稱善，更相勸導，進志高行，受戒而退。自斯之後日月無光，五星失度，妖怪相屬，枯旱穀貴，民困怨其王也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羼提和者，即吾身是。弟者，彌勒是。王者，羅漢拘隣是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四五）

「昔者菩薩，生於貧家，貧家不育，以褻裹之，夜無人時，默置四街，并錢一千送著其道。國俗以斯日為吉祥之日，率土野會，君子小人，各以其類盛饌快樂。梵志覩戲，讚會者曰：『嗟于今日會者！別有如粳米純白無糅，厥香芯芬。若夫今日產生男女，貴而且賢。』坐中有一理家，獨而無嗣，聞之默喜，令人四布索棄子者，使問路人曰：『覩有棄子者乎？』路人曰：『有獨母取焉。』使人尋之，得其所在，曰：『吾四姓富而無嗣，爾以兒貢，可獲眾寶。』母曰：『可留錢送兒，從欲索貨。』母獲如志。育兒數月，而婦妊身，曰：『吾以無嗣故育異姓，天授余祚，今以子為？』以褻裹之夜著洴中。家羊日就而乳，牧人尋察覩兒，即歎曰：『上帝何緣落其子於茲乎？』取歸育之以羊湩乳。四姓覺知，誥曰：『緣竊湩乎？』對曰：『吾獲天之遺子，以湩育之。』四姓悵悔。還育數月，婦遂產男，惡念更生，又復如前以褻裹之著車轍中，兒心存佛三寶，慈向其親。

「晨有商人數百乘車，徑路由茲，牛躓不進，商人察其所以，覩兒驚曰：『天帝之子，何緣在茲乎？』抱著車中，牛進若流，前二十里息牛亭側，有獨母白商人乞曰：『以兒相惠濟吾老窮。』即惠之矣。母育未幾，四姓又聞，愴然而曰：『吾之不仁殘天德乎？』又以眾寶請兒歸家，哽噎自責，等育二兒。數年之間，覩兒之智奇變縱橫，惡念又生曰：『斯明溢度，吾兒否哉，必虜之矣。』褻裹入山，棄著竹中絕食必殞。兒興慈念曰：『吾後得佛，必濟眾苦矣。』山近谿水，兒自力搖從竹墮地，展轉至其水側。去水二十里，有擔死人陬，陬有人行取樵，遙見小兒，就視歎曰：『上帝落其子乎？』抱歸育焉。四姓又聞，厥恨如前，以眾名寶請歸悲泣，并教書數仰觀俯占，眾道之術過目即能，稟性仁孝，言輒導化，國人稱聖，儒士雲集。父兇念生，厥性惡重，前家有冶師去城七里，欲圖殺兒，書勅冶師曰：『昔育此兒，兒入吾家，疾疫相仍，財耗畜死。太卜占云：「兒致此災。」書到極攝，投之火中。』訛命兒曰：『吾年西夕加有重疾，爾到冶師所諦計錢寶，是爾終年之財。』兒受命行，於城門內，覩弟與輩彈胡桃戲，弟曰：『兄來吾之幸矣，為吾復折。』兄曰：『父命當行。』弟曰：『吾請行矣。』奪書之冶師所。冶師承書，投弟于火。父心忪忪而怖，遣使索兒，使覩兄曰：『弟如之乎？』兄如狀對。兄歸陳之，父驛馬追兒已為灰矣。

「父投躬呼天結氣內塞，遂成癈疾。又生毒念曰：『吾無嗣已，不以斯子為？必欲殺之。』父有邸閣去國千里，仍遣斯兒曰：『彼散吾財，爾往計校。今與邸閣書，囊藏蠟封，爾急以行。』書陰勅曰：『此兒到，急以石縛腰沈之深淵。』兒受命稽首，輕騎進半。

道有梵志，與父遙相被服，常相問遺書數往來。梵志有女，女既賢明，深知吉凶天文占候，兒行到梵志所居曰：『吾父所親梵志正在斯止。』謂從者曰：『今欲過修禮之，可乎？』從者曰：『善！』即過覲禮。梵志喜曰：『吾兄子來。』便命四隣學士儒生耆德雲集，娛宴歡樂，并諮眾疑靡不欣懌，終日極夜各疲眠寐。女竊覩男，見其腰帶佩囊封之書，默解取還，省讀其辭，悵然而歎曰：『斯何妖厲，賊害仁子乃至斯乎？』裂書更之，其辭曰：『吾年西垂，重疾日困，彼梵志吾之親友也，厥女既賢且明，古今任為兒匹，極具寶帛娉禮務好小禮大娉，納妻之日，案斯勅矣。』為書畢，開關復之。

「明晨進路，梵志眾儒靡不尋歎。邸閣得書，承命具禮詣梵志家。梵志夫妻議曰：『夫婚姻之儀，始之於擇行問咎占兆，彼善禮備即吾許焉。今現男不媒禮娉便臻，彼豈將慢乎？』又退讌息曰：『男女為偶，自古然矣。男賢女貞，誠亦難值。』遂納禮會宗，九族歎曰：『斯榮傳世。』納妻禮成，邸閣馳啟，四姓聞之結疾殊篤。兒聞親疾，哽咽而言：『夫命難保，猶幻非真。』梵志欲擇良日遣還，菩薩內痛不從其云，室家馳歸升堂稽首，妻尋再拜，垂泣而進三步又拜，稱名曰『妾是子男某妻，親召妾為某，當奉宗嗣箕箒之使，盡禮修孝。惟願大人疾瘳福臻，永保無終之壽，令其展情獲孝婦之德。』四姓結忿內塞而殞。菩薩殯送慈惻哀慕，一國稱孝，喪畢修行馨熏十方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童子者，吾身是也。妻者，俱夷是。四姓者，調達是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四六）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常以四等育護眾生，聲動遐邇靡不歎懿。舅亦為王，處在異國，性貪無恥，以兇為健。開士林歎：『菩薩懷二儀之仁惠。』虛誣謗訕為造訞端，興兵欲奪菩薩國。菩薩群僚僉曰：『寧為天仁賤，不為豺狼貴也。』民曰：『寧為有道之畜，不為無道民矣。』料選武士陳軍振旅，國王登臺觀軍情猥，流淚涕泣交頸曰：『以吾一躬毀兆民之命，國亡難復，人身難獲，吾之遁邁，國境咸康，將誰有患乎？』王與元后俱委國亡。舅入處國，以貪殘為政，戮忠貞、進佞蠱，政苛民困，怨泣相屬，思詠舊君猶孝子之存慈親也。

「王與元妃處于山林，海有邪龍，好妃光顏，化為梵志，訛叉手箕坐垂首靖思，有似道士惟禪定時。王覩欣然，日採果供養。龍伺王

行，盜挾妃去，將還海居。路由兩山夾道之徑，山有巨鳥，張翼塞徑，與龍一戰焉。龍為震電擊鳥，墮其右翼，遂獲還海。

「王採果還，不見其妃，悵然而曰：『吾宿行違，殃咎隣臻乎？』乃執弓持矢，經歷諸山尋求元妃。覩有榮流，尋極其原，見巨獼猴而致哀慟，王愴然曰：『爾復何哀乎？』獼猴曰：『吾與舅氏併肩為王，舅以勢強奪吾眾矣，嗟乎無訴。子今何緣翔茲山岨乎？』菩薩答曰：『吾與爾其憂齊矣！吾又亡妃，未知所之。』猴曰：『子助吾戰，復吾土眾；為子尋之，終必獲矣。』王然之曰：『可。』明日猴與舅戰，王乃彎弓擩矢，股肱勢張，舅遙悚懼，播徊迸馳，猴王眾反，遂命眾曰：『人王元妃，迷在斯山，爾等布索。』猴眾各行，見鳥病翼，鳥曰：『爾等奚求乎？』曰：『人王亡其正妃，吾等尋之。』鳥曰：『龍盜之矣！吾勢無如，今在海中大洲之上。』言畢鳥絕。

「猴王率眾，由徑臨海，憂無以渡。天帝釋即化為獼猴，身病疥瘥，來進曰：『今士眾之多，其踰海沙，何憂不達於彼洲乎？今各復負石杜海，可以為高山，何但通洲而已？』猴王即封之為監，眾從其謀，負石功成，眾得濟度，圍洲累沓。龍作毒霧，猴眾都病無不仆地。二王悵愁，小猴重曰：『令眾病瘳，無勞聖念。』即以天藥傅眾鼻中，眾則奮鼻而興，力勢踰前。龍即興風雲以擁天日，電耀光海，勃怒霹靂震乾動地。小猴曰：『人王妙射，夫電耀者即龍矣。發矢除凶，為民招福，眾聖無怨矣。』霆耀電光，王乃放箭，正破龍胸，龍被射死，猴眾稱善。小猴拔龍門鑰，開門出妃，天鬼咸喜。二王俱還本山，更相辭謝，謙光崇讓。

「會舅王死，無有嗣子，臣民奔馳尋求舊君，於彼山阻君臣相見，哀泣俱還，并獲舅國，兆民歡喜稱壽萬歲，大赦寬政，民心欣欣含笑且行。王曰：『婦離所天隻行一宿，眾有疑望，豈況旬朔乎？還于爾宗事合古儀。』妃曰：『吾雖在穢蟲之窟，猶蓮華居于污泥。吾言有信，地其坼矣。』言畢地裂，曰：『吾信現矣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夫貞潔者沙門之行。』自斯國內，商人讓利，士者辭位，豪能忍賤，強不陵弱，王之化也。婬婦改操，危命守貞，欺者尚信，巧偽守真，元妃之化也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國王者，我身是也。妃者，俱夷是。舅者，調達是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也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四七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獼猴，力幹勘輩，明哲踰人，常懷普慈拯濟眾生。處在深山，登樹採果，覩山谷中有窮陷人，不能自出，數日哀

號，呼天乞活。獼猴聞哀，愴為流淚曰：『吾誓求佛，唯為斯類耳。今不出此人，其必窮死。吾當尋岸下谷，負出之也。』遂入幽谷，使人負己，攀草上山置之平地，示其徑路曰：『在爾所之，別去之後慎無為惡也。』出人疲極，就閑臥息。人曰：『處谷飢饉，今出亦然，將何異哉？』心念：『當殺獼猴噉之，以濟吾命。不亦可乎！』以石椎首，血流丹地，猴臥驚起，眩倒緣樹，心無恚意，慈哀愍傷悲其懷惡，自念曰：『吾勢所不能度者，願其來世常逢諸佛，信受道教行之得度。世世莫有念惡如斯人也。』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獼猴者，吾身是也。谷中人者，調達是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四八）

「昔者菩薩與阿難俱畢罪為龍。其一龍曰：『惟吾與卿共在海中靡所不覩，寧可俱上陸地遊戲乎？』答曰：『陸地人惡，起逢非常，不可出也。』一龍重曰：『化為小蛇耳。若路無人，尋大道戲；逢人則隱。何所憂乎？』於是相可，俱升遊觀。出水未久，道逢含毒蚖。蚖覩兩蛇，厥兇念生，志往犯害，則吐毒煦沫兩蛇。一蛇起意，將欲以威神殺斯毒蚖；一蛇慈心，忍而諫止曰：『夫為高士，當赦眾愚，忍不可忍者，是乃為佛正真之大戒也。』即說偈曰：

「『貪欲為狂夫，　靡有仁義心，
嫉妒欲害聖，　唯默忍為安。
非法不軌者，　內無惻隱心，
慳惡害布施，　唯默忍為安。
放逸無戒人，　酷害懷賊心，
不承順道德，　唯默忍為安。
背恩無反復，　虛飾行諂偽，
是為愚癡極，　唯默忍為安。』

「一蛇遂稱頌忍德，說偈陳義，一蛇敬受，遂不害蚖。一蛇曰：『吾等還海中，可乎？』相然俱去，奮其威神震天動地，興雲降雨變化龍耀，人鬼咸驚，蚖乃惶怖，屍視無知七日絕食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爾時，欲害蚖龍者，阿難是也。說忍法龍者，吾身是也。含毒蚖者，調達是也。菩薩所在世世行忍，雖處禽獸不忘其行也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四九）

「昔者有國名摩天羅，王名難，學通神明，靡幽不覩，覺世非常，曰：『吾身當朽為世糞壤，何國之可保？』捐榮棄樂，服大士之法服，一鉢食為足，稟沙門戒，山林為居積三十年。樹邊有坑，坑深三十丈。時，有獵者，馳騁尋鹿墮于坑中。時，有鳥、蛇各一，亦驚俱隕焉，體皆毀傷，俱亦困矣。仰天悲號，有孤窮之音。道士愴然，火照見之，涕泣交頸，臨坑告曰：『汝等無憂，吾拔汝重難。』即作長繩懸以登之，三物或銜或持，遂獲全命。俱叩頭謝曰：『吾等命在轉燭，道士仁惠弘普無量，令吾等得覩天日。願終斯身給眾所乏，以微報重，萬不賽一。』

「道士曰：『吾為國王，國大民多，宮寶婇女諸國為上，願即響應何求不得？吾以國為怨窟，以色聲香味華服邪念，為六劒截吾身，六箭射吾體，由斯六邪輪轉受苦，三塗酷烈難忍難堪，吾甚厭之。捐國為沙門，願獲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開化群生令還本元，豈但汝等三人而已乎？各還舊居見汝所親，令三自歸無違佛教矣。』

「獵者曰：『處世有年，雖覩儒士積德為善，豈有若佛弟子恕己濟眾，隱處而不揚名者乎？若道士有之，願至吾家乞微供養。』烏曰：『吾名鉢，道士有難，願呼吾名，吾當馳詣。』蛇曰：『吾名萇，若道士有患，願呼吾名，必來報恩。』辭畢各退。

「他日，道士之獵者舍，獵者遙見其來，告妻曰：『彼不祥之人來，吾勅汝為饌。』徐徐設之，彼過日中即不食矣。妻覩道士勃然作色，訛留設食，虛談過中。道士退矣，還山覩烏，呼名曰：『鉢。』烏問曰：『自何來耶？』曰：『獵者所來。』烏曰：『已食乎？』曰：『彼設未辦而日過中，時不應食故吾退耳。』烏曰：『凶咎之鬼難以慈濟，違仁背恩，凶逆之大也。吾無飲食，無以供養。留心坐斯，吾須臾還。』飛之般遮國，入王後宮，覩王夫人臥，首飾之中有明月珠。烏銜馳還，以奉道士。

「夫人寐寤，求之不獲，即以上聞。王勅臣民：『有得之者，賞金銀各千斤，牛馬各千首；得不貢者，罪重滅宗。』道士惠獵者，獵者縛而白之。王曰：『汝從何得斯寶乎？』道士深惟：『以狀言之，即一國烏皆死矣；云盜得之，斯非佛弟子也。』默然受拷，杖楚千數，不怨王，不讎彼，弘慈誓曰：『令吾得佛，度眾生諸苦矣。』

「王曰：『取道士埋之，唯出其頭，明日戮焉。』道士乃呼蛇曰：『萇。』蛇曰：『天下無知我名者，唯有道士耳。揚聲相呼，必有以也。』疾邁，見道士若茲，叩頭問曰：『何由致此？』道士具陳厥所由然。蛇流淚曰：『道士仁如天地，尚與禍會，豈況無道，誰將祐之乎？天仁無怨，斯王唯有太子一人，無他儲副，我將入宮咋

殺太子，以吾神藥傅之即愈。』蛇夜入宮，咋之即絕。停屍三日，令曰：『有能活太子者，分國而治。』載之山間，當火葬之。行徑歷道士邊，道士曰：『太子何疾而致喪身乎？且無葬矣！吾能活之。』從者聞說，馳以上聞。王心悲喜，重更哀慟曰：『吾赦爾罪，分國為王。』道士以藥傅身，太子忽然興曰：『吾何緣在斯乎？』從者具陳所以。太子還宮，巨細喜舞。

「分國惠之，一無所受。王寤曰：『分國不受，豈當盜哉？』問：『子何國人？以何見為沙門乎？何從獲珠？行高乃然，忽罹斯患，將以何由？』道士本末陳焉，王為愴然泣淚流面。王告獵者曰：『子有功勳於國，悉呼九親來，吾欲重賜之。』親無巨細皆詣宮門，王曰：『不仁背恩，惡之元首。』盡殺之矣。道士入山學道，精進不倦，命終生天上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道士者，吾身是也。烏者，鵝鷺子是也。蛇者，阿難是，獵者。調達是。其妻者，懷槃女子是也。菩薩弘仁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五〇）

「昔者拘深國王名抑迦達，其國廣大，人民熾盛，治國以正，不枉兆民。王有子二人，一男一女，男名須達，女名安闍難，執行清淨，王甚重之。為作金池，二兒入池浴，池中有龜，龜名金，瞽一眼，亦於水戲，觸二兒身，兒驚大呼！王則問其所以？云：『池中有物，觸怖我等。』王怒曰：『池為兒設，何物處之而恐吾兒？』令施罘取之，鬼龍奇怪，趣使得之。罟師得龜，王曰：『當作何殺之？』群臣或言：『斬首。』或言：『生燒。』或言：『剉之作羹。』一臣曰：『斯殺不酷，唯以投大海中，斯所謂酷者也。』龜笑曰：『唯斯酷矣。』王使投之江中。

「龜得免，喜馳詣龍王所，自陳曰：『人王抑迦達有女，端正光華，天女為雙。人王乃心區區，大王欲以女結為媛親。』龍曰：『汝誠乎？』龜曰：『唯然。』為龜具設盛饌皆以寶器，龜曰：『早遣賢臣相尋，吾王欲得其決。』龍遣賢臣十六，從龜至人王城下墜中，龜曰：『汝等止此！吾往上聞。』龜遂遁邁不復來還。十六臣悁悒俱入城見王，王曰：『龍等來為？』對曰：『天王仁惠接臣等，王欲以貴女為吾王妃，故遣臣等來迎。』王怒曰：『豈有人王之女與蛇龍為偶乎？』龍對曰：『大王故遣神龜宣命，臣等不虛來。』王不許之。諸龍變化，令宮中眾物皆為龍，耀遶王前後。王懼叫呼，群臣驚愕，皆詣殿下質問所以。王具說其狀，眾臣僉曰：『豈可以一女之故，而亡國乎？』

「王及群臣臨水送女，遂為龍妃，生男女二人。男名槃達，龍王死，男襲位為王。欲捨世榮之穢，學高行之志，其妻有萬數，皆尋從之，逃避幽隱猶不免焉。登陸地於私梨樹下，隱形變為蛇身槃屈而臥。夜則有燈火之明，在彼樹下數十枚矣，日日雨若干種華，色曜香美非世所覩。

「國人有能厭龍者，名陂圖，入山求龍欲以行乞，覩牧牛兒問其有無。兒曰：『吾見一蛇，槃屈而臥於斯樹下，夜樹上有數十燈火，光明耀曄，華下若雪，色耀香美其為難喻，吾以身附之，亦無賊害之心。』術士曰：『善哉！獲吾願矣。』則以毒藥塗龍牙齒，牙齒皆落，以杖捶之，皮傷骨折。術士自首至尾以手捋之，其痛無量，亦無怨心，自咎宿行不朽乃致斯禍，誓願曰：『令吾得佛，拯濟群生都使安隱，莫如我今也。』

「術士取龍著小篋中，荷負以行乞匄。每所至國，輒令龍舞，諸國群臣兆民靡不懼之。術士曰：『乞金銀各千斤，奴婢各千人，象馬牛車眾畜事各千數。』每至諸國，所獲皆然。轉入龍王祖父之國，其母及龍兄弟，皆於陸地求之，化為飛鳥依偟王宮。術士至，龍王化為五頭，適欲出舞而見其母兄妹，羞鄙逆縮不復出舞。術士呼之五六，龍遂頓伏。母復為人形，與王相見，陳其本末。王及臣民莫不興哀，王欲殺術士，龍請之曰：『吾宿行所種，今當受報，無宜殺之以益後怨，從其所求以施與之。弘慈如斯，佛道可得也。』王即以異國為例，具其所好悉以賜之。

「術士得斯重寶，喜以出國，於他國界逢賊，身見菹醢，財物索盡。龍母子與王訣別：『若大王念我呼名，吾則來，無憔悴矣。』王逮臣民臨渚送之，一國哀慟靡不躃踊者也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槃達龍王者，吾身是也。抑迦達國王者，阿難是也。母者，今吾母是也。男弟者，鶖鷺子是也。女妹者，青蓮華除饉女是也。時，酷龍人者，調達是也。菩薩弘慈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五一）雀王經

「昔者菩薩身為雀王，慈心濟眾有尚慈母，悲彼艱苦情等親離，覩眾稟道喜若己寧，愛育眾生猶護身瘡。有虎食獸，骨柱其齒，病困將終。雀覩其然，心為悲楚曰：『諸佛以食為禍，其果然矣。』入口啄骨，日日若茲。雀口生瘡，身為瘦疵，骨出虎穌。雀飛登樹，說佛經曰：『殺為兇虐，其惡莫大；若彼殺己，豈悅之乎？當恕己度彼，即有春天之仁。仁者普慈，祐報響應；兇虐殘眾，禍尋影

追。爾思吾言矣。』虎聞雀誡，勃然恚曰：『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乎？』雀覩其不可化，愴然愍之，即速飛去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雀王者，吾身是也。虎者，調達是也。開士世世慈心濟眾，以為惶務猶自憂身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五二）之裸國經

「昔者菩薩，伯叔二人，各資國貨俱之裸鄉。叔曰：『夫福厚者衣食自然，薄祐者展乎筋力。今彼裸鄉，無佛、無法、無沙門眾，可謂無人之土矣，而吾等往，俯仰取其意，豈不難哉？入國隨俗，進退尋儀，柔心言遜，匿明揚愚，大士之慮也。』伯曰：『禮不可虧，德不可退，豈可裸形毀吾舊儀乎？』叔曰：『先聖影則隕身不隕行，戒之常也。內金表銅，釋儀從時，初譏後歎，權道之大矣！』遂俱之彼。伯曰：『爾今先入，觀其得失，遣使告誠。』叔曰：『敬諾。』旬日之間使返告伯，曰：『必從俗儀。』伯勃然曰：『釋人從畜，豈君子行乎？叔為，吾不也！』
「其國俗，以月晦十五日夜常為樂，以麻油膏膏首，白土畫身，雜骨瓔頸，兩石相叩，男女携手，逍遙歌舞；菩薩隨之，國人欣歎。王愛民敬賓俟相屬，王悉取貨，十倍雇之。伯車乘入國，言以嚴法，輒違民心。王忿民慢，奪財撾捶。叔請乃釋，俱還本國。送叔者被路，罵伯者聒耳。伯恥怒曰：『彼與爾何親？與吾何讐？爾惠吾奪，豈非讒言乎？』結叔帶曰：『自今之後，世世相酷，終不赦爾。』菩薩愴然流淚誓曰：『令吾世世逢佛見法親奉沙門，四恩普覆潤濟眾生，奉伯若己，不違斯誓也。』自此之後，伯輒剋叔，叔常濟之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叔者，吾身是也。伯者，調達是也。菩薩慈柔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五三）六年守飢畢罪經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歸命三尊具奉十善，德被遐邇靡不承風，兵刃不施，牢獄無有，風雨時節國豐民富，四表康休，路無怨嗟，華偽小書舉國絕口，六度真化靡人不誦。時有梵志，執操清淨，閑居山林不豫流俗，唯德是務。夜渴行飲，誤得國人所種蓮華池水，飲畢意悟曰：『彼買此池，以華奉佛廟，水果自供；吾飲其水，不告其主，斯即盜矣。夫盜之為禍，先入太山，次為畜生，屠賣于市以償宿債。若獲為人，當為奴婢。吾不如早畢於今，無遺後患矣。』詣闕自告云其犯盜，唯願大王以法相罪，畢之於今乞後無尤。王告

曰：『斯自然之水，不寶之物，何罪之有乎？』對曰：『夫買其宅即有其井，占其田則惜其草，汲井刈蓊非告不取。吾不告而飲，豈非盜耶？願王處之。』王曰：『國事多故，且坐苑中。』太子令之深處苑內，王事總猥忘之六日。忽然悟曰：『梵志故在乎？疾呼之來。』梵志守戒飢渴六日，之王前立，厥體瘦疵，起而蹌地，王覩流淚曰：『吾過重矣。』王后笑之。王遣人澡浴梵志，具設餚饌，自身供養，叩頭悔過曰：『吾為人君，民飢者吾自飢，寒者即衣單，豈況懷道施德之士乎？一國善士之福，不如高行賢者一人之德，國寧民安，四時順穀豐穰，非戒之德其誰致之乎？』謂道士曰：『飲水不告，罪乃若此，豈況真盜不有重咎乎？以斯赦子，必無後患也。』梵志曰：『大善！受王洪潤矣。』

「自斯之後，生死輪轉無際，至臨得佛不食六年，罪畢道成，以俱夷自解，羅云乃生。太子棄國勤于山林，邪見之徒咸謂狂惑，謗聲非一。太子聞焉，忍斯辱謗，追以慈濟，福隆道成，諸天雲集，稽首承風，帝王臣民靡不歸命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王者，則吾身是也。夫人者，俱夷是。太子者，羅云是。夫崇惡禍追，施德福歸，可不慎哉！王忘道士令餓六日，受罪六年飢饉纔息，六日之後王身供養故，今六年殃畢道成。俱夷笑之，今懷羅云六年重病。太子以梵志深著苑內故，六年處于幽冥。愚夫重闇不明去就，以惡心向佛、沙門、梵志，截手拔舌者，斯一世之苦；妄以手捶，虛以口謗，死入太山，太山之鬼拔出其舌，著於熱沙，以牛耕上，又以然釘釘其五體，求死不得。殃惡若此，順行無邪。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。」

（五四）釋家畢罪經

「昔者菩薩守戒行淨，積功累德，遂獲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，遊處舍衛國。天龍鬼神、帝王臣民靡不歸宗，蠱道邪術值佛影隆，猶日明盛螢火隱退。貪嫉之興，不覩亡身之火，邪黨搆謀，勸女弟子名曰好首，以毀天尊。國人未獲真諦者，有沈吟之疑，心疑諸沙門，王亦怪焉。蠱道貪濁，諍財相訴，濁現禍歸，即時見廢，貞真照現，天人歎善！王詣精舍頓首悔過，由斯王有慚心，因媒啟問，求佛女妹，結婚姻之固，以絕釋家之怨。眾祐曰：『吾去家為沙門，不豫世業，嫁娶之事，一由父王。』於是遣使者致敬，宣結親之辭。諸釋不許，王曰：『佛處其國爾由往來，明者無怨，愚夫有讐。女吾賤妾之子，何足以致恨乎？』王許曰：『可。』遂成婚姻。有男嗣一，請見諸舅，即之釋國。

「時，佛當還開化諸釋，諸釋欣欣興佛精舍，掘土三尺，以栴檀香填之，撿國眾寶為佛精舍，焜焜奕奕有若天宮，聲聞隣國靡不躍逸。佛未坐之，而彼庶子入觀曰：『斯精舍之巧、眾珍之妙，唯天帝宮可為匹矣。』曰：『佛未翔茲，吾一坐座，沒命不恨也。』庶子嬖友，名曰頭佉摩，對曰：『夫亦何失？』即升坐矣。釋氏雄士，壯聲呵曰：『眾祐尊座，天帝不臨，何婢之子敢升座乎？』裂坐更興。庶子出，謂其友曰：『斯辱無外矣！吾若為王，爾無忘茲。』友曰：『俱然。』旋守其母欲為太子，母以妖蠱請如子願。王曰：『古來未聞！無設狂言自招恥也。』妖蠱處內，佞臣巧辭，遂立二嫡分民正治。

「大王崩，位立兩國，民隨所悅，仁凶分流，仁即奉兄，兇馳詣叔。友為相國，修治干戈，軍用眾備，以舊事聞。王曰：『可。』即寵雄將武士就路，覩佛道邊坐乎半枯之樹。王進稽首曰：『佛不坐純生而處半枯，將有由乎？』眾祐曰：『斯樹名釋，吾愛其名，以仁道濟其難，潤其枯惠其生也。』王悵然內恥曰：『佛仁弘普，惠逮草木，豈況人乎？』於是旋軍。相國仰察天文，覩釋氏宿福索禍興，復以聞之。軍又出，未至釋氏城有數里，城中弓弩矢聲猶風雨，幢幡傘蓋斷竿截斗，裂鎧斬控，士馬震奔靡不失魄。王又奔歸。釋人啟佛：『當那賊何？』曰：『牢關門，廢墜橋。』王又出軍，目連啟言：『吾欲以羅漢威神化為天網，覆城面四十里，王奈釋人何？』眾祐曰：『無奈罪何？』又言：『跳著他方剎土？』曰：『無奈罪何？』目連言：『吾能攘有形，無奈無形罪何？』眾祐曰：『種惡禍生，孰能攘之？取釋氏一子置吾鉢下，以效其實。』目連如命。

「釋諸耆舊承教守門，魔化為舊德，呵諸釋曰：『王假塗有所之，爾其絕彼，將益後尤。佛弟子行，可得爾乎？』魔奮勢拔鑰排門兵入，猶塘決水翻。釋摩南為大將軍，與王先王同師而學，有死友之誓，謂王曰：『住爾兇士一飡之頃，令城中人獲出全命。』王曰：『可。』大將軍臨水向佛，叩頭流淚而曰：『以吾微命請彼少人，願令十方群生皆奉佛教，恕己濟眾，潤合二儀，無為狼蚖之毒殘賊眾生，若斯無道之王矣。』入水以髮纏樹根，有頃命終。王遣使者視之，還如事云。兵入掘地半埋釋人。橫材象牽，概殺之矣，或馬蹟，或兵刃。

「佛時首疾，其痛難言。梵王帝釋、四大天王，皆叉手侍，為之痛心。釋人有自歸命三尊者，誦經者，起慈心者。釋有三城，征事未畢，王憶釋摩南殺身請眾命，為之愴然，旋師罷軍，遣使者致敬曰：『士眾疲勞，還國息師。』異日束修稽首足下。佛教謝，王自愛。使者退，佛視之矣。阿難整法服稽首曰：『佛不虛視，其必有

緣。』眾祐曰：『釋罪畢也，王罪興矣。却後七日，太山鬼以火燒王及其臣民，王罪難救猶釋禍難攘矣。』佛使阿難舉鉢，鉢下人亦終。佛將諸沙門至梵志講堂，道經諸釋死地，或有已死或折臂髀脛者，覩佛來，或搏頰呻吟云：『歸命佛、歸命法、歸命聖眾，願十方群生皆獲永康，莫如我等也。』時自然床從地出，其地無間，諸沙門皆坐。佛言：『斯王勃逆，興罪弘廣矣。』又問沙門：『若見屠獵魚網者，獲為飛行皇帝乎？』對曰：『不見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吾亦不見，以其無四等心惠彼群生故也。』

「王行湖邊，眾入水浴，神化為毒虫螫其士眾，毒行身黑，或於水中死者，或百步一里死者。且半入國，兇鬼雲集。宮中夜時人聲物鳴，聚居相持，須旦為命，日月薄蝕，星宿失度，怪異首尾，靡不怨王也。王聞佛戒火變之異，內如湯灼，遣使者參其事。佛說如上，使返具聞，國振瓦崩。王會群臣，議言：『或於山，或於水。』遂乘船入海，強富得從，貧羸留國。王內宮人登船上服，望火解衣，脫陽燧珠著服上。其日雲興，壅壅曀曀，風雨凌凌，笮絕舟漂，臣民僉曰：『弊王行凶，乃致兇禍。』向中之時日出炙陽燧，陽燧化為火，始自王舟，大山鬼神雲集礔礰，率土生入太山地獄。留在岸者，微怖而全。」

佛於是日興慈心定，諸沙門問阿難：「佛不出乎？」答曰：「一國大喪，佛興慈定，故為不出也。」佛明晨出，諸沙門稽首于地，釋梵四王、諸龍鬼神、帝王臣民稽首就座。阿難整服，問二國禍變之元：「願釋眾疑，令群生照禍福所由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昔有三國比隣而王，時，佛去世久遠，經典不修。菩薩所處之國，致有湖池，獲魚無數。近國聞喜，資財來買，魚盡慘還。遠國不知，亦無買心。漁獵國者，今釋三億人死者是也。其一國喜欲買魚者，今一城人恐徒亡財者是也。遠國不聞得魚者，今一城中人不知王來者是也。我時見破魚首，失言可之；今已得佛為三界尊，尚不免首疾之殃，豈況凡庶乎？諸弟子端爾心、興德惠、安群生，恕己濟彼，慎無殺生，盜人財物，婬彼非妻，兩舌惡罵，妄言綺語，嫉妬恚癡，誹謗三尊。禍之大莫尚十惡，福榮之尊夫唯十善矣。殺物者為自殺，活物者為自活。策心念惡、口言惡、身行惡，莫若勞心念道、口言道、身行道。施善福追，為惡禍尋，猶響之應聲影之追形也。覩斯變者，慎勿違春天之仁，而尚豺狼之兇也。」

佛說經竟，四輩弟子、天龍鬼神，皆大歡喜，稽首而去。

六度集經卷第五

六度集經卷第六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精進度無極章第四(此有十九章)

「精進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精存道奧，進之無怠，臥坐行步，喘息不替。其目髣髴，恒覩諸佛靈像變化立己前矣；厥耳聽聲，恒聞正真垂誨德音。鼻為道香，口為道言，手供道事，足蹈道堂，不替斯志呼吸之間矣。憂愍眾生長夜沸海，洄流輪轉，毒加無救；菩薩憂之，猶至孝之喪親矣。若夫濟眾生之路，前有湯火之難、刃毒之害，投躬危命，喜濟眾難，志踰六冥之徒獲榮華矣。」

（五五）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凡人，聞佛名號、相好、道力、功德巍巍，諸天共宗，則高行者眾苦都滅矣。菩薩存想，吟泣無寧，曰：『吾從得天師經典翫誦，執行以致為佛，愈眾生病令還本淨乎？』時佛去世，無除饉眾，莫由受聞。隣有凡夫其性貪殘，覩菩薩精進志銳，曰：『吾知佛三戒一章，爾欲稟乎？』菩薩聞之，其喜無量，稽首足下，伏地請戒。知偈者曰：『斯為無上正真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之要教也，子欲徒聞之，豈其然乎？』答曰：『請問法儀，厥義何之？』曰：『爾審懇誠者，身毛一孔一針刺之，血流身痛心不悔者，尊教可聞矣。』答曰：『聞佛則殞，吾欣為之，豈況刺身而生存者乎？』即布針以刺身，血若流泉，菩薩喜於聞法，得無痛之定。

「天帝釋覩菩薩志銳，為其愴然，化令舉身一毛孔者有一針矣。其人覩之照厥志高，即授之曰：『守口攝意，身無犯惡，除是三行，得賢徑度。是諸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尊、最正覺戒真說也。』菩薩聞戒歡喜稽首，顧視身針霍然不現，顏景弈弈，氣力踰前，天人鬼龍靡不歎懿。志進行高，踵指相尋，遂致得佛，拯濟眾生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授菩薩偈者，今調達是。調達雖先知佛偈，猶盲執燭炤，彼不自明，何益於己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五六）

「昔者菩薩，為獼猴王，常從五百獼猴遊戲。時世枯旱，眾果不豐，其國王城去山不遠，隔以小水，猴王將其眾入苑食果。苑司以

聞。王曰：『密守，無令得去。』猴王知之，愴然而曰：『吾為眾長，禍福所由，貪果濟命而更誤眾。』勅其眾曰：『布行求藤。』眾還藤至，競各連續，以其一端縛大樹枝。猴王自繫腰登樹投身，攀彼樹枝，藤短身垂，勅其眾曰：『疾緣藤度。』眾以過畢，兩掖俱絕，墮水邊岸，絕而復蘇。國王晨往案行，獲大獼猴，能為人語，叩頭自陳云：『野獸貪生恃澤附國，時旱果乏，干犯天苑，咎過在我。原赦其餘，蟲身朽肉，可供太官一朝之餚也。』王仰歎曰：『蟲獸之長，殺身濟眾，有古賢之弘仁。吾為人君，豈能如乎？』為之揮涕，命解其縛，扶著安土，勅一國中恣猴所食，有犯之者罪與賊同。還向皇后陳其仁澤：『古賢之行未等於茲，吾仁糸髮，彼踰崑崙矣。』后曰：『善哉！奇矣斯蟲也。王當恣其所食無令眾害。』王曰：『吾已命矣。』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獼猴王者，吾身是也，國王者，阿難是也，五百獼猴者，今五百比丘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五七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鹿王，力勢踰眾，仁愛普覆，群鹿慕從，所遊近苑。牧人以聞，王率士眾合圍逼之。鹿王乃知，垂泣而曰：『爾等斯厄，厥尤由我也。吾將沒命，濟爾群小。』鹿王就索，下前兩足曰：『登吾踊出，爾等可全矣。』群鹿如之，咸獲免矣。身肉決裂，血若流泉，躃地纔息，其痛難言。群鹿啼呼，徘徊不去。人王覩其體殘，血流丹地，不見鹿眾，曰：『斯者何以？』鹿王對曰：『執操不淑，稟命為獸，尋求美草以全微命，干犯國境罪應尤重。身肉雖盡，兩脾五藏完具尚存，惟願太官給一朝膳。』王曰：『爾何緣若茲乎？』鹿王本末陳其所以。其王惻然為之流淚曰：『爾為畜生，含乾坤之弘仁，毀命以濟眾；吾為人君，苟貪好殺殘天所生？』即布重命，勅國黎庶，自今絕獵無貪鹿肉，裂索舉鹿，安厝平地。群鹿覩其王，仰天悲號，各前舐瘡，分布採藥，咀咋傅之。人王覩焉，重為抆淚曰：『君以子愛育其眾，眾以親恩慕其君，為君之道可不仁乎？』自斯絕殺尚仁，天即祐之，國豐民熙，遐邇稱仁，民歸若流。」
佛告鶖鷺子：「鹿王者，吾身是也。五百鹿者，今五百比丘是也。人王者，阿難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五八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鹿王，名曰修凡，體毛九色覩世希有，江邊遊戲。覩有溺人，呼天求哀，鹿愍之曰：『人命難得而當殞乎？吾寧投危以濟彼矣。』即泅趣之曰：『爾勿恐也，援吾角騎吾背，今自相濟。』人即如之。鹿出人畢，息微殆絕。人活甚喜，遶鹿三匝，叩頭陳曰：『人道難遇，厥命惟重，大夫投危濟吾重命，恩踰二儀，終始弗忘，願為奴使供給所乏。』鹿曰：『爾去，以吾軀命累汝終身。夫有索我，無云覩之。』溺人敬諾：『沒命不違。』

「時，國王名摩因光，稟操淳和慈育黎庶。王之元后厥名和致，夢見鹿王身毛九色，其角踰犀。寐寤以聞：『欲以鹿之皮角為衣為珥，若不獲之妾必死矣。』王重曰：『可。』晨向群臣說鹿體狀，布命募求，獲者封之一縣，金鉢滿之銀粟，銀鉢滿之金粟。募之若斯，溺人悅焉，曰：『吾獲一縣，金銀滿鉢，終身之樂；鹿自殞命，余何豫哉？』即馳詣宮，如事陳聞啟之。斯須面即生癩，口為朽臭，重曰：『斯鹿有靈，王當率眾乃獲之耳。』王即興兵渡江尋之。

「鹿時與烏素結厚友。然其臥睡不知王來，烏曰：『友乎！王來捕子。』鹿疲不聞，啄耳重云：『王來殺爾。』鹿驚覩王彎弓向己，疾馳造前跪膝叩頭曰：『天王假吾漏刻之命，欲陳愚情。』王覩鹿然，即命息矢。鹿曰：『王重元后勞躬副之，吾終不免矣。天王處深宮之內，焉知微蟲之處斯乎？』王手指云：『癩人啟之。』鹿曰：『吾尋美草食之，遙覩溺人呼天求哀，吾愍于窮，投危濟之。其人上岸喜叩頭曰：「吾命且喪而君濟之，願給水草為終身奴。」吾答之曰：「爾去，自在所之，慎無向人云吾在斯。」』鹿王又曰：『寧出水中浮草木上著陸地，不出無反復人也。劫財殺主，其惡可原；受恩圖逆，斯酷難陳。』王驚曰：『斯何畜生而懷弘慈，沒命濟物不以為艱，斯必天也！』王善鹿之言，喜而進德，命國內曰：『自今日後恣鹿所食，敢有犯者罪皆直死。』王還，元后聞王放之，恚盛心碎，死入太山。天帝釋聞王建志崇仁，嘉其若茲，化為鹿類盈國食穀，諸穀苗稼掃土皆盡，以觀其志。黎庶訟之。王曰：『凶訛保國，不若守信之喪矣。』釋曰：『王真信矣。』遣鹿各去，穀豐十倍，毒害消歇，諸患自滅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鹿王者，吾身是也。烏者，阿難是也。王者，鶖鷺子是也。溺人者，調達是也。王妻者，今調達妻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五九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馬王，名曰駏耶，常處海邊渡漂流人。時，海彼岸有婬女鬼，其數甚多，若覩商人，即化為城郭居處，田園伎樂飲食，變為美人，顏華暐曄，要請商人，酒樂娛之。鬼魅惑人，皆留匹偶，一年之間，婬鬼厭故，以鐵錞刺其咽，飲其血、食其肉、吮其髓。馬王遙覩婬鬼噉人，為之流淚。因飛渡海，之海彼岸，獲成擣粳米，馬王食飲畢，登山呼曰：『誰欲度者？』如此三矣。商人聞之喜曰：『常聞神馬哀度危難，今其臻乎！』喜而趣之，曰：『哀度吾等。』馬曰：『爾等去者，婬鬼必當提子示爾，號呼而追。有顧戀之心者，吾去後，鬼必復以鐵錞錞爾咽，飲爾血、吞爾肉。正心存善，可得全命矣。夫欲歸者，騎吾背援吾鬣尾，捉頭頸自由所執，更相攀援，必活覩親也。』商人信用其言者，皆獲全命歸覩六親，婬惑之徒信鬼妖蠱靡不見噉。夫信正去邪，現世永康矣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馬王者，吾身是也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〇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魚王，有左右臣，皆懷高行，常存佛教，食息不替，食水生菜苟以全命；慈育群小，猶護自身，尋潮遊戲，誨以佛戒。不覺漁人以網挾之，群魚巨細靡不惶灼。魚王愍曰：『慎無恐矣，一心念佛願眾生安，普慈弘誓，天祐猶響，疾來相尋。吾濟爾等。』魚王以首倒殖泥中，住尾舉綱，眾皆馳出，群魚得活靡不附親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魚王者，吾身是也。左右臣者，鶖鷺子、大目揵連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一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龜王，晝夜精進思善方便，令眾生神得還本無。又有龜王，共處深山，俱覩蝘蜓登樹自投，如斯無寧。菩薩占曰：『斯危身之象矣，吾等宜早避之為善。』其一龜王，專愚自由，不從真言。菩薩盡心，濟其從者令得免難。十日之後，象王徒眾就樹燕息，蝘蜓自投墮象耳中，則驚啼呼！羣象犇赴，其來縱橫踐殺諸龜。龜王恚曰：『知事若茲而不指云，吾死爾生，於心善乎？累劫尋爾，逢必殘戮。』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善占龜者，吾身是也。自專不去者，調達是也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二）

「昔者菩薩，為鸚鵡王，徒眾三千。有兩鸚鵡，力幹踰眾，口銜竹莖以為車乘，王乘其上飛止遊戲。常乘莖車，上下前後左右，鸚鵡各五百眾，六面輔翼合有三千，貢獻所珍，娛樂隨時。王深自惟：『眾讙亂德無由獲定，吾將權焉。』託病不食，佯死棄眾。其諸眾者以簟覆之，各捐而去；王興求食。諸鸚鵡眾詣他山鸚鵡王所曰：『吾王喪矣，願為臣僕。』曰：『爾王死者以屍相示，若其真喪，吾將納爾眾。』還取屍霍然不見，四布行索獲其王矣，僉然為禮，復故供養。王曰：『吾尚未喪，爾等委捐。諸佛明訓，覩世無親唯道可宗，沙門以鬚髮為亂志之穢，故捐棄之崇無欲行。爾等讙鬧，邪聲亂志，獨而無偶，上聖齊德。』言畢翻飛，閑處窈寂，棄欲無為，思惟定行，諸穢都滅，心如天金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鸚鵡王者，吾身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三）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鴿王，徒眾五百，於國王苑翱翔索食。國王覩之，勅令牧夫率網張捕，其眾巨細無有子遺，籠而閉之，食以粳米肥肉，太官以供肴膳。鴿王見拘，一心念佛，悔過興慈，願：『令眾生拘者得解，疾離八難無如我也。』謂諸鴿曰：『佛經眾戒，貪為元首，貪以致榮者，猶餓夫獲毒飲矣。得志之樂其久若電，眾苦困己其有億載。爾等捐食，身命可全矣。』眾對之曰：『見拘處籠，將欲何冀乎？』王曰：『違替佛教縱情貪欲，靡不喪身者也。』己自捐食，肥體日耗，間關得出，顧謂餘曰：『除貪捐食可如我也。』言畢飛去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鴿王者，吾身是也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四）佛說蜜蜂王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告諸弟子：「當勤精進聽聞諷誦，莫得懈怠陰蓋所覆。吾念過去無數劫時，有佛名一切度王如來、無所著、最正覺，時為一切諸天人民不可計數而說經法。是時眾中有兩比丘，其一比丘名精進辯，一比丘名德樂正，共聽經法。精進辯者聞經歡喜，應時即得阿惟越致，神通具足；德樂正者，睡眠不覺，獨無所得。時，精進辯謂德樂正言：『佛者難值，億百千

世時乃一出耳，當曼精進為眾作本，如何睡眠？夫睡眠者陰蓋之罪，當自勗勉有覺寤心。』時德樂正，聞其教詔便即經行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，如是煩亂不能自定，詣泉水側坐欲思惟，復坐睡眠，時，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，化作蜜蜂王，飛趣其眼如欲螫之。時，德樂正驚覺而坐，畏此蜂王，須臾復睡，時，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，德樂正驚，心中懊悸不敢復睡。時，泉水中有雜色花，憂曇、拘文，種種鮮潔。時，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，時德樂正端坐視之，畏復飛來不敢復睡。思惟蜂王觀其根本，蜂王食味不出華中，須臾之頃，蜂王睡眠，墮污泥中；身體沐浴已，復還飛住其華上。時，德樂正向蜜蜂王說此偈言：

「『是食甘露者，　其身得安隱，
不當復持歸，　遍及其妻子。
如何墮泥中，　自污其身體，
如是為無黠，　敗其甘露味。
又如此華者，　不宜久住中，
日沒華還合，　求出則不能。
當須日光明，　爾乃復得出，
長夜之疲冥，　如是甚勤苦。』

「時蜜蜂王，向德樂正，說偈報言：

「『佛者譬甘露，　聽聞無厭足，
不當有懈怠，　無益於一切。
五道生死海，　譬如墮污泥，
愛欲所纏裹，　無智為甚迷。
日出眾華開，　譬佛之色身，
日沒華還合，　世尊般泥曰。
值見如來世，　當曼精進受，
除去睡陰蓋，　莫呼佛常在。
深法之要慧，　不以色因緣，
其現有智者，　當知為善權。
善權之所度，　有益不唐舉，
而現此變化，　亦以一切故。』

「時德樂正聽聞其說，即得不起法忍，解諸法本，逮陀隣尼，乃知精進辯善權方便。常獨經行不復懈怠，應時亦得不退轉地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精進辯者，今我身是也。德樂正者，彌勒是也。」
佛語阿難：「我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，彌勒時睡眠獨無所得。設我爾時不行善權而救度者，彌勒于今在生死中未得度脫。聞是法者常當精進，廣勸一切皆令除去睡眠之蓋，當造光明智慧之本。」
說是事時，無央數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

（六五）佛以三事笑經

「昔者菩薩，為清信士，歸命三尊，慈弘仁普，恕濟群生，守清不盜，布施等至，貞淨不姝，觀捐內婬，信同四時、重如須彌，絕酒不飲，尊孝喻親，以正月奉六齋精進無倦，所生遇佛，德行日隆，遂成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教化周旋。」
時行歷市，覩一老翁斗量賣魚，哀慟嘩曰：「怨乎皇天，吾子何咎而早喪身？子存賣魚，吾豈勞乎？」佛覩其然，笑之，口光五色。度市斯須，又覩大猪浴尿行路，佛復笑焉。阿難整服稽首而白：「屬笑人多，莫由敬質；而今重笑，必有教詔。願釋眾疑，為後景模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阿難！吾笑有三因緣。一曰，觀彼老翁之愚，其為弘普矣。日以罟網殘群生命，蓋無絲髮之惻隱；禍子自喪，而怨諸天呼嘩驚怖！斯下愚之行，非二儀之仁，賢聖之恕也，以是笑耳。昔者飛行皇帝，植福巍巍，志憍行逸，今為斗量魚，斯二矣。不想人天，壽八十億四千萬劫，意專著空，不能空空還于本無，福盡受罪今在斗中，斯三矣。」
阿難質曰：「飛行皇帝，逮彼尊天，其德巍巍，何故不免於罪乎？」
世尊曰：「禍福非真，當有何常？夫處尊榮施四等恩，覺四非常，可免彼禍矣。若因貴自遂，快心從邪，福盡受罪，自古來然。殃福追己，猶影尋形、響之應聲，豈有貴賤哉？惟吾前世為清信士，時，有隣人好奉鬼蟲，姦[廾/ (阿- 可+辛) / 女] 為群，不信作惡重禍響應。每至齋日，吾要入佛正真之廟，聽沙門眾散說淨法，以為德本，防絕凶禍，而子婬荒，訛云有務。吾詣佛廟，子往亂道。自斯之後，吾之所生，逢佛聞法與沙門齊志，德行日隆，遂成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為三界尊，號曰法王。隣人好事鬼術，殘賊群生，佚蕩女色，酒亂不孝，自謂得志。輪轉三道，苦毒無量。吾已為佛，子續為臭蟲，是以笑之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吾累劫稟經採義，親樂沙門，獲斯巍巍矣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六）小兒聞法即解經

「昔有比丘，精進守法，少持禁戒，初不毀犯，常守梵行，在精舍止。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，說經聲妙無能及者，其有聞此比丘音聲，莫不歡喜。有一小兒厥年七歲，城外牧牛，遙聞比丘誦說經聲，即尋音往詣精舍中，禮比丘已却坐一面，聽其經言，時說色本，聞之即解，兒大歡喜。經句絕已，便問比丘。比丘應答，不可兒意。是時小兒反為解說，其義甚妙，昔所希聞。比丘聞之，歡喜甚悅，怪此小兒乃有智慧，非是凡人。時，兒即去，還至牛所，所牧牛犢散走入山，兒尋其迹追逐求索。爾時，值虎害此小兒，小兒命終，魂神即轉，生長者家，第一夫人作子。

「夫人懷妊，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，從朝至暮初不懈息。其長者家，素不知法，恆此夫人口為妄語，謂呼鬼病，下問譴祟，無所不至，無能知者。長者甚愁，不知夫人那得此病，家中內外皆悉憂惶。是時比丘入城分衛詣長者門，遙聞經聲心甚喜悅，住門有頃。主人偶出，見此比丘亦不作禮，比丘怪之：『此賢者家內說經聲妙乃爾乎！今此長者不與我語。』即問長者：『內中誰有說深經者，音聲微妙乃如是耶！』長者報言：『我內中婦聞得鬼病，晝夜妄語，口初不息。』比丘爾乃知長者家為不解法，比丘報言：『此非鬼病，但說尊經佛之大道，願得入內與共相見。』長者言：『善！』即將比丘入至婦所。婦見比丘即為作禮，比丘呪願言：『得佛疾。』便與比丘相難說經法，反覆披解，比丘甚喜。長者問言：『此何等病？』比丘報言：『無有病也，但說深經甚有義理，疑此夫人所懷妊兒，是佛弟子。』長者意解，即留比丘與作飲食。飲食畢訖，比丘便退精舍，展轉相謂：『有一長者夫人懷妊，甚可奇怪，口誦尊經，所說如流，其音妙好，解釋經理甚深。』

「後日長者復請比丘，普及眾僧悉令詣舍，辦飲食具。時至，皆到坐定，行水飲食已，呪願達嘬。時，夫人出禮眾比丘，却坐一面，復為比丘快說經法，諸有疑難不能及者，盡為比丘具足解說，眾僧踊躍歡喜而退。日月滿足，夫人在產，挽娠得男，又無惡露。其兒適生，叉手長跪，誦般若波羅蜜。夫人產已，還如本時無所復知，如夢寤已了無所識。長者即復呼眾僧。比丘都集，往覩小兒，說經故事，初無躓礙。是時眾僧各各一心觀此小兒本，皆不能知。長者問言：『此為何等？』比丘答曰：『真佛弟子，慎莫驚疑，好養護之。此兒後大當為一切眾人作師，吾等悉當從其啟受。』

「時兒長大至年七歲，悉知微妙，道俗皆備，與眾超絕，智度無極。諸比丘等皆從受學，經中誤脫有所短少，皆為刪定，足其所乏。兒每入出有所至止，輒開化人使發大乘；長者家室內外大小五百人眾，皆從兒學，發摩訶衍意，悉行佛事。兒所教授城郭市里，所開發者八萬四千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弟子乘者五百人，諸比丘聞兒所說本漏意解，志求大乘者皆得法眼淨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時小兒者，吾身是也。時比丘者，迦葉佛是也。如是，阿難！我往昔時，一從比丘聞摩訶衍品，讚善開解，心意歡喜不轉，精進不忘，深識宿命，自致無上平等正覺。一聞之德乃尚如是，何況終日遵修道者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七）殺身濟賈人經

「昔者菩薩，與五百商人，俱入巨海欲採眾寶。入海數月，其所獲寶，重載盈舟。將旋本土，道逢飄風，雷電震地，水神雲集，四周若城，眼中出火，波涌灌山，眾人嚾啼曰：『吾等死矣！』恐怖易色，仰天求哀。菩薩愴然，心生計曰：『吾之求佛，但為眾生耳。海神所惡，死屍為甚。危命濟眾，斯乃開士之尚業矣。吾不以身血注海，海神惡之，意者船人終不渡岸。』謂眾人曰：『爾等屬手相持并援吾身。』眾人承命，菩薩即引刀自[利-禾+玄]。海神惡焉，漂舟上岸，眾人普濟。

「船人抱屍號天而哭曰：『斯必菩薩非凡庸之徒。』躃踊呼天：『寧令吾等命殞于茲，無喪上德之士矣。』其言真誠，上感諸天，天帝釋覩菩薩之弘慈覩世希有，帝釋身下，曰：『斯至德菩薩將為聖雄，今自活之。』以天神藥灌其口中，并通塗屍，菩薩即蘇，忽然起坐與眾相勞。帝釋以名寶滿其舟中，千倍于前，即還本土，九親相見靡不歡悅，賙窮濟乏，惠逮眾生，敷宣佛經，開化愚冥。其國王服菩薩德，詣稟清化，君仁臣忠，率土持戒，家有孝子，國豐毒歇，黎庶欣欣，壽終生天，長離眾苦。菩薩累劫精進不休，遂至得佛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殺身濟眾者，吾身是也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。五百商人者，今坐中五百應真是也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八）

「昔者菩薩，為獨母子，朝詣佛廟捐邪崇真，稽首沙門，稟佛神化，朝益暮誦，景明日昇，採識眾經。古賢孝行，精誠仰慕，猶餓夢食。所處之國，其王無道，貪財重色，薄賢賤民。王念無常，自

惟曰：『吾為不善，死將入太山乎？何不聚金以貢太山王耶？』於是斂民金，設重令曰：『若有匿銖兩之金，其罪至死。』如斯三年，民金都盡。王訛募曰：『有獲少金以貢王者，妻以季女，賜之上爵。』童子啟母曰：『昔以金錢一枚著亡父口中，欲以賂太山王，今必存矣，可取以獻王也。』母曰：『可。』兒取獻焉。王令錄，問所由獲金。對曰：『父喪亡時，以金著口中，欲賂太山，實聞大王設爵求金，始者掘塚發木取金。』王曰：『父喪來有年乎？』對曰：『十有一年。』曰：『爾父不賂太山王耶？』對曰：『眾聖之書，唯佛教真。佛經曰：「為善福追，作惡禍隨，禍之與福猶影響焉。」走身以避影，撫山以關響，其可獲乎？』王曰：『不可。』曰：『夫身即四大也，命終四大離，靈逝變化，隨行所之，何賂之有？大王前世布施為德，今獲為王，又崇仁愛澤及遐邇，雖未得道，後世必復為王。』王心歡喜，大赦獄囚，還所奪金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王欲以民間餘金殘戮害無罪者，菩薩覩民哀號，為之揮淚，投身命乎厲政，濟民難於塗炭。民感其潤，奉佛至戒，國遂豐沃。時，童子者，吾身是也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六九）調達教人為惡經

「昔者菩薩，位為天王，精存微行，志進若流，每到齋日，乘于馬車巡四天下，宣佛奧典開化眾生，消其瑕穢，令崇如來、應儀、正真覺、天中之天、眾聖中王、道教之尊，可離三塗眾苦之原。調達亦為魔天王，行四天下，教人為惡從心所欲，無有太山殃禍之報。行逢菩薩，問曰：『子何行乎？』答曰：『教民奉佛，修上聖德。』調達曰：『吾教民恣欲，二世無禍；為善勞志，無益於己。』菩薩曰：『爾避吾道。』答曰：『子為善猶金銀，吾尚惡猶剛鐵。剛鐵能截金銀，金銀不能截剛鐵，子不下道，吾斬子矣。』調達惡盛禍成，生入太山。夫人為惡，皆死入三塗，三塗執善靡不昇天，雖處尊榮而懷元惡，不如三塗懷佛一言也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教人行善天王者，吾身是也。導人為惡魔天者，調達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七〇）殺龍濟一國經

「昔者菩薩，伯叔齊志，俱行學道，仰慕諸佛難逮之行，誦經釋義開導六冥，練棄內垢，止觀寂定。每聞諸國闇於三尊，輒往導化，令奉六度正真妙行。時有大國，其王樂道，眾妖誘之授其邪偽，率

土承風，皆事蠱道，風雨不時，妖怪首尾。菩薩伯叔自相謂曰：『吾之本土，三尊化行，人懷十善，君仁臣忠，父義子孝，夫信婦貞，比門有賢，吾等將復誰化乎？彼彼國信妖，蛟龍處之，吞其黎庶，哀嘩無救。夫建志求佛，唯為斯類矣。可以道化，喻之以仁，龍含凶毒，吾等摧焉。』叔曰：『佛戒以殺為凶虐之大，活生仁道之首也。將如彼何？』伯曰：『夫殘一人者，其罪百劫；龍吞一國，吾懼恒沙劫畢，厥殃未除矣。苟貪斟味斯須之利，不覩太山燒煮之咎，吾心愍然。人道難獲，佛法難聞，除龍濟國，導以三尊六度高行，禍若絲髮，福喻二儀。爾化為象，吾為師子，二命不殞，斯國不濟也。』稽首十方誓曰：『眾生不寧，余之咎矣。吾後得佛，當度一切。』象造龍所，師子登之。龍即奮勢霆耀雷震，師子踊吼，龍之威靈，師子赫勢，普地為震，三命絕矣。諸天稱善，靡不歎仁。兩菩薩終，生第四天上。

「一國全命，抱屍哀號曰：『斯必神矣！孰仁若茲。』門徒尋之，覩師普慈殺身濟眾，哀慟稱德。各又進行宣師道化，王逮臣民始知有佛，率土僉曰：『佛之仁化乃至於茲乎！』殯葬二屍，舉國哀慟。王即命曰：『有不奉佛六度十善而事妖鬼者，罪舉眷屬同。』自斯之後，剎有千數沙門比肩而行，國內士女皆為清信高行，四境寧靖，遂致太平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兄者，吾身是也。弟者，彌勒是也。毒龍者，調達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(舉眷屬同，丹本與藤同)

（七一）彌勒為女人身經

「昔者菩薩，為天帝釋，位尊榮高，其志恒存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想。坐則思惟，遊則教化，愍愚愛智，誨以智慧，精進無休。覩其宿友，受婦人身為富姓妻，惑乎財色，不覺無常，居市坐肆。釋化為商人，佯有所市，至婦人前住。婦人喜悅，令兒馳歸，取獨坐床欲以坐之，商人乃熟視婦人而笑。婦執高操，意怪商人住笑非宜。兒取床遲，還即搏之，商人又住笑。側有一兒，播鼗踊戲，商人復笑之。有父病者，子以牛祠鬼，商人亦笑之。有一婦人抱兒仿佯，行過市中，兒刮面頰，血流交頸，商人復笑之。於是富姓妻問曰：『君住吾前含笑不止，吾屬搏兒，意興由子，子何以笑？』商人曰：『卿吾良友，今相忘乎？』婦人悵然，意益不悅，怪商人言。商人又曰：『吾所以笑搏兒者，兒是卿父，魂靈旋感，為卿作子，一世之間有父不識，何況長久乎？播鼗兒者本是牛，牛死靈魄還為主作子，家以牛皮用貫此鼗，兒今播弄踊躍戲舞，不識此皮是其故體，故笑之耳。殺牛祭者，父病請活，求生以殺，不祥之甚；

猶服鴆毒，以救病也。斯父方終，終則為牛，累世屠戮受禍無已。今此祭牛，命終靈還，當受人體，免脫憂苦，故復笑之。刮母面兒，兒本小妻，母是嫡妻，女情專婬，心懷嫉妬，常加酷暴。妾含怨恨，壽終則生為嫡妻子，今來報讎，攫面傷體，故不敢怨耳，是以笑之。夫眾生之心其為無恒，古憎今愛，何常之有？斯皆一世見而不知，豈況累劫？經曰：「以色自壅者，盲於大道，專聽邪聲者，不聞佛音之響也。」吾是以笑之耳。世榮若電恍惚即滅，當覺非常，莫與愚竝，崇修德操，六度妙行。吾今反居，後日必造子門。』言竟忽然不現，婦悵然而歸。齋肅望慕，一國咸聞，王逮群寮靡不欽延。

「商人後果在門，狀醜衣弊，曰：『吾友在內，爾呼之來。』門人入告，具以狀言。婦出曰：『爾非吾友矣。』釋笑而云：『變形易服，子尚不識，豈況異世捨斯受彼乎？』重曰：『爾勤奉佛，佛時難值，高行比丘難得供事，命在呼吸無隨世惑。』言畢不現。舉國歡嘆矣，各執六度高妙之行。」

佛告鶖鷺子：「爾時婦人者，彌勒是也。天帝釋者，吾身是也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七二）女人求願經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女人，厥婿稟氣兇愚妬忌，每出商行，以妻囑隣獨母，母奉佛戒為清信行。時佛入國，王逮臣民靡不受戒，獨母聞經，還為婦說之。婦喜歎曰：『斯即無上正真道、最正覺者也。』從母聞佛，即遙稽首。齋日母曰：『可往聽化乎？』婦喜曰：『可。』尋之城外，忽存婿妬，悵然不悅，旋居自鄙：『吾殃重乎？』母還為陳：『天龍鬼神、帝王臣民聽經，或得沙門四道者，或受菩薩決者。佛時難值，經法難聞，爾還為乎？』婦聞佛德，流淚具陳婿妬之意。母曰：『可試一行。』婦曰：『敬諾。』明日即隨母行覩佛，五體投地却立靜心，視佛相好念佛清淨真是天尊。佛問女：『爾來何願？』即稽首而對：『我聞佛為無上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德如恒沙，智若虛空，六通四達得一切智，勢來請尊，願佛哀我。』世尊告曰：『佛為一切護，恣汝所願。』女人稽首曰：『夫人處世未獲本無者，皆以欲故為匹偶居，令我世世與至德偶居，同志無嫉妬行。二曰，身口意行端正絕世。三曰，世世虔奉三尊，心垢日消，進道無倦，諸佛祐助，眾邪不能遏，必獲一切智，濟眾生難。』眾祐歎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令汝得之。』婦大歡喜稽首，退歸本居。厥婿賈還，乘舟水行，當以斯日至。天

帝覩婦高行，發願無雙，助喜歎善，為興風雨，住其舟行明日乃臻。

「婦後壽終，神生有道之家，容華光世，年長出適為國儒士之妻，國稱高賢。時，婿入海採寶欲濟窮民，婦居家以禮自衛，猶城衛寇，國王后妃大臣妻妾靡不仰則，詣門雲集稟婦德儀。婦夜寐覺，憶世無常：『榮富猶幻孰獲長存，躬為坏舟我神載之，猶獲月影望天寶者也。勞心苦身何益於己？夢幻皆空，天神世榮其歸若茲矣。明晨當索無上正真、天中之天為吾師焉。』晨興即覩石塔在庭，佛像金耀，琢壁書經，歎佛為眾聖之師三界獨步。婦喜歎曰：『是則如來、應儀、正真道、最正覺者乎！』即五體投地遶廟三匝，散華燒香，然燈懸繒，晨夜肅虔，稽首恭禮。王后國婦請承清風退邪崇真。隣有兇夫賈逢婦婿，曰：『子妻造妖，虛立鬼廟，朝暮香熏呪咀妖蠱，願令爾喪，不祥之甚。』婿歸，婦啟曰：『妾前一夜覺世無常，晨覩宗靈，無上正真絕妙之像來在中庭，妾今供事，燒香然燈，懸繒奉華，朝夕禮拜，稽首自歸，子當事之，必合聖則。』婿大歡喜，一心肅虔，國人巨細僉然承風，如是八萬四千餘歲。」

佛告鶖鷺子：「爾時婦人者，吾身是也。時婿者，彌勒是也，獨母者，鶖鷺子是也。隣兇夫者，調達是也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（七三）然燈授決經

「昔者菩薩，身為女人，少寡守節，歸命三尊，處貧樂道，精進不倦，蠲除兇利，賣膏為業。時有沙門，年在西夕，志存高行，不遑文學，內否之類謂之無明矣。禮敬有偏，終始無就，分衛麻油以供佛前，獨母照然，貢不缺日。有一除饉，稽首佛足，叉手質曰：『斯老除饉，其雖尠明，戒具行高，然燈供養，後獲何福？』世尊歎曰：『善哉問也！是老除饉，却無數劫，當為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，項有重光，將導三界，眾生得度，其為無數。』獨母聞之，馳詣佛所，稽首陳曰：『除饉然燈，膏即吾所貢云，其當獲為無上正真道，將導眾生還神本無，天人鬼龍靡不逸豫。唯願加哀，復授吾決。』佛告女人：『女身不得為佛、緣一覺道、梵、釋、魔天、飛行皇帝，斯尊巍巍非女人身所得作也。夫欲獲彼，當捐穢體受清淨身。』女稽首曰：『今當捐之。』還居淨浴，遙拜而曰：『夫身者四大之有，非吾長保也。』登樓願曰：『以今穢身惠眾生之飢渴者，乞獲男躬，受決為佛。若有濁世眾生盲冥背正向邪無知佛者，吾當於彼世拯濟之也。』自高投下，觀者寒慄。佛知至意，化令地軟猶天綩綖，覩身無害，即化為男，厥喜無量。馳詣佛

所踊躍而云：『受世尊恩，已獲淨身。唯願加哀，授吾尊決。』佛歎之曰：『爾之勇猛世所希有，必得為佛無懷疑望，然燈除饉，其得佛時當授汝號。』天人鬼龍聞當為佛，皆向拜賀，還居咨歎，各加精進。爾時，勸發群生不可計數。」

佛告鵝鷺子：「時老比丘者，錠光佛是也。獨母者，吾身是。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。」

六度集經卷第六

六度集經卷第七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禪度無極章第五(此有九章)

（七四）

「禪度無極者云何？端其心，壹其意，合會眾善，內著心中，意諸穢惡，以善消之。凡有四禪：一禪之行，去所貪愛五妖邪事，眼覩華色心為淫狂，去耳聲、鼻香、口味、身好，道行之志必當遠彼。又有五蓋：貪財蓋、恚怒蓋、睡眠蓋、淫樂蓋、悔疑蓋。有道無道，有佛無佛，有經無經，心意識念，清淨無垢，心明覩真得無不知，天龍鬼妖所不能惑。猶人有十怨脫身離之，獨處山間眾所不知、無所復畏，人遠情慾，內淨心寂，斯謂一禪。心獲一禪進向二禪，第二之禪，如人避怨，雖處深山懼怨尋之，逾自深藏，行家雖遠十情慾怨，猶恐慾賊來壞道志，得第二禪，情慾稍遠不能污己。第一之禪，善惡諍已，以善消惡，惡退善進。第二之禪，喜心寂止，不復以善住消彼惡也。喜善二意，悉自消滅，十惡煙絕，外無因緣來入心者。譬如高山其頂有泉，無流入者，亦非龍雨水自內出，水淨泉滿，善內心出，惡不復由耳目鼻口入，御心如是，便向三禪。第三之禪，守意牢固，善惡不入，心安如須彌，諸善不出。外事善惡寂滅不入，心猶蓮華根莖在水，華合未發為水所覆。三禪之行，其淨猶華，去離眾惡身意俱安。御心如是，便向四禪。善惡皆棄，心不念善亦不存惡，心中明淨猶琉璃珠，又如士女淨自沐浴，名香塗身，內外衣新，鮮明上服，表裏香淨，菩薩心端獲彼四禪。群邪眾垢無能蔽其心，猶若淨繒在作何色。又如陶家埏埴為器，泥無沙礫任作何器。又猶鍛師熟煉名金，百奇千巧從心所欲。菩薩心淨得彼四禪，在意所由，輕舉騰飛，履水而行，分身散體，變化萬端，出入無間存亡自由。摸日月，動天地，洞視徹聽靡不聞見，心淨觀明得一切智，未有天地眾生所更，十方現在眾心所念，未萌之事，眾生魂靈為天為人，入太山、餓鬼、畜生道中，福盡受罪，殃訖受福，無遠不知。夫得四禪，欲得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，各佛如來、至真平等正覺、無上之明，求之即得。猶若萬物皆因地生，自五通智至于世尊，皆四禪成，猶眾生所作非地不立。眾祐又曰：『群生處世，正使天帝仙聖巧黠之智，不覩斯經，不獲四棄之定者，猶為愚矇也。』既有智慧，而復一心即近度世。此為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」

（七五）

「昔者比丘，飯畢澡漱，入深山丘墓間樹下坐，叉手低頭，一心滅念。內意心中消去五蓋，五蓋滅後，其心喪然，冥退明存。顧愍天人蜎飛蚑行蠕動之類，傷其愚惑懷斯五蓋，遏絕明善之心。消去五蓋諸善即強，猶若貧人舉債治生，獲利還彼餘財修居，日有利入，其人心喜。又如奴使免為良民，困病獲瘳，九族日興，牢獄重罪逢赦得出。又如重寶渡海歷險，還家見親其喜無量。心懷五蓋猶斯五苦，比丘見諦去離五蓋，猶彼凡人免上五患，蓋退明進，眾惡悉滅，道志強盛即獲一禪。自一禪之二禪，凡有三行：一曰勤仂，二曰數念，三曰思惟。自斯三事得成四禪，以一禪至二禪，以二禪之三禪，以三禪之四禪。四禪勝三禪，三禪勝二禪，二勝一。第一之禪，十惡退，五善進。何謂十惡？眼樂色、耳音、鼻香、口味、身好，并上五蓋，謂之十惡。何謂五善？一計、二念、三愛、四樂、五曰一心。斯五善處內。第二之禪不計、不念，制心內觀，善行在內，不復由耳目鼻口出入，善惡二行不復相干，心處在內唯有歡喜也。三禪之行除去歡喜，心尚清淨，怕然寂寞，眾祐各佛應儀曰：『諸能滅欲淨其心者，身終始安。』第四之禪喜心去，得寂定。一禪耳為聲亂，二禪心為念亂，三禪心歡喜亂，四禪心為喘息亂。一禪耳聲止，進至二禪，二禪念滅，進至三禪，三禪歡喜滅，進至四禪，四禪喘息滅得空定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」

（七六）

「菩薩志道，凡以幾事，能令內淨心一得禪？或見老者，頭白齒落形體變異，覩之意悟曰：『吾後必然。』一心得禪。或覩病者身心困痛，猶被杖楚。悵然悟曰：『吾後必然。』一心得禪。或覩眾生壽命終訖，息絕煴逝，神遷身冷，九族捐之，遠著外野，旬日之間胖脹爛臭，或為狐犬眾鳥所噉，肌肉生蟲，蟲還食身，膿血惡露滂沱流地，骸骨解散，節節異處，足趺脛髀，尻脊脇臂，頭齒髑髏，各自分離。道人念曰：『夫生有死，人物猶幻，會即有離，神逝體散。吾豈得止，獨不如彼乎？』覩之愴然，一心得禪。或見久死體骨消滅，泥土同塵。深自惟曰：『吾體方爾。』一心得禪。或以聞太山湯火之毒、酷裂之痛，餓鬼飢饉積年之勞，畜生屠剝割截之苦，存之愕然，一心得禪，或見窮凍餓死，或見履非之人為王法所戮。道人念曰：『斯人遭患由無道志，吾不精進必復如彼也。』一其心得禪。深惟內觀，下即為屎尿所迫，上即為寒熱所懰，覺身可惡，一心得禪。或見惡歲五穀不豐，民窮為亂更相挌戰，死屍縱

橫，覩之愴然：『吾不為道必復如之。』一其心得禪。覩盛有衰榮財難保，少壯有老病壽猶電光，憶之愕然，一其心得禪。念佛巍巍相難雙矣，皆由清淨致為眾祐，存之欣然，一其心得禪。念經深義，沙門高行，一其心得禪。惟身行善，前後積德，一其心得禪。惟愚所求違佛明法，勞而益罪，諸天處世守戒奉齋，自致升天榮壽無量，一其心得禪。受佛深經反覆思之，為眾訓導，中心歡喜，一其心得禪。存憶眾生有成輒壞，壞皆苦痛，惟之愴然，一其心得禪。眾生之性莫能自保，來始之變，道人自懼，命盡卒至，或墮惡道，視世榮樂真偽如夢，志重醒悟，一其心得禪。諸食入口與涕唾澆瀆，外好內臭化成屎尿，憶之可惡，一其心得禪。兒在母腹，初如凝粥，以漸長大，三十八七日，身體皆成，臨生之難，多危少安。既生之後，諸病並進，或一或十、或五十至百年，皆當老死無免斯患，惟己亦然，一其心得禪。有存即滅，尋之無處，三界皆空，志無貪慕，悲念眾生不覩佛經，邪欲所蔽無知非常，誓願拯濟，一其心得禪。

「志成行高，懷四等心愍育眾生，猶若慈母哀護幼兒，兒隨輩熙戲，母以慈心行索，覩兒為泥塵所污，飢渴啼呼。覩兒若茲，悲淚抱歸，洗浴衣食，身康心悅，慈母歡喜，愛攝徘徊不捨如前。道人慈悲愛護眾生，踰彼慈母，教天下人蜎飛蚑行蠕動之類，奉佛覩經，親沙門眾，採執佛戒懷而行之，遠離三惡，心念善、口言善、身行善，抑上三惡，永興三善，長不令更太山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窮苦險處。安以無極之福堂，尋復追誨，懼其處福為之憍蕩，恣縱惡心還處三塗，亦榮祿之禍，非常苦空之變以誡之也。勸取無為，如彼慈母攝護之意也。

「思十六事，一其心得禪。何謂十六？喘息長短即自知，喘息動身即自知，喘息微著即自知，喘息快不快即自知，喘息止走即自知，喘息歡慼即自知，自惟萬物無常喘息自知，萬物過去不可追得喘息自知，內無所思棄捐所惟喘息自知，放棄軀命不棄軀命喘息自知。道人深思，有是即得是，無是不得是，夫生必有老死之患，魂靈不滅即更受身。不生即無老，不老即無死，念是一其心得禪。道人以眼觀世生死，但以十二因緣，念此一其心得禪。

「道人以五事自觀形體：一曰自觀面類數變，二曰苦樂數移，三曰志意數轉，四曰形體數異，五曰善惡數改。是謂五事。數有變異猶如流水前後相及，念此一其心得禪。道人念禪當云何？目見死人自頭至足，諦思熟視存想著心，行坐臥起飯飲萬役，常念著心以固其志，得禪自在所念。譬如人炊數斛米飯欲知熟未，直取一米捻[亠/ (火* 羊* 火) / 火] 視之，一米熟者明餘者皆熟。道志若茲，心之

迴走，猶水之流，道人直念一事，心停意淨，應儀真道，滅度可得。
「第一之禪欲得應儀，可得不？曰
「中有得者有不得者。何行能得？何行不得？於一禪中，有念有愛，道則不成。天地無常，虛空難保，盡內穢垢，無貪愛念，志淨如斯，應真可得。二三至四，執心當如一禪。志存一禪未得應儀，命終可趣，即上七天受壽一劫；在二禪終，上十一天受壽二劫；處三禪終，上十五天受壽八劫；處四禪終，上十九天壽十六劫。
「道人自觀內體惡露都為不淨，髮膚髑髏皮肌，眼瞬涕唾，筋脉肉髓，肝肺腸胃，心膽脾腎，屎尿膿血，眾穢共合乃成為人。猶若以囊盛五穀也，有目瀉囊，分別視之，種種各異。明人如此內觀其身，四大種數各自有名都為無人，以無欲觀乃覩本空，一其心得禪。
「道人深觀別身四大，地水火風。髮毛骨齒，皮肉五藏，斯即地也。目淚涕唾，膿血汗肪，髓腦小便，斯即水也。內身溫熱主消食者，斯即火也。喘息呼吸，斯即風也。譬如屠兒殺畜刳解，別作四分具知委曲。道人內觀分別四大，此地彼水，火風俱然，都為無人，念之志寂，一其心得禪。道人自覺喘息長短，遲疾巨細皆別知之，猶人削物自知深淺，念息如此，一其心得禪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」

（七七）

太子出遊，王勅國內無令眾穢當彼王道。太子出城，第二天帝化為老人，當其車前，頭白背僂，倚杖羸步。太子曰：「斯人何乎？」御使對曰：「老人矣！」「何謂為老？」曰：「四大根熟，餘命無幾。」太子曰：「吾後亦當老乎？」對曰：「自古有老，無聖免茲。」太子曰：「吾謂尊榮與凡有異，而俱不免，榮何益己？」還宮存之，一心得禪。王問僕曰：「太子出遊觀國喜乎？」對曰：「道觀老耋，存世非常，心不為欣。」王懼去國，重益樂人，惑之以榮華，亂之以眾音，欲壞其道意令守尊位也。
後復出遊，王重勅曰：「無令羸老在道側也。」前釋復化為病人，體疲氣微，肉盡骨立，惡露塗身，倚在門側。曰：「斯復何人？」對曰：「病人也。」曰：「何謂為病？」「飲食不節，臥起無常，故獲斯病，或愈或死。」曰：「吾亦飲食不節，臥起無常，當更病乎？」對曰：「有身即病，無免斯患。」太子曰：「吾不免患，後必如之。」還宮存之，一心入禪。

後出，帝釋復化為死人，舁擔建旐，哀慟塞路。曰：「斯復何人？」對曰：「死人。」「何謂為死？」「命終神遷，形骸分散，長與親離，痛夫難處。」太子曰：「吾亦然乎？」對曰：「上聖之純德，無免斯患。」迴車還宮，一心入禪。

後復出遊，之王田廬，坐樹下。覩耕犁者，反土蟲出，或傷或死，鳥追食之。心中愴然，長歎曰：「咄眾生擾擾，痛焉難處。」念之悵如，一心入禪。時，日盛出照太子身，樹為低枝不令日炙。王尋所之，遙覩無上聖德之靈，悲喜交集，不識投身，稽首為禮，太子亦俱稽首于地。父子辭畢，王還于宮，太子一心入禪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

（七八）

太子初生，王令師相，師曰：「處國必為飛行皇帝；捐國作沙門者，當為天人師也。」王興三時殿，春夏冬各自異殿，殿有五百妓人，不肥不瘦，長短無訶，顏華鮮明，皆齊桃李，各兼數伎，姿態傾賢，以樂太子。殿前列種甘果，華香芯芬，清淨浴池，中有雜華，異類之鳥，鳴聲相和。宮門開閉聞四十里，忠臣衛士徼循不懈，警備之鳥，鵁鶄鴛鴦驚鳴相屬。太子年十七無經不通，師更拜受。王為納妃，妃名裘夷，容色之華，天女為雙，力勢頓却六十巨象。至年十九，太子都合諸妓凡千五百人，共處一殿，極其伎樂。欲令疲臥可得捨去，天令樂人皆臥無知。太子靖思視諸伎人，猶木梗人，百節皆空，中如竹節，手足垂地，涕淚流出，口唾污頰，伏鼓亂頭，樂人皆著名璫垂懸步搖華光，珠璣瓔珞琨環雜巧，羅縠文繡上服御衣，琴瑟箏笛，笳簫樂器，縱橫著地。警備之鳥及守衛者，頓瞑無識。太子以無蔽之眼遍觀眾身，還觀其妃，頭髮髑髏，骨齒爪指，皮膚肌肉，膿血髓腦，筋脉心膽，脾腎肝肺，腸胃眼窌，屎尿涕唾，內視猶枯骨，外視猶肉囊，無一可貴。不淨臭處，覩之存憶令人吐逆，猶藍假面文綵衣之熏香其表，以屎尿膿血滿著其內，愚者信其表，明者覩其內，遠之萬里猶復閉目也。

太子覩之若幻難可久保，處世假借，必當還主。臥者縱橫，猶如死屍，愈不樂焉，一心得禪。從禪覺，仰視沸星，夜已向半，諸天側塞，叉手作禮，華香眾樂舉頭無量，太子覩諸天稽首，即說經曰：「淫泆最惡，令人狂醉，謗正歎邪，以瞑為明，是故諸佛、辟支佛、阿羅漢，不譽為善，當疾遠之。」反覆思惟，呼車匿曰：「疾被鞴陟。」重自惟曰：「城門開閉聞四十里，云如之何？」諸天僉曰：「敬諾。世尊！吾等御門令其無聲。」宮人無知，馬蹄寂然不聞微聲，太子上馬，百億帝釋、四百億四大天王、天龍鬼神翼從導

引，平治塗路。天樂詠謌：「無上巍巍吾生遇哉，得覩靈輝消心塵勞，永世不衰，痛夫八難遠尊可哀！」重曰：「遇哉吾等偶諧。」馬始出門，門即有聲。馬哽咽悲鳴，淚流交頰。諸天[社- 土+厭]王，一國無知。所以然者，欲令太子早得佛道。太子棄金輪王七寶之位，忍眾苦度眾生，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

（七九）

太子未得道時，取地稾草，於樹下叉手正坐，棄眾垢念，清其心，一其志。自念曰：「今日為始，肌筋枯腐，於此不得佛者，吾終不起。」菩薩即得一禪，二三至四禪，即於一夜得一術闇，知無數劫父母兄弟妻子九族。二夜之中得二術闇，自知無數劫貧富貴賤長短白黑，眾生心中有念無念，得無不知。三夜之中得三術闇，三毒都滅。夜向明時，佛道成矣。深自思曰：「吾今得佛，甚深甚深難知難了，微中之微、妙中之妙也。今佛道成得無不知。」起至龍水所，龍名文隣，文隣所處，水邊有樹，佛坐樹下曰：「昔者錠光佛授吾尊決，當為釋迦文佛，真如所聞，吾今得佛矣。自無數劫來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明度，積功之願，始今得極尊，作善福歸，不亡我功。」佛適念之，便入禪度無極。
佛在水邊，光明徹照龍所居處。龍覩光影，鱗甲皆起。龍嘗見三佛：拘婁秦佛、拘那鉾牟尼佛、迦葉佛，三佛得道，皆在此坐。明悉照龍所居，龍覩光明念曰：「斯光與前三佛光影齊同，世間得無復有佛乎？」龍大歡喜，出水左右顧視，覩佛坐樹下，身有三十二相，紫磨金色，光明奕奕過月踰日，相好端正如樹有華。龍前趣佛，頭面著地，遶佛七匝，身去佛四十里，以七頭覆佛上。龍喜作風雨七日七夕，佛端坐不動不搖不喘不息，七日不食得佛，心喜都無有想。龍大歡喜，亦七日不食無飢渴念，七日畢風雨止，佛禪覺悟。
龍化為梵志，年少鮮服，長跪叉手，稽首問曰：「得無寒無熱無飢無渴，功福會聚，眾毒不加，處世為佛，三界特尊，豈不快哉？」佛告龍曰：「過去諸佛經說，眾生離三惡道得為人快，處世閑居守道志快，昔者所聞今皆獲快，處世懷慈不害眾生快，天魔重毒皆歇快，惔怕無欲不慕榮快，於世得道為天人師，志空、不願、無相之定。眾欲之有身，還神於本無，長存之寂，永與苦絕，斯無上之快矣。」龍稽首言：「自今以後，自歸佛歸法。」佛告龍：「方有眾聖，其誓應儀欲除饉苦，亦當豫自歸之。」龍曰：「諾。」自歸除饉眾。畜生之中歸佛先化，斯龍為首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

（八〇）

佛行得小徑，其邊有樹，佛坐其下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，一心入定。有五百乘車過，佛時盛渴，告阿難曰：「爾取水，吾欲飲之。」曰：「屬有五百乘車過，其水盛濁不可飲。」又重勅曰：「吾渴尤甚，爾駛取水來。」至再三。阿難曰：「有溪名鳩對，清澄且美，可浴可飲。」佛與阿難說斯未竟，時有一人名胞罽，師事逝心，逝心名羅迦藍。胞罽覩佛靈輝，身色紫金，相好甚奇，古聖希有，心喜踰溢，拱手直進，稽首而曰：「屬有五百乘車由斯行矣，世尊寧聞見乎？」曰：「不聞不見也。」胞罽曰：「世尊臥乎？」曰：「吾坐禪得一心定。」胞罽歎曰：「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覺，玄深之定，乃至斯乎？車向者震國，躬污塵埃，志道無猗不聞不見，乾坤可動，斯志難傾。吾師在時，亦於道邊樹下得禪，時，亦有五百乘車歷其前，有人問曰：『寧聞見乎？』曰：『不聞不覩。』其人曰：『子時臥出乎？』曰：『吾一其心得清淨定，故不聞。』其人曰：『羅漢道志深，乃如之乎？車歷前，身污塵而不覺。』其人覩彼志幽玄，師事終年。」胞罽曰：「佛寂定無猗之志猶吾往師，自今日始終命，奉佛五戒為清信士敢履眾惡。」佛告胞罽：「五百車聲孰如雷震之響。」對曰：「千車之聲，猶不比雨之小雷，豈況激怒之霹靂乎？」世尊曰：「吾昔處阿譚縣蓬廬之下，坐惟生死之本，暴風雨雹雷電霹靂，殺四特牛、耕者兄弟二人。其縣黎民，觀者甚眾。吾時出經行，有一人至吾所，吾問之曰：『眾將何觀乎？』其人如事說之。人曰：『佛時何之？』答曰：『獨在屋下。』人曰：『佛時臥乎？』曰：『不。』人曰：『焉有寤而不聞乎？志道甚深，自今之後，願師事世尊，奉五淨戒為清信士，終身守真。』」胞罽聞之，心開結解，其喜無量，顧勅從者曰：「內藏金織成衣有千領，擇取妙者來，吾欲上佛。」從者承命歸家取來，胞罽自手以衣被佛身上，退稽首曰：「自今願世尊屈影靈，之吾鄉諸清信士所，并顧下吾家，宗門巨細，各自親身供養於佛。畢天地之壽以至恭之心，奉養天龍鬼神蜎飛蛈行蠕動之類者，不如一日飯一沙門，豈況無上正真佛乎？願垂弘慈授吾無極之福。」世尊曰：「大善！」

菩薩禪度無極道志如是。

（八一）

眾祐自說，為菩薩時，名曰常悲。常悲菩薩，常流淚且行。時世無佛，經典悉盡，不覩沙門賢聖之眾，常思覩佛聞經妙旨 。時世穢

濁，背正向邪，華偽趣利猶蛾之樂火；四等六度永康之宅，而世廢佛斯法，就彼危禍，以自破碎也，故為愁荒哀慟且行。往昔有佛名影法無穢如來王，滅度來久，經法都盡。常悲菩薩，夢見其佛為其說法云：「慎無貢高，學士之行，去心恩愛之垢，無著六情之塵勞，無遺眾愛毛髮之大。藏爾心內，諸念寂滅是為無為。」菩薩從佛聞斯法，猶餓夫得甘食，其喜無量，心垢除，入淨定。即棄家捐妻子，入深山處閑寂，以山水果蓏自供，處山舉手椎心哀號而云：「吾生怨乎！不值佛世，不聞佛經，十方現在至真世尊，洞視徹聽，皆一切知，恍惚髣髴，暉靡不之，願現尊靈，令吾覩佛，得聞弘摸大道極趣。」哀聲適訖，天神下曰：「明士乃爾，莫復哀號，佛有大法，名明度無極之明。過去諸佛，今現在、甫當來，皆由斯成，爾必索之誦習其文，懷識其義奉而行之，爾必得四無所畏、十種力、十八不共。身色紫金，項光無際。十方經道，爾為明主，眾聖之尊、天人之師，應儀各佛所無有也。」常悲菩薩仰視報曰：「當由誰聞斯尊法乎？以何方便之何國土？厥師族名？」天人報曰：「爾自斯正東行，無念色痛想行識，無念苦樂善惡、耳目鼻口身心吾我，及人往世所更、來世之事，無念地水火風空，青黃白黑都及眾色，貪淫瞋恚，愚癡嫉妒，男女九族，左右前後高下遲疾。無念有佛無佛、有經道無經道、有賢聖無賢聖，空爾意、絕眾願。爾之執心無違吾教，今覩明度無極聖典。」常悲菩薩仰曰：「敬諾，終始戢之。」天人重曰：「精進存之。」言竟忽然不現。

菩薩受教，端心內淨，東行索之。數日即止，深自思曰：「吾宿薄祐，生不值佛，世無沙門，君臣憒憒，無知佛者。明度無極、除冥尊師，去斯幾里，未覩之頃。」心中悲猛，舉哀而行，精誠之至感於諸佛。上方佛來，飛在其前，身色紫金，相好絕聖，面若滿月，項有日光，諸天翼從，寶帳華蓋，作樂散華，叉手垂首。佛歎菩薩曰：「善哉善哉！爾之快健，覩世希有。」菩薩見佛，且喜且悲，稽首而曰：「願佛哀我，斷我繫、解吾結、開吾盲、愈吾病，為吾說經。」佛告之曰：「三界皆空，夫有悉無，萬物若幻，一生一滅，猶若水泡，覩世皆然。爾其思之，吾為爾說經，端心諦聽，慎無忘也。自是東行二萬里，有國名揵陀越，諸菩薩城也，一國之內皆是上士無凡庸人，欲為說諸菩薩之德，劫數已盡，其德有餘。至尊上德菩薩名法來，於彼諸聖猶星有月，懷諸經典，其明無限，敷演明度無極之經，反覆教人，諸菩薩有受經者、誦者、書者、定經原者，爾往見焉，必為爾師。勸爾索佛，疾馳就之，自當為爾說內外明度無極景德。」常悲菩薩聞佛歎彼菩薩名德，心入法喜，得現在定，眾想都寂，悉覩諸佛為己說明度無極之德，歎己精進索佛之勳，僉曰：「善哉！求佛之志爾為得之。吾於往昔始發意時亦皆然

也。已逝、甫來、現在諸佛，皆如爾索矣。爾必得佛，濟一切生也。」
常悲菩薩從定寤，左右顧視不復覩諸佛，即復心悲流淚且云：「諸佛靈耀自何所來？今逝焉如？」
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

（八二）

「昔有兩菩薩，志清行淨，內寂無欲，表如天金，去穢濁之群，處山澤，鑿石為室。閑居靖志，菅衣草席，食果飲泉，清淨無為，志若虛空，四禪備悉，得五通智：一能徹視無遐不覩，二能洞聽無微不聞，三能騰飛出入無間，四能通知十方眾生心中所念，五能自知無數劫來宿命所更。梵釋仙聖，諸天龍鬼，靡不稽首。處山澤六十餘年，悲念眾生展轉愚冥，不覩為惡後有重殃，約情棄欲敬奉三尊，福至響應必獲其榮。二梵志者：一名題耆羅，二名那賴。題耆夜興誦經，疲極臥出，那賴時亦誦經，誤蹈題耆羅首，題耆即興而曰：『誰蹈吾首者，明旦日出一竿，破爾之首為七分善乎！』那賴曰：『誤蹈爾耳，祝誓何重？瓦器不行之類，尚有相觸，豈況於人共處，終年而不誤失乎？爾言常誠，明旦日出，吾首必為七分矣。吾當制日不令其出。』遂爾不出。五日之間，舉國幽冥，炬燭相尋，眾官不修，君民惶惑，會群寮、請道士。王曰：『日之不出，其咎安在？』道士之中有五通者曰：『山中道士，兩有微諍，故制日令不出耳。』王曰：『其諍有緣乎？』道士具以本末為王說之。王曰：『奈之何？』答曰：『王率群寮民無巨細，馳詣于彼稽首和解，彼必慈和。』王即有詔如道士令，詣于山澤叩頭曰：『國豐民寧，二尊之潤，而今不和，率土失所。其咎在我，黎民無過，願赦之。』那賴曰：『王勤曉彼意，彼意解者、吾放日矣。』王之題耆羅所，宣那賴旨 。王即曰：『令彼以泥塗其首放日。』泥首即破為七分，那賴無為。王臣黎民靡不欣懌，兩道士為王廣陳治國，當以四等無蓋之慈，勸奉五戒載十善而行。王及臣民，僉然受戒。王還國有詔曰：『人無尊卑，帶五戒十善經，以為國政。』自斯之後，王潤逮草木，忠臣誠且清讓，父法母儀室家各尚，守道貞信，家有孝子。眾祐曰：『兩菩薩覩其國主不知三尊，臣民憒憒邪見自蔽，猶冥中閉目行。愍其徒死不覩佛經，故為斯變，欲其覩明也。』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那賴者，吾身是。題耆羅者，彌勒是。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。」
六度集經卷第七

六度集經卷第八

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

明度無極章第六(此有九章)

（八三）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，菩薩萬人共坐。第一弟子鶖鷺子，前稽首長跪白言：「車匿宿命有何功德？菩薩處家當為飛行皇帝，而勸棄國入山學道，自致為佛，拯濟眾生，功勳巍巍乃至滅度。唯願世尊為現其原。」
佛歎曰：「善哉善哉！鶖鷺子所問甚善！車匿累世功勳無量，爾等諦聽，吾將說之。」對曰：「唯然。」
佛言：「吾昔為菩薩，在尼呵遍國，其王聞：『人或為道昇天，或為神祠昇天者。』王自童孺來，常願昇天未知所由。國有梵志四萬餘人，王現之曰：『吾欲昇天，將以何方？』耆艾對曰：『善哉問也！王將欲以斯身昇天耶？以魂靈乎？』王曰：『如斯坐欲昇天也。』曰：『當興大祀，可獲之矣。』王喜無量，以金銀二千斤賜之。梵志獲寶歸，快相娛樂，寶盡議曰：『令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眾者各百人，象馬雜畜事各百頭，先飯吾等却殺人畜，以其骨肉為陛昇天。』以事上聞，王曰：『甚善！』王即命外臣疾具如之，悉閉著獄，哭者塞路，國人僉曰『夫為王者，背佛真化，而興妖蠱，喪國之基也。』梵志又曰：『儻殺斯生王不獲昇天，吾等戮尸于市朝，其必也。』重謀曰：『香山之中有天王妓女，名似人形神，神聖難獲，令王求之。若其不致，眾事都息，吾等可無尤矣。』又之王所曰：『香山之中有天樂女，當得其血合于人畜以為階陛，爾乃昇天。』王重喜曰：『不早陳之，今已四月始有云乎？』對曰：『吾術本末。』王令國內黎庶並會，快大賞賜，酒樂備悉，『今日孰能獲神女乎？』民有知者，曰：『第七山中有兩道士，一名闍犁，一曰優犇。知斯神女之所處也。』王曰：『呼來！』使者奉命，數日即將道士還。王喜設酒為樂七日，曰：『爾等為吾獲神女來，吾其昇天以國惠爾。』對曰：『必自勉勵。』退坐，尋求二月有餘，經七重山乃之香山，覩大池水，縱廣三十里。池邊平地有大寶城，縱廣起高各八十里，寶樹周城曜曜光國，池中蓮華華有千葉，其有五色光光相照，異類之鳥唱和而鳴。城門七重，樓閣宮殿，更相因仍，幢幡煒曄，鍾鈴五音，天帝處中倡人相娛。七日之

後，釋出遊戲，於池沐浴，快樂已畢，當還昇天。池邊樹下有聖梵志，內外無垢，獲五通之明。兩道士進稽首曰：『斯音絕世，將為誰樂？』答曰：『頭魔王女等千餘人，于斯遊戲，方來修虔，爾等早退。』受命退隱，議曰：『斯梵志道德之靈，吾等當以何方致天女乎？唯當以蠱道結草祝[社-土+厭]投之于水，令梵志體重天女靈歇耳。』即結草投水以蠱道祝。帝釋旋邁，諸天都然，唯斯天女不獲翻飛，兩道士入水，解其上衣以縛之。女曰：『爾等將以吾為？』答如上說。以竹為箄行道七日，乃之王國。詣宮自懼，王喜現女為之設食，慰勞道士曰：『吾獲昇天，斯國惠爾。』

「王之元子名難羅尸，為異國王，厥太子名須羅，先內慈仁，和明照大，初見世眾生未然之事，無窈不覩，無微不達，六度高行不釋于心，自誓求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、善逝、世間，逮於本無。王曰：『吾當昇天，呼皇孫辭。』孫至稽首，受辭畢，退就座。王曰：『爾親逮民安乎？』對曰：『蒙潤普寧。』孫曰：『吾不求天女為妃者，王必殺其儻。』因人以聞。王曰：『吾當以其血為陛昇天。』孫即絕食，退寢不悅。王懼其喪，即以妃焉。內外欣懌，所患都歇。

「四月之後，梵志復聞曰：『當為埳殺諸畜生以填埳中，取神女血以塗其上，擇吉日祠天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』命諸國老群僚黎庶：『當興斯祀。』皇孫聞之，憮然不悅，難梵志曰：『斯祀之術出何聖典乎？』答曰：『夫為斯祀，祚應昇天。』皇孫難曰：『夫殺者害眾生之命，害眾生之命者，逆惡之元首，其禍無際，魂靈轉化，更相慊怨，刃毒相殘世世無休，死入太山，燒煮脯割，諸毒備畢，出或作畜生，死輒更刃；若後為人，有戮尸之咎者，殘殺之所由也。豈有行虐而昇天者乎？』梵志答曰：『爾年東始，智將何逮，而難吾等？』皇孫曰：『吾宿命時，生梵志家連五百世，翫爾道書，清真為首。爾等巧偽，豈合經旨乎？』梵志曰：『子知吾道，奚不陳之？』皇孫具說：『梵志景則，聖趣至清，而爾等穢濁，殘酷貪餮，虛以邪祀殺人眾畜，飲酒婬亂，欺上窮民，令民背佛違法遠賢不宗，盡財供鬼而親飢寒，豈合聖趣沙門之高行乎？』梵志等恧慙，稽首而退。

「孫即為祖王，陳無上正真、最正覺至誠之信言：『夫欲昇天者，當歸命三尊，覺四非常，都絕慳貪、殖志清淨，損己濟眾，潤逮眾生，斯一也。慈愍生命，恕己濟彼，志恒止足，非有不取，守貞不泆，信而不欺，酒為亂毒，孝道枯朽，遵奉十德，導親以正，斯二矣。忍眾生辱，悲傷狂醉，毒來哀往，濟而不害，喻以三尊，解即助喜，慈育等護，恩齊二儀，斯三矣。銳志精進，仰登高行，斯四矣。棄邪除垢，志寂若空，斯五矣。博學無蓋，求一切智，斯六

矣。懷斯弘德終始無尤，索為三界法王可得，昇天何難？若違佛慈教，崇彼凶酷，殘眾生命，婬樂邪祀，生即天棄，死入三塗，更相彫戮，受禍無窮。以斯元惡，庶望昇天，譬違王命者冀獲高位也。』王曰：『善哉！信矣！』開獄大赦，却絕諸妖，即舉國寶命孫興德。皇孫獲寶都料窮民，布施七日無乏不足。布施之後，勸民持戒，率土感潤，靡不遵承。天龍鬼神，僉然歎善，為雨名寶眾綵諸穀。隣國慕德歸化，猶眾流之歸海也。皇孫將妃辭親而退，還國閉閤廢事相樂，眾臣以聞曰：『不除其妃，國事將朽矣。』父王曰：『祖王妻之，焉得除乎？』召而閉之。妃聞悤然，飛還本居之第七山，覩優犉等告之曰：『吾婿來者為吾送之。留金指鐶為信。』父聞妃去，遣子返國，不覩其妃，悵然流淚。護宮神曰：『爾無悼焉，吾示爾路。妃在第七山，疾尋可及。』皇孫聞之，即服珠衣，帶劒執弓，衣光耀四十里。明日至七山，覩妃折樹枝投地為識，前見兩道士問曰：『吾妃歷茲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以環付之，翼從俱行。以木為橋，度彼小水，之八山上，覩四禪梵志，五體投地，稽首為禮曰：『覩妃經斯乎？』答曰：『經茲矣。且坐須臾，吾示爾處。』時天王釋化為獼猴，威靈震山，皇孫大懼。梵志曰：『爾無懼也，彼來供養。』獼猴覩三道士，疑住不前。梵志曰：『進。』獼猴即進，以果供養，梵志受之。四人共享，謂獼猴曰：『將斯三人至似人形神所。』曰：『斯何人令之昇天乎？』梵志曰：『國王太子開士之元首者，方為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眾生當蒙其澤得還本無。』獼猴歎曰：『善哉！開士得佛，吾乞為馬。』優犉二人，一願為奴，一願為應真。開士曰：『大善！』即俱昇天。道有緣一覺五百人，俱過稽首，遣獼猴還取華散諸佛上，願曰『令吾疾獲為正覺，將導眾生滅生死神還于本無。』三人又如前願，俱為諸佛稽首而去。

「到似人形神城門之外，獼猴稽首而退，三人俱坐。時有青衣出汲水，開士問曰：『爾以水為？』答曰：『給王女浴。』開士脫指環投其水中，天女覩環，即止不浴，啟其親曰：『吾夫相尋，今來在茲。』親名頭摩，喜而疾出，與之相見。開士稽首為婿之禮，兩道士稽首而退。王請入內，手以女授，侍女千餘，天樂相娛。留彼七年，存親生養，言之哽咽，辭退歸國。天王曰：『斯國眾諸，今以付子，而去何為？』開士又辭如前。王曰：『且留七日，盡樂相娛。』七日之後有大神王，詣天王所賀曰：『亡女既歸，又致聖婿。』天王曰：『吾女微賤，獲聖雄之婿，思歸養親，煩為送之。』鬼王敬諾，即以天寶為殿，七層之觀、眾寶天樂世所希覩，鬼王掌奉送著本土，稽首而退。

「開士覩親，虔辭備悉，祖王喜而禪位焉。天女鬼龍靡不稱善。大赦眾罪，空國布施，四表黎庶，下逮眾生，濟其窮乏，從心所欲。眾生踊躍靡不咨嗟，歎佛仁化潤過天地，八方慕澤入國，若幼孩之依慈母，祖王壽終即生天上。」佛告鶖鷺子：「皇孫者，我身是。四禪梵志者，鶖鷺子是。優犇者，今目連是。闍梨者，今車匿是。天帝釋者，揵德是。父王者，迦葉是。祖王者，今白淨王是。母者，吾母舍妙是。妃者，俱夷是。菩薩累載以四等弘慈，六度無極，拯濟眾生，難為籌算。」

佛說經竟，諸菩薩四輩弟子，天龍鬼神及質諒神，靡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（八四）遮羅國王經

「昔者，遮羅國王嫡后無嗣，王甚悼焉，命曰：『爾歸女宗，以求有嗣之術，還吾不尤也。』后泣辭退，誓命自捐，投隕山險，遂之林藪。天帝釋感曰：『斯王元后，故世吾姊也，今以無嗣捐軀山險。』愴然愍之，忽爾降焉，以器盛果授之曰：『姊，爾吞斯果，必有聖嗣，將為世雄。若王有疑，以器示之。斯天王神器，明證之上者。』后仰天吞果，忽然不覩天帝所之。應則身重，還宮覩王，具以誠聞。時滿生男，厥狀甚陋，覩世希有。年在齠齔，聰明博暢，智策無儔，力能蹈象，走攫飛鷹，舒聲響震若師子吼，名流遐邇，八方咨嗟。王為納隣國之女，厥名月光，端正妍雅，世好備足。次有七弟，又亦姝好。后懼月光，惡太子狀，訛曰：『吾國舊儀，家室無白日相見，禮之重也。妃無失儀矣。』對曰：『敬諾，不敢替尊教。』自斯之後，太子出入未嘗別色，深惟：『本國與七國為敵，力諍無寧，兆民呼嗟！吾將權而安之。』心自惟曰：『吾體至陋，妃覩必邁，邁則天下康、兆民休矣。』欣而啟后欲一覩妃觀厥儀容。后曰：『爾狀醜矣。妃容華豔，厥齊天女；覺即捨邁，爾終為鰥矣。』太子重辭，后愍之，即順其願。將妃觀馬，太子佯為牧人，妃覩之曰：『牧人醜乎？』后曰：『斯先王牧夫矣。』後將觀象，妃又覩焉，疑之曰：『吾之所遊輒覩斯人，將是太子乎？』妃曰：『願見太子之光容。』后即權之，令其兄弟出遊行國，太子官僚翼從侍衛。后妃觀之，厥心微喜。後又入苑，太子登樹，以果擲背，妃曰：『斯是太子定矣。』夜伺其眠，默以火照，覩其姿狀，懼而奔歸。后忿曰：『焉使妃還乎？』對曰：『妃邁天下泰平之基，民終寧其親矣。』拜辭尋之。

「至妃國，佯為陶家，賃作瓦器，器妙絕國。陶主覩妙，齎以獻王。王獲器喜，以賜小女，傳現諸姊。月光知婿之所為，投地壞

焉。又入城賃染眾綵，結其一疋為眾奇巧，雜伎充滿覩世希見。染家欣異，又以獻王。王重悅之，以示八女。月光識焉，捐而不覩。又為大臣賃養馬，馬肥又調，曰：『爾悉有何伎乎？』對曰：『太官眾味余其備矣。』臣令為饌以獻大王。王曰：『孰為斯食？』臣如實對。王命為太官，監典諸餚膳。以羹入內供王八女，欲致權道佯覆沃身，諸女驚懼，月光不眄。天帝釋喜歎曰：『菩薩憂濟眾生乃至于茲乎？吾將權而助之焉。』挑七敵國使會女都，爾乃兆民元禍息矣。化為月光父王手書，以月光妻之。七國興禮造國親迎，俱會相勞：『翔茲何為？』各云：『娉娶女名月光。』訟之紛紛，各出手書，厥怨齊聲：『當滅爾嗣，其為不忒。』遣使還書，僉然詰曰：『以爾一女弄吾七國，怨齊兵盛，爾國喪在乎今矣。』父王懼曰：『斯禍弘矣。將宿行所招乎？』謂月光曰：『爾為人妃，若婿明愚吉凶好醜，厥由宿命，孰能禳之？而不貞一盡孝奉尊。薄婿還國，禍至于茲。吾今當七分爾尸以謝七王耳。』月光泣曰：『願假吾命漏刻之期，募求智士，必有能却七國之患者也。』王即募曰：『孰能禳斯禍者，妻以月光，育以原福。』太子曰：『疾作高觀，吾其禳之。』觀成，太子權病躇步倒地：『須月光荷負，爾乃却敵矣。』月光惶灼懼見屠戮，扶胳登觀，僅能立焉。太子高聲謂七國王，厥音遠震若師子吼，喻以佛教：『為天牧民當以仁道，而今興怒，怒盛即禍著。禍著即身喪。夫喪身失國，其由名色乎？』七國師雄靡不尸蹌者，斯須而穌，欲旋本土。

「太子啟王：『婚姻之道，莫若諸王矣。何不以七女嫡彼七王。子婿蕃屏，王元康矣！臣民休矣！親獲養矣！』王曰：『善哉！斯樂大矣！』遂命七王以女妻之。八婿禮豐，君民欣欣。于斯王逮臣民，始知太子，月光之舊婿，即選良輔武士翼從，各令還國。九國和寧，兆民抃舞，僉然讚歎曰：『天降吾父！夫聖人權術非凡所照。』德聚功成，爾乃炅然無復譏謗。

「還國有年，大王崩殂，太子代位。太赦眾罪，以五戒六度、八齋十善，教化兆民。災[廾/(阿- 可+辛) / 女] 都息，國豐眾安，大化流行，皆奉三尊，德盛福歸，眾病消滅，顏影煒煒，踰彼桃華。所以然者？菩薩宿命室家俱耕，令妻取食，望覩妻還，與一辟支佛俱，行隱山岸，久久而不至。疑心生焉，興忿執鋤，欲往捶之。至見其妻，以所食分，供養沙門，退叉手立。沙門食竟，拋鉢虛空，光明暐曄，飛行而退。婿心悔愧，念妻有德乃致斯尊，吾有重愚將受其殃。即謂妻曰：『爾供養福，吾當共之。餘飯俱食，爾無訑也。』至其命終，各生王家。妻有淳慈之惠，生而端正；婿先恚而後慈，故初醜而後好也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夫人作行，先惠而後奪，後世初生豪富，長即貧困；初奪後惠，後世受之，先貧賤而後長富貴。太子者，是我身也。妻者，俱夷是。父王者，白淨王是。母者，吾母舍妙是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。開士世世憂念眾生拯濟塗炭。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。」

（八五）菩薩以明離鬼妻經

「昔者菩薩，時為凡人，年十有六，志性開達，學博覩弘，無經不貫練精深。思：『眾經道術，何經最真？何道最安？』思已喟然而歎曰：『唯佛經最真，無為最安。』重曰：『吾當懷其真處其安矣。』親欲為納妻，悵然而曰：『妖禍之盛莫大于色，若妖蠱臻，道德喪矣。吾不遁邁，將為狼吞乎？』於是遂之異國，力賃自供。時有田翁，老而無嗣，草行獲一女焉，顏華絕國欣育為嗣，求男為偶，遍國無可。翁賃菩薩積有五年，觀其操行，自微至著，中心嘉焉，曰：『童子！吾居有足，以女妻爾，為吾嗣矣。』女有神德，惑菩薩心。納之無幾，即自覺曰：『吾覩諸佛明化，以色為火，人為飛蛾，蛾貪火色，身見燒煮。斯翁以色火燒吾躬，財餌釣吾口，家穢喪吾德矣。』夜默遁邁，行百餘里，依空亭宿。宿亭人曰：『子何人乎？』曰：『吾寄宿。』亭人將入，覩妙床蓐眾珍光目，有婦人顏似己妻，惑菩薩心，令與之居積有五年。明心覺焉，曰：『婬為蠾蟲，殘身危命者也。吾故馳隱，衰又逢焉。』默而疾邁，又覩宮寶婦人如前，復惑厥心與居十年。明心覺焉曰：『吾殃重矣。』奔而不免，深自誓曰：『終不寄宿。』又復遁逃。遙覩大屋，避之草行。守門者曰：『何人夜行？』答曰：『趣及前陬。』曰：『有禁無行。』內人呼前所覩如上。婦曰：『自無數劫，誓為室家。爾走，安之？』菩薩念曰：『欲根難拔，乃如之乎！』即興四非常之念曰：『吾欲以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定，滅三界諸穢，何但爾垢而不能殄乎？』興斯四念，鬼妻即滅，中心炅如，便覩諸佛處己前立。釋空、不願、無想之定，受沙門戒為無勝師。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。」

（八六）儒童受決經

「昔者菩薩，生鉢摩國。時為梵志，名曰儒童。白師學問，仰觀天文，圖讖眾書，聞見即貫，守真崇孝，國儒嘉焉。師曰：『爾道備藝足，何不遊志教化始萌乎？』對曰：『宿貧乏貨無以報潤，故不敢退也。母病尤困，無以醫療，乞行傭賃以供藥直。』師曰：『大

善！』稽首而退，周旋近國，覩梵志五百人，會講堂施高座，華女一人銀錢五百，昇坐高座眾儒共難，覩博道淵者，女錢貢之。菩薩臨觀，覩其智薄，難即辭窮，謂眾儒曰：『吾亦梵志之子，可豫議乎？』僉然曰：『可。』即昇高座，眾儒難淺而答道弘，問狹而釋義廣。諸儒曰：『道高明遐者可師焉。』僉降稽首，菩薩辭退，諸儒俱曰：『斯雖高智，然異國之士，不應納吾國之女也，益以錢贈焉。』菩薩答曰：『道高者厥德淵，吾欲無欲之道，厥欲珍矣。以道傳神，以德授聖，神聖相傳，影化不朽，可謂良嗣者乎！汝欲，填道之原、伐德之根，可謂無後者乎！』說畢即退，眾儒恧然而有耻焉。女曰：『彼高士者即吾之君子矣。』褰衣徒步，尋厥跡涉諸國，力疲足瘡，頓息道側，到鉢摩國。王號制勝，行國嚴界，覩女疲息。問：『爾何人為道側乎？』女具陳其所由。王喜其志，甚悼之焉，王命女曰：『尋吾還宮，以爾為女。』女曰：『異姓之食可徒食乎？願有守職，即從大王。』王曰：『爾採名華供吾飾也。』女即敬諾，從王歸宮，日採名華以供王用。

「儒童還國，覩路人擾擾，平填墟、掃地穢，問行人曰：『黎庶欣欣，將有慶乎？』答曰：『定光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將來教化，故眾為欣欣也。』儒童心喜，寂而入定，心淨無垢。覩佛將來，道逢前女採華挾瓶，從請華焉。得華五枚。王后庶人皆身治道，菩薩請地少分，躬自治之。民曰：『有餘小溪，而水湍疾，土石不立。』菩薩曰：『吾以禪力下彼小星，填之可乎！』又念曰：『供養之儀，以四大力苦躬為善。』即置星輦石，以身力填之，禪力住焉。餘微淹塹，而佛至矣，解身鹿皮衣著其濕地，以五華散佛上，華羅空中，若手布種根著地生也。佛告之曰：『後九十一劫，爾當為佛，號曰能仁如來、無所著、正真道、最正覺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其世顛倒，父子為讎，王政傷民猶雨眾刃，民雖避之難免其患矣。爾當於彼拯濟眾生，時獲度者難為籌算。』儒童心喜，踊在虛空，去地七仞，自空來下，以髮布地，令佛蹈之。世尊跨畢，告諸比丘：『無蹈斯土。所以然者？受決之處，厥尊無上，有智之士峙剎于茲，與受決同。』諸天僉然，齊聲而云：『吾當作剎。』時有長者子，名曰賢乾，以微柴插其地曰：『吾剎已立矣。』諸天顧相謂曰：『凡庶豎子，而有上聖之智乎！』即輦眾寶，於上立剎，稽首白言：『願我得佛教化若今，今所立剎，其福云何？』世尊曰：『儒童作佛之時，爾當受決矣。』」

佛告鶖鷺子：「儒童者，我身是。賣華女者，今俱夷是。長者子者，今座中非羅余是。」非羅余即稽首佛足。佛授其決：「後當為佛，號曰快見。」

佛說經竟，諸四輩弟子，天人龍鬼，靡不歡喜，稽首而去。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。

（八七）摩調王經

聞如是：
一時眾祐在無夷國，坐于樹下，顏華煒煒，有踰紫金，欣然而笑，口光五色。當時見者靡不踊豫，咸共歎曰：「真所謂天中天者也。」
阿難整服稽首而曰：「眾祐之笑，必欲濟度眾生之冥也。」
眾祐曰：「善哉！實如爾云，吾不虛笑，即興法也。爾欲知笑意不乎？」
阿難對曰：「飢渴聖典，誠無飽足也。」
眾祐曰：「昔有聖王，名曰摩調，時為飛行皇帝，典四天下，心正行平，民無竊怨，慈悲喜護，意如帝釋。時，民之壽八萬歲也。帝有七寶，紫金轉輪，飛行白象，紺色神馬，明月神珠，玉女聖妻，主寶聖臣，典兵聖臣。帝有千子，端正仁靖，明於往古，預知未然，有識之類靡不敬慕。帝欲遊觀東西南北，意適存念，金輪處前，隨意所之，七寶皆然，飛導聖王。天龍善神靡不防衛，散眾寶華，稱壽無量。帝勑近臣主巾櫛者：『爾其見吾頭髮生白，即當以聞。夫髮白色，毀死之明證。吾欲捐穢世流俗之役，就清淨淡泊之行。』近臣如命，後見髮白，即以上聞。帝心欣然，召太子曰：『吾頭生白，白者無常之證信矣，不宜散念於無益之世。今立爾為帝，典四天下，臣民繫命于爾，爾其愍之。法若吾行，可免惡道；髮白棄國，必作沙門。立子之教，四等五戒十善為先。』明教適畢，即捐國土，於此廬地樹下，除鬚髮著法服作沙門。群臣黎庶哀慕躃踊，悲哭感結。
「摩調法王子孫相繼千八十四世，聖皇正法末後欲虧。摩調聖王復捨天上以魂神下，從末世王生，亦為飛行皇帝，號名南，正法更興。明勑宮中皇后貴人，令奉八戒月六齋，一當慈惻愛活眾生；二慎無盜富者濟貧；三當執貞清淨守真；四當守信言以佛教；五當盡孝酒無歷口；六者無臥高床繡帳；七者晡冥食無歷口；八者香華脂澤，慎無近身，婬歌邪樂無以穢行。心無念之，口無言矣，身無行焉。勑諸聖臣導行英士下逮黎民：『人無尊卑令奉六齋，翫讀八戒帶之著身，日三諷誦，孝順父母，敬奉耆年，尊戴息心，令詣受經。鰥寡幼弱乞兒給救，疾病醫藥衣食相濟，苦乏無者令詣宮門求所不足，有不順化者重徭役之，以其一家處于賢者五家之間，令五化一家，先順者賞，輔臣以賢不以貴族。』自王明法施行之後，四

天下民，慈和相向，殺心滅矣。應得常讓，夜不閉門，貞潔清淨，非妻不欲。一不言二，出教仁惻，覩不常誠，辭不華綺。見彼吉利，心喜言助，大道化行，凶毒消滅。信佛、信法、信沙門，言無復疑結。

「南王慈潤，澤無不至，八方上下靡不歎德。第二天帝及四天王，日月星辰，海龍地祇，日共講議：『世間人王，四等慈惠，恩之所至過於諸天。』天帝釋告諸天曰：『寧欲見南王不乎？』諸天曰：『積年之願，實如明教。』帝釋即如伸臂之頃，至南王慈惠殿上，見南王曰：『聖王盛德，諸天飢渴思欲相見，無日不願。聖王豈欲見忉利天，其上自然無願不有？』南王曰善：『思欲遊戲。』帝釋還彼，呼御者名曰摩婁：『以吾所乘千馬寶車迎南王來。』御者承命，以天車迎南王。車至止于闕下，群臣黎庶靡不愕然，斯聖王瑞歎未曾 有，更相宣稱，率土咸歡。『我王普慈潤逮眾生，月六齋八戒自修，又以教民，斯德重矣，故令天帝敬愛來迎也。』南王昇車，車馬俱飛，徐徐徘徊欲民具見，王告御者：『且將吾觀惡人二道地獄、餓鬼，燒煮拷掠受其宿罪之處。』御者如命，畢乃上天。

「帝釋歡喜下床出迎曰：『勞心經緯，憂濟眾生，四等六度菩薩弘業，諸天思欲相見。』帝釋自前，把臂共坐。南王容體，更變香潔，顏光端正與釋無異。即作名樂，其音無量，散寶華香，非世所覩。帝釋重曰：『慎無戀慕世間故居，天上眾歡，聖王之有也。』南王志在教化愚冥，滅眾邪心令知三尊，答帝釋曰：『如借人物，會當還主。今斯天座，非吾常居，暫還世間教吾子孫，以佛明法正心治國，令孝順相承戒具行高，放捨人身上生天上，與釋相樂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南王者，吾身是也。子孫相傳千八十四世，立子為王，父行作沙門。」

阿難歡喜，稽首而曰：「眾祐慈愍眾生，恩潤乃爾，功德不朽，今果得佛，為三界中尊，諸天仙聖靡不宗敬。」

諸比丘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（八八）阿離念彌經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優梨聚中。時，諸比丘，中飯之後坐於講堂，私共講議：「人命致短，身安無幾，當就後世。天人眾物無生不死。愚闇之人，慳貪不施，不奉經道，謂善無福，惡無重殃。恣心快志，惡無不至，違於佛教，後悔何益？」佛以天耳，遙聞諸比丘講議非常無上之談，世尊即起至比丘所，就座而坐，曰：「屬者何議？」

長跪對曰：「屬飯之後，共議人命恍惚不久當就後世。」對如上說。世尊歎曰：「善哉善哉！甚快！當爾棄家學道，志當清潔，唯善可念耳。比丘坐起當念二事：一當說經，二當禪息。欲聞經不？」對曰：「唯然，願樂聞之。」

世尊即曰：「昔有國王名曰拘獵，其國有樹，名須波桓樹，圍五百六十里，下根四被八百四十里，高四千里，其枝四布二千里。樹有五面，一面王及宮人共食之，二面百官食之，三面眾民食之，四面沙門道人食之，五面鳥獸食之。其樹果大如二斗瓶，味甘如蜜，無守護者亦不相侵。時，人皆壽八萬四千歲，都有九種病：寒、熱、飢、渴、大小便利、愛欲、食多、年老體羸，有斯九病。女人年五百歲乃行出嫁。時有長者名阿離念彌，財賄無數。念彌自惟：『壽命甚促，無生不死，寶非己有，數致災患，不如布施以濟貧乏。世榮雖樂，無久存者，不如棄家，捐穢濁、執清潔，被袈裟作沙門。』即詣賢眾受沙門戒。凡人見念彌作沙門，數千餘人，聞其聖化皆覺無常，有盛即衰，無存不亡，唯道可貴，皆作沙門，隨其教化。

「念彌為諸弟子說經曰：『人命致短，恍惚無常，當棄此身就於後世。無生不死，焉得久長？是故當絕慳貪之心，布施貧乏，撿情攝欲，無犯諸惡。人之處世命流甚迅，人命譬若朝草上露須臾即落。人命如此，焉得久長？人命譬若天雨墮水泡起即滅，命之流疾有甚於泡。人命譬若雷電恍惚，須臾即滅，命之流疾有甚雷電。人命譬若以杖捶水，杖去水合，命之流疾有甚於此。人命譬若熾火上炒少膏著中，須臾燋盡，命之流去疾於少膏。人命譬若織機經縷，稍就減盡，天命日夜耗損若茲，憂多苦重，焉得久長？人命譬若牽牛市屠，牛一遷步，一近死地，人得一日猶牛一步，命之流去又促於此。人命譬若水從山下，晝夜進疾無須臾止，人命過去有疾於此，晝夜趣死，進疾無住。人處世間，甚勤苦、多憂念，人命難得，以斯之故，當奉正道，守行經戒無得毀傷，布施窮乏，人生於世無不死者。』念彌教諸弟子如斯，又曰：『吾棄貪婬瞋恚愚癡歌舞伎樂睡眠邪僻之心，就清淨心，遠離愛欲，捐諸惡行，內洗心垢，滅諸外念，覩善不喜，逢惡不憂，苦樂無二清淨其行，一心不動得第四禪。吾以慈心教化人物，令知善道昇生天上，悲憐傷愍恐其墮惡。吾見四禪及諸空定，靡不照達，其心歡喜；以其所見教化萬物，令見深法。禪定佛事，若有得者亦助之喜。養護萬物如自護身，行此四事其心正等，眼所受見麤好諸色，其耳所聞歎音罵聲，香熏臭穢美味苦辛，細滑麤惡，可意之願，違心之惱，好不欣豫，惡不怨恚。守斯六行，以致無上正真之道。若曹亦當行斯六行，以獲應真之道。』念彌者三界眾聖之尊師也，智慧妙達無窈不明矣。其諸弟

子雖未即得應真道者，要其壽終皆生天上。心寂志寞尚禪定者，皆生梵天，次生化應聲天，次生不憍樂天，次生兜術天，次生炎天，次生忉利天，次生第一天上，次生世間王侯之家。行高得其高，行下得其下，貧富貴賤，延壽夭逝，皆由宿命，奉念彌戒無唐苦者。「念彌者，是我身。諸沙門仂行精進，可脫於生老病死憂惱之苦，得應真滅度大道；不能悉行，可得不還、頻來、溝港之道也。明者深惟，人命無常，恍惚不久，纔壽百歲，或得不得。百歲之中凡更三百時，春夏冬月各更其百也；更千二百月，春夏冬節各更四百月；更三萬六千日，春更萬二千日，夏暑冬寒各萬二千日。百歲之中一日再飯，凡更七萬二千飯，春夏冬日各更二萬四千飯也。并除其為嬰兒乳哺未能飯時，儻懅不飯，或疾病，或瞋恚，或禪或齋，或貧困乏食之時，皆在七萬二千飯中。百歲之中，夜臥除五十歲，為嬰兒時除十歲，病時除十歲，營憂家事及餘事除二十歲，人壽百歲纔得十歲樂耳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吾已說人命、說年說月說日飯食壽命，吾所當為諸比丘說者皆已說之，吾志所求皆已成也，汝諸比丘志願所求亦當卒之。當於山澤若於宗廟，講經念道無得懈惰，快心之士後無不悔矣。」
佛說經已，諸比丘無不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

（八九）鏡面王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求食，而日未中，心俱念言：「入城甚早，我曹寧可俱到異學梵志講堂坐須臾乎！」僉然曰：「可。」即俱之彼，與諸梵志更相勞來，便就座坐。是時梵志自共爭經，生結不解，轉相謗怨：「我知是法，汝知何法？我所知合於道，汝所知不合道。我道法可施行，汝道法難可親。當前說說著後，當後說反前說，多法說非，與重擔不能舉，為汝說義不能解，汝空知、汝極無所有、汝迫復何？」對以舌戟，轉相中害，被一毒報以三。諸比丘聞子曹惡言如是，亦不善子曹言、不證子曹正，各起坐到舍衛求食。食竟藏應器，還到祇樹，為佛作禮，悉坐一面，如事說之。念是曹梵志，其學自苦，何時當解？
佛告比丘言：「是曹異學非一世癡冥。比丘！過去久遠，是閻浮提地有王，名曰鏡面，諷佛要經，智如恒沙。臣民多不誦，帶鎖小書，信螢灼之明，疑日月之遠見，目瞽人以為喻，欲使彼捨行潦遊巨海矣。勅使者，令行國界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。臣受命行，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，白言：『已得諸無眼者，今在殿下。』王

曰：『將去，以象示之。』臣奉王命，引彼瞽人將之象所，牽手示之。中有持象足者，持尾者，持尾本者，持腹者，持脇者，持背者，持耳者，持頭者，持牙者，持鼻者，瞽人於象所爭之紛紛，各謂己真彼非。使者牽還，將詣王所。王問之曰：『汝曹見象乎？』對言：『我曹俱見。』王曰：『象何類乎？』持足者對言：『明王！象如漆筒。』持尾者言如掃箒，持尾本者言如杖，持腹者言如鼓，持脇者言如壁，持背者言如高机，持耳者言如簸箕，持頭者言如魁，持牙者言如角，持鼻者對言：『明王！象如大索。』復於王前共訟言：『大王！象真如我言。』
「鏡面王大笑之曰：『瞽乎瞽乎！爾猶不見佛經者矣。』便說偈言：

「『今為無眼曹，　空諍自謂諦，
覩一云餘非，　坐一象相怨。』

「又曰：『夫專小書，不覩佛經汪洋無外、巍巍無蓋之真正者，其猶無眼乎！』於是尊卑並誦佛經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鏡面王者，即吾身是。無眼人者，即講堂梵志是。是時子曹無智，坐盲致諍；今諍亦冥，坐諍無益。」
佛是時具撿此卷，令弟子解：「為後作明，令我經道久住，說是義足經。

「自冥言是彼不及，　著癡日漏何時明？
自無道謂學悉爾，　倒亂無行何時解？
常自覺行尊行，　自聞見行無比，
已墮繫世五宅，　自可綺行勝彼。
抱癡住望致善，　以邪學蒙得度，
所見聞諦受思，　雖持戒莫謂可。
見世行莫悉隨，　雖黠念亦彼行，
與行等亦敬持，　莫生想不及過。
是以斷後亦盡，　亦棄想獨行得，
莫自知以致黠，　雖見聞但行觀。
悉無願於兩面，　胎亦胎合遠離，
亦兩處無所住，　悉觀法得正止。
意受行所見聞，　所邪念小不想，
慧觀法意見意，　從是得捨世空。
自無有何所待？　本行法求義諦，
但守戒未為慧，　度無極終不還。」

（九〇）察微王經

「昔者菩薩為大國王，名曰察微，志清行淨唯歸三尊，稟翫佛經靖心存義，深覩人原始自本無生。元氣強者為地，軟者為水，煖者為火，動者為風，四者和焉識神生焉。上明能覺，止欲空心還神本無，因誓曰：『覺不寤之疇，神依四立，大仁為天，小仁為人，眾穢雜行為蜎飛蚑行蠕動之類，由行受身，厥形萬端，識與元氣微妙難覩，形無系髮，孰能獲把？然其釋故稟新終始無窮矣。』王以靈元化無常體，輪轉五塗綿綿不絕，釋群臣意，眾闇難寤猶有疑焉，曰：『身死神生，更受異體，臣等眾矣，尠識往世。』王曰：『論未志端，焉能識歷世之事乎？視不覩耗，孰能見魂靈之變化乎？』「王以閑日由私門出，麤衣自行，就補履翁，戲曰：『率土之人孰者樂乎？』翁曰：『唯王者樂耳。』曰：『厥樂云何？』翁曰：『百官虔奉，兆民貢獻，願即從心，斯非樂乎？』王曰：『審如爾云矣。』即飲之以葡萄酒，厥醉無知，抗著宮中。謂元妃曰：『斯蹧翁云：「王者樂矣。」吾今戲之。衣以王服，令聽國政。眾無駭焉。』妃曰：『敬諾。』其醒之日，侍妾佯曰：『大王項醉，眾事猥積，宜在平省，將出臨御。』百揆催其平事，矇矇瞢瞢東西不照，國史記過，公臣切磋，處座終日，身都痟痛，食不為甘，日有瘦疵。宮女訛曰：『大王光華有損何為？』答曰：『吾夢為補蹧翁，勞躬求食，甚為難云，故為痟耳。』眾靡不竊笑之也。從寢不寐，展轉反側，曰：『吾是補蹧翁耶？真天子乎？若是天子，肌膚何麤？本補蹧翁，緣處王宮？余心荒矣。目睛亂乎！二處之身不照孰真。』元妃佯曰：『大王不悅。』具奉伎樂，飲以葡萄酒，重醉無知，復其舊服送著麤床。酒醒即寤，覩其陋室賤衣如舊，百節皆痛，猶被杖楚。數日之後，王又就之，翁曰：『前飲爾酒，湎眩無知，今始寤耳。夢處王位，平省眾官，國史記過，群僚切磋，內懷惶灼，百節之痛，被笞不踰也。夢尚若斯，況真為王乎？往日之論，定為不然。』

「王還宮內，與群臣講論斯事，笑者聒耳。王謂群臣曰：『斯一身所更視聽，始今尚不自知，豈況異世捨故受新，更乎眾艱，魄魅之拂、痱忤之困，而云欲知靈化所往受身之土，豈不難哉？經曰：「愚懷眾邪欲覩魂靈，猶矇晦行仰視星月，勞躬沒齒何時能覩？」』於是群臣率土黎庶，始照魂靈與元氣相合，終而復始，輪轉無際，信有生死殃福所趣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時王者，是我身也。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。」

（九一）梵摩皇經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修德奉行眾善，必獲景福。譬如農夫宿有良田，耕犁調熟，雨潤和適，下種以時，應節而生。芸除草穢，又無災害，何懼不獲？昔我前世未為佛時，心弘普愛，愍濟眾生，猶若慈母育其赤子，如斯七年，仁功勳著。壽終，魂靈上為梵皇，号曰梵摩，處彼天位。更歷天地七成七敗，當欲敗時，吾輒上昇第十五約淨天，其後更始，復還梵天，清淨無欲，在所自然。後下為忉利天帝三十六返，七寶宮闕，飲食被服音樂自然。後復還世間作飛行皇帝，七寶導從：一者紫金轉輪，二者明月神珠，三者飛行白象，四者紺馬朱鬣，五者玉女妻，六者典寶臣，七者聖輔臣。事事八萬四千。王有千子，皆端正皎潔仁慈勇武，一人當千。王爾時，以五教治政，不枉人民：一者慈仁不殺恩及群生，二者清讓不盜捐己濟眾，三者貞潔不婬不犯諸欲，四者誠信不欺言無華飾，五者奉孝不醉行無沾污。當此之時，牢獄不設，鞭杖不加，風雨調適，五穀豐熟，災害不起，其世太平，四天下民，相率以道。信善得福惡有重殃，死皆昇天，無入三惡道者。」
佛告諸比丘：「昔我前世行四等心，七年之功，上為梵皇，下為帝釋，復還世間作飛行皇帝，典四天下數千百世，功積德滿，諸惡寂滅，眾善普會，處世為佛，獨言隻步三界特尊。」
諸比丘聞經歡喜，為佛作禮而去。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。
六度集經卷第八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